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以客家之名：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自我形塑之探討

Name of by the Hakka: An Investigation of Self-Shape  
Modles for Hakka's Immigrant Females in Neipu Area

指導教授：鍾鳳嬌 博士

研究生：黃秋菊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本論文獲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9 年度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獎助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精要

一、論文名稱：以客家之名：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自我形塑之探討

二、作者：黃秋菊

三、獎助年度：99

四、獎助金額：捌萬元整

五、研究過程(含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等)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共有八位，四位新移民女性來自中國梅州，四位新移民女性為印尼華裔。每名研究對象均採訪談二次以上，以一對一深度訪談的方式，訪談時間自 2008 年 1 月~4 月之間。其在台灣生活的時間平均有 10 年，其子女年齡平均為小學中年級以上，無論在個人生活適應或對客家文化的傳承顯現出某種程度的脈絡，因此，能清楚捕捉傳承客家文化的實作現況。研究者透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來收集資料，以瞭解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在客家文化場域中，跨越族群的疆界，身為異國客家人與台灣客家人的生活之間，其文化差異的心理感知歷程，並從客家文化的觀點檢視新移民女性角色、族群、與國籍所衝擊之心理移動。再者，針對外籍配偶在職業訓練的心理歷程與實質效益，以增能賦權觀點進行質性研究，希冀藉由開發潛能與使能過程，以建構新移民女性的自我概念與工作競爭力的基礎。

本研究所指涉的「自我形塑」就是角色轉變與認同遷移的一種移動狀態，旨趣在於多重身分的認同取向，而非要求她們擇一角色認同，因為那將形成對她們的壓迫，在多元後設下，我們可以想像這些落點會是一種程度，成為三向空間的類型分布。本研究相信這將是以客籍新移民女性在「性別-族群-國籍」三重角色認同有趣的研究。

研究方法在具體抽樣的實施，研究者使用了「立意取樣」抽樣策略。

選擇抽樣的單位視研究者的主觀判定，有一種目的性的取樣。本研究藉由課程報名表中選取的樣本，乃因其具有更多的學習動機來此，尤其談到自我賦權時會對研究主題產生更大量的訊息回應。因此，在既有的樣本裡取出客屬新移民女性或其配偶為客籍者，來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進行一對一的互動模式，作為研究者探究新移民女性賦權歷程的資料收集方法。按照訪談結構來分類，研究者與新移民女性們進行的訪談以較有彈性的面訪形式之「半結構性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為主，運用開放語句獲取更多可能的研究資訊。研究者使用錄音機作為研究工具之一，在正式訪談之前，依據研究倫理向受訪者告知錄音之必要性與取得同意。

## 六、主要研究發現

客家是移民的組成，無論客家原鄉或印尼客家女性，她們承載著客家的符號，經由不同的途徑分別來到了台灣。在台灣落地生根，對「客家」產生了似曾相識的情愫或是重新體驗的族群互動，在現代客家傳統又創新的性質間不斷流動。身為客家女性無論身在何處，對勞動的實踐、生活的價值、與文化的傳承都可看出「四頭四尾」的固有精神。

台灣這塊蕞爾小島成為新移民女性考慮婚嫁的歸屬，每個人來台的途徑與動機不盡相同，有對台灣產生好奇、婚姻仲介、無心差柳以及媒妁婚姻促成等。基本上來台的原因來自於原生家庭經濟的改善佔多數，據悉「客頭說到台灣好，賺銀如水一般了」，台灣富裕的國民生活吸引新移民女性，將她們拉了過來。此外，有些受訪者已瞭解婚配對象為客家人，在語言共通的前提下，作為跨國婚姻的基礎；有些受訪者對台灣社會一無所知，來到台灣才知道有客家族群的存在。

客家話做為擇偶的條件之一。在同文同種的文化親近下，語言可以暢行無阻，那麼生活便不成問題。梅州女性之屬性多因夫家到梅州探親、遊玩之係，而對配偶背景有所了解，或因本身對台灣有所了解，語言文

化應是差不多而放心來台。印尼客屬女性本身則較不會聚焦在客家話的基礎上，她們多以華僑做為分類依據，族群才是通婚的考慮，她們傾向於和華僑通婚，這也是家庭教育的結果。

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來台後，對於現實生活與當初預想存在著一段距離。多數受訪者由於婚姻生活的失落，故造成對於這段跨國婚姻曾經有後悔的感受。每個人後續際遇不同，發展出自立自強（C1、C4、I3、I4）、或是融入適應，生活如倒吃甘蔗，漸入佳境（C2、C3、I1、I2）。

關於他人因自己「新移民女性」的身分，而表現出歧視或負向觀感時，她們會通常會視對方的態度做為抗衡的依據，以因應他人的敵意，也會在採取族群認同的策略，強調自身為客家人/華僑的文化共同體，來替自己「正名」；尤其是客家原鄉女性，會因自身國籍問題的「政治化」轉向族群「文化化」的詮釋。

原鄉客家女性與印尼客屬女性生活在後堆平均有十年的時間，在不同的地域文化比較之下，她們感受到客家人的食衣住行等物質文化層面其實是差別不大的，然在歲時俗節、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尚有區域間的不同。她們普遍發現後堆聚落處處有「伯公」，她們驚訝於這樣的量產，同時也指出台灣客家的祭祀行為繁複，她們極少涉入。

對於客家話的傳承，本研究的發現分為二種，其一為「實用性的態度」，她們希望她們的第二代多元化的學習語言，非關文化傳承義務（或者是沒有那麼重要）；其二為「傳承性的態度」，以原鄉客家女性居多，其較具有「莫忘祖宗言」強烈的客家意識，以C1的話來說：「不講客家話，在台灣你出去沒有人知道你是客家人啊」。

從本章研究發現，客籍新移民女性形塑自我角色、身份認同時，在「性別」的區塊中，以女性角色中的媳婦、妻子與母親三種身分裡，八位受訪者皆以「母親」的角色具有強烈的意識取向，其原因來自於對婚姻的期望落差，孩子成為最重要的希望與支持。在「族群」方面，有趣的發現是，在台灣的環境裡，印尼客屬女性以「客家話」以及「華僑身份」支持其形塑族群身分的重要因素，區別自己華僑與印尼當地人的重

要指標；原鄉客家女性以源遠流長的客家文化、「同文同種」的文化意識，成為自己在族群向度裡佔有很高的比重。在「國籍」方面，客家原鄉女性會在「政治」議題中刻意去隱藏，以文化的親近性做一替代性的詮釋。印尼客屬女性多以「語言」作為此一部分的認同依據，然而，個案 I1 因經濟的獨立與自主，對於「外籍配偶」的身分感受是不大的，而是著重在族群身分。因此，經濟生活的良窳也是客籍新移民女性形塑自己身份的歸屬背景。

客籍新移民女性在自我的形塑過程中，總的來說，負荷家庭重擔、婚姻關係不睦等，強化八位受訪者在「性別---母親」的角色認同，維持女性保護子女的堅忍意象；同時參與課程後，烹飪技藝的提升也有助於她們在「母親」身分上的角色增強。而在課程中的技藝學習與學員互動，也可一窺受訪者在「族群」上歸屬選擇，共通的語言或文化是區分要素。在「國籍」認同部分，受訪者在來台之初，她們因面臨社會歧異的眼光，某種程度造成她們在生活適應或參與勞動市場的限制，因而「外籍配偶」的身分感知上，都有明顯的認同取向。從開始到現在，歷經時間適應與心理的調適，八位受訪者中，只有個案 I3 至今仍感受自己是「外籍配偶」，其重要影響因素是語言的隔閡。

## 七、結論及建議事項

在文化解釋部份，呈現出客籍新移民女性對客家的意識層面，其在故鄉與台灣客家的異同與體驗，以及做為客家女性的身分認知。在經濟解釋部份，探討自我賦權的動力與之後的改變，透過個人的選擇、參與，提升自我覺醒賦與自己成長的力量。形塑是一連串的動態過程，動態隱含著女性在自主與被動之間遊移的行動力，客家女性能夠用自身的能動性為自己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來自我賦權。

客籍新移民女性同時具備三重身分，在「性別」、「族群」與「國籍」三者之間動態的角色認同，在移動間成為「形塑自我」的架構。研究發

現，八位受訪者在「性別」中，對身為母親的角色的認同佔有最大的比例；在「族群」方面，原鄉客家女性比印尼客籍女性更強調客家人的身分；最後在「國籍」部分，八位受訪者嫁到台灣之初，均感受到他人對自己不友善的態度，「外籍配偶」的身分明顯存在，然而歷經長期生活的適應，研究發現只有一位印尼籍新移民女性仍感受自己是「外籍配偶」。

本研究的主軸定位在「客家女性」的研究，也是關注當代客家研究的議題，並以「後堆」作為研究場域，研究者將客籍新移民女性納入台灣客家女性的研究視角，涵蓋於原鄉客家女性與印尼客屬女性，在客家文化圈的概念之下進行探討。在不同的地域文化會產生其異質性，中國是客家民系向海外移民拓展的基點，而如今在跨國婚姻的潮流下，印尼與中國客家女性透過婚姻移民的形式接踵來到台灣，研究者在此一前提之下，認為客家不斷處於流動的狀態，移民的空間轉換到台灣，這樣的關聯性對於客家想像令人感到微妙的心動。

本研究側重新移民女性中的「客籍女性」為研究單位，作為以客家/女性研究的議題。藉以探討在文化概念下，來自客家原鄉與印尼客屬女性交織在「性別」、「族群」與「國籍」三者之間動態的角色認同，在移動間成為「形塑自我」的架構。並以「賦權」的觀點來觀照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發展的現況與思維，透過賦權的過程來確立自身的能力與優勢。以客家女性研究來說，本研究突破了過去以傳統文化定義她們的存在，她們以更有自信的姿態來選擇自身的生活，為自己開闢了更廣闊的能動性。

本研究一路走來對於移民者的家鄉感到嚮往，鍾理和在其短篇小說〈原鄉人〉中寫下：「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鍾理和如此，我也不例外。輝煌又孤獨的羅芳伯與原鄉的召喚，無法更進一步的理解受訪者描述的生活情境，徒能緬懷客家移民足跡，若能透過實際的田野調查，必定能更佳完善的表述相關訪談經驗。再者，根據本研究的發現，一個全客家環境的梅州與族群多

元的印尼，兩者客家女性間產生層次不一的文化表現。文化非一成不變，海外客家融合了不同族群的元素，若能在客家人移民的社會中，更細緻對照客家女性的上下世代的族群、身分認同，以呈現客家文化的變遷，是為日後可開拓的努力方向。

## 摘要

學號：M9575005

論文名稱：以客家之名：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自我形塑之探討

總頁數：139

學校名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系(所)別：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畢業時間及摘要別：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摘要

研究生：黃秋菊 指導教授：鍾鳳嬌 博士

### 論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自我形塑的過程。本研究以鍾鳳嬌教授主持的「新移民增能成長計畫」衍生而來，其增能成長課程規劃為「電腦」與「烹飪」兩大課程，電腦著重在認識電腦基本配備、文書運用與資訊查詢，為使新移民女性能具備電腦使用的基本能力。烹飪課程以多元文化的料理作為內涵，台灣小吃、西洋料理或甜品，透過豐富多元的飲食技藝學習，也接觸不同的文化學習，讓學員具備更精進的料理技巧，期待可以成為她們未來創業的基礎。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共有八位，四位新移民女性來自中國梅州，四位新移民女性為印尼華裔。每名研究對象均採訪談二次以上，以一對一深度訪談的方式，訪談時間自 2008 年 1 月~4 月之間。其在台灣生活的時間平均有 10 年，其子女年齡平均為小學中年級以上，無論在個人生活適應或對客家文化的傳承顯現出某種程度的脈絡，因此，能清楚捕捉傳承客家文化的實作現況。研究者透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來收集資料，以瞭解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在客家文化場域中，跨越族群的疆界，身為異國客家人與台灣客家人的生活之間，其文化差異的心理感知歷程，並從客家文化的觀點檢視新移民女性角色、族群、與國籍所衝擊之心理移動。再者，針對外籍配偶在職業訓練的心理歷程與實質效益，以增能賦權觀

點進行質性研究，希冀藉由開發潛能與使能過程，以建構新移民女性的自我概念與工作競爭力的基礎。

客籍新移民女性同時具備三重身分，在「性別」、「族群」與「國籍」三者之間動態的角色認同，在移動間成為「形塑自我」的架構。研究發現，八位受訪者在「性別」中，對身為母親的角色的認同佔有最大的比例；在「族群」方面，原鄉客家女性比印尼客籍女性更強調客家人的身分；最後在「國籍」部分，八位受訪者嫁到台灣之初，均感受到他人對自己不友善的態度，「外籍配偶」的身分明顯存在，然而歷經長期生活的適應，研究發現只有一位印尼籍新移民女性仍感受自己是「外籍配偶」。

**關鍵字：客家、新移民女性、自我形塑、後堆、增能賦權**

## **Abstract**

**Student ID:** M9575005

**Title of Thesis:** Name of by the Hakka: An Investigation of Self- Shape  
Modles for Hakkas' Immigrant Females in Neipu Area

**Total page:** 139

**Graduate Institu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al Industry,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te of Graduate:** June, 2008

**Degree Conferred:** Master

**Name of Students:** Huang, Ciou-Jyu      **Advisor:** Dr. Chung, Feng-Chiao

### **Abstract:**

The research examined the process of self-shape models for Hakka's immigrant females. The research was followed Dr. Chung, Feng-Chiao's project as well as "The empowerment project for the immigrant females". The computer and cooking courses were two main goals in the empowerment schedule. "Computer" course included how to use, how to type and how to get the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Internet. This course would let the immigrant females qualify for basic computer ability. "Cooking" was taken under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multi-culture styles such as Taiwan snacks, Western foods, and desserts and so on. Hakka's immigrant females could empower not only abounding cooking skills but also keep them contact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Based on better cooking skills and computer learning, we look forward for them become their new career foundation.

There were eight investigation members in this research. Four of them were from Meizhou of China, and the others were Indonesia overseas Chinese. We interviewed each member twice or more, by one-on-on and deep interview way. The interviews were proceeded from January to April in 2008. Each of them has been living in Taiwan for ten years upward. The average ages of their children were around the middle class of elementary school. We could see how Hakka's immigrant females adapted themselves to new life, and what they behaved in Hakka culture. The deep interview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ere employ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 Hakka's

immigrant females in Neipu area felt about what the mental differences are between foreigner and Taiwan Hakka. The mental movement in terms of roles identification, the tribes and the conflicts as a new immigrant female was three essential dimensions for analyzing viewpoint of Hakka culture. Besides, according to immigrant females' mental process and meat benefit in job training,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started from empowermen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empowerment course, hoping to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of self-esteem and job competition ability for the immigrant Hakka females.

Hakka's immigrant females had triple characteristics of role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gender", "tribe" and "nationality". These triple characteristics became the framework of empowerment for the immigrant Hakka female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gender was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proportions for their role identification, especially for the maternal role. In "tribe", Hakka females from China put more emphasis on race than the Indonesia overseas Chinese females. In the end, the issue was "nationality". All of the eight Hakka's immigrant females felt others' standoffishness to them when they just came to Taiwan. She felt herself still a "foreign spouses". After a long-term adaptation, only one Hakka's immigrant female from Indonesia still felt her as a "foreign mate".

**Keywords:** Hakka, immigrant females, self-shape model, Neipu, empowerment

## 謝誌

在口試日通過當晚，我寫下謝辭，回顧過去論文寫作的點滴心情，若以一闕詞相應，恰似「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般的轉折起落；今日的論文完成，猶如蘇軾所感「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之灑脫與平靜。這一切感謝生命中的每一位「重要他人」以及謝天。

「爺娘」的栽培吳恩，難以言喻，感謝你們願意支持我放下薪資福利尚沃的工作，追求學業的另一個「自我實現」；恩師鍾鳳嬌教授，您追求公平正義的性格與專精嚴謹的學問典範，在在體現讀書人的風骨，更讓徒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溫煦的關懷；感謝曾喜城老師，您對論文的肯定與指教，賦予學生莫大的自信及客家研究動力；銘感趙善如老師，您對女性議題精闢與創新的見解，往往讓我在迷霧中得到指南，而有豁然開朗之快哉。陳和賢所長、杜奉賢老師、郭訓德老師、邱春美老師以及吳培暉老師，您的治學態度與處事原則，都成為我在求學問上的重要指標。

此外，本研究的八位受訪者，你們慷慨的分享生活經驗與內心情感，大大裨益本研究的豐富性與價值性，十分感謝你們。還有伴隨二年研究光陰的同窗，怡方、雅筑、慶財、玉玲、小孟、蘭英、莉明、有良，在研究的路上相互砥礪督促；以及學弟盛琪與國裕、學妹仁香、幼瑞、雪香等人的關心與協助，在此一併衷心感謝，我很高興能與你們一起鑽研客家問題。

身為客家後生，希望以「客家」為職志，源自六堆地區生長，理當回饋客家大業。「願言蒼天垂庇祐，客家子弟永熾昌」是為謝辭。

右堆（杉林）客家 黃秋菊

於口試日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夜晚

## 目錄

摘要.....	I
ABSTRACT.....	III
謝誌.....	V
目錄.....	VI
圖表目錄.....	V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7
第三節 名詞釋義.....	10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	13
第一節 暖暖內含光：客家女性相關研究.....	13
第二節 客家與東南亞.....	18
第三節 新移民女性作為一個賦權的實踐者.....	23
第四節 族群關係/認同相關研究.....	25
第五節 女性自我概念/形象相關探討.....	27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29
第一節 研究設計.....	29
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對象.....	34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範圍.....	37
第四章 文化解釋：記憶 HAKKA 與實作.....	38
第一節 客家意識.....	38
第二節 婚姻期待.....	49

第三節 文化差異 .....	76
第四節 文化傳承 .....	90
第五節 小結 .....	96
第五章 經濟解釋：自我賦權.....	98
第一節 自我賦權的開始 .....	98
第二節 自我賦權後的改變 .....	108
第三節 小結 .....	116
第六章 結論 .....	117
第一節 研究彙整 .....	117
第二節 日後研究建議與反思 .....	128
參考文獻.....	130
附錄.....	136
作者簡介.....	139

## 圖表目錄

表 3-2-1 訪談對象資料簡介 .....	35
表 4-4-1 客籍新移民女性之客家認同 .....	90
圖 1-2-1 客籍新移民女性自我形塑三重向度圖 .....	7
圖 1-3-1 六堆地圖 .....	11
圖 2-3-1 東南亞華人分布圖 .....	18
圖 2-3-2 西加里曼丹島 .....	21
圖 6-1-1 I1 自我形塑圖 .....	118
圖 6-1-2 I2 自我形塑圖 .....	119
圖 6-1-3 C4 自我形塑圖 .....	119
圖 6-1-4 I4 自我形塑圖 .....	120
圖 6-1-5 C1 自我形塑圖 .....	121
圖 6-1-6 C2 自我形塑圖 .....	122
圖 6-1-7 C3 自我形塑圖 .....	122
圖 6-1-8 I3 自我形塑圖 .....	123

# 第一章 緒論

駿馬匆匆出異方 任從隨處立綱常  
年深外境猶吾境 日久他鄉即故鄉  
曉夜莫忘親命語 晨昏須荐祖宗香  
願言蒼天垂庇佑 三七男兒總熾昌

黃峭 公遺訓<sup>1</sup>

客家子民總是敬仰祖宗言，時時莫忘祖宗聲，當年教誨後生子輩的祖訓，經過時間的遞嬗與空間的轉換，客家人還是溯根追源找尋共同的血脈，四海一家，展現客家族群強烈內聚力的象徵。祖有明訓，告誡「任從隨處」的客家子孫，即使身處外境，客家人與生具有對環境的強韌適應力，仍可「日久他鄉即故鄉」地枝繁葉茂而壯大。從原鄉為基點，當年因經濟因素移民至海外（台灣、東南亞），到如今經由跨國婚姻的模式遷徙來台，似乎也是某種程度的經濟移民，在再移民的過程交織出客家人為生活與自己的生存意義，看客籍新移民女性如何在台灣再創造出生活的奮鬥史。

##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一、當代客家女性研究

以往論及「客家」，身為客家子弟往往能指出關於客家諸多的偉績與優秀血統論述，不斷的被提醒自己是屬於堅毅性格、吃苦卓越的一支民系。如我們所知的客家內涵：舉凡建築、音樂、戲劇、民俗、社會、文化等，皆有著客家族群獨特的元素。莊英章（2004）論述客家研究的學術意義<sup>2</sup>，即認為應將視角放大至全球，新的客家研究典範，勢必不能忽

<sup>1</sup> 此為中國譜牒學頗負盛名之祖訓。參閱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

<sup>2</sup> 莊英章先生在其客家學的學術意義論述有三，請參閱其著作〈田野與書齋之間〉，頁 351~353。

視這個全球體系下的移民浪潮。研究者以莊英章先生的思想為基點，再延續「客家」移民的研究。隨著先民的移墾與世代的遞嬗，傳統的客家出現新的面貌，同樣是歷經黑水溝<sup>3</sup>，跨越國界來台落腳生根的外籍配偶，以第五大族群<sup>4</sup>之姿融入台灣大環境的新移民。這是客家社會的新內涵，亦是研究者將探討當代客家的文化社會。

台灣四百年來，一直慷慨地接納前來後到的新移民<sup>5</sup>。當年客家先民擠在又黑又小的船艙，過程歷經艱難九死一生<sup>6</sup>，憑藉著對台灣的無限憧憬，前仆後繼從原鄉偷渡到台灣這塊絢麗的蕞爾小島，而又在台灣生活的種種困境下，振筆出「渡台悲歌」<sup>7</sup>，「勸君切莫過台灣」的建言不絕於耳，字字血淚與後悔，彰顯移民生活不如想像（謝重光，1999、曾喜城，2004、邱春美，2007）。客家先民用切身的身體記憶，演繹了中國原鄉與台灣新居地之間的差異性（陳板，2000），唐山過台灣，來得都是唐山公，如今海外客家女性與原鄉客家女性再度移民至台灣，憑藉的也是對台灣生活的想像和冒險精神<sup>8</sup>，不同於早年的經濟移民，她們透過婚姻移民的途徑成為台灣多元社會的社群之一。

張維安（2001：82）認為探討客家人的特性時，客家婦女佔有很重

---

<sup>3</sup> 即台灣海峽，自古以來有「海洋之險惡所」之稱。早期想橫渡台灣海峽到台灣的先民，必先以澎湖為關津。《台灣縣誌》記載：「澎湖群島之西、東，皆有黑水溝，前者為澎、廈分界處，約八十餘里，水黑如墨，名曰大洋；後者廣亦八十餘里，則為台、澎分界處，名曰小洋，小洋水比大洋水更黑，其申無底。大洋風靜時，尚可下錨停船，小洋則不可不下錨停船，其險過於大洋」。參閱自經典雜誌，《島與陸：唐山過台灣·台灣進唐山》。

<sup>4</sup>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對於原住民族人口數之統計（2000年至2006年11月），現住原住民人口數為483,459人。檢索日期：2007/01/03，取自網站：<http://sowf.moi.gov.tw/stat/month/m1-08.xls>。外籍與大陸配偶總人數為404,142人（76年1月至97年4月底）。檢索日期：2008/05/22/。引用網站：<http://www.immigration.gov.tw/OutWeb/ch4/static/st1-9-95.xls>。

<sup>5</sup> 引用自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就職典禮演說。

<sup>6</sup> 偷渡來台過程艱辛，途中若遇風暴則全數葬身大海；若幸運抵台，客頭怕被人發現，往往不敢直接靠岸，遇岸邊之沙洲，將船客趕離離船，當時俗稱「放生」。偷渡客由沙洲徒步涉水上岸，往往全身陷進泥淖中，叫做「種芋」。或是從沙洲走向岸邊，遇上漲潮迎波漂溺，則為「餌魚」。引用自謝重光，《海峽兩岸的客家人》，頁87。

<sup>7</sup> 本詩為清季詩人寫成，民國75年由新竹縣黃榮洛先生發現、整理發表。這首歌長達三百句，大量保留客家詞彙，娓娓道盡「唐山過台灣」的辛酸血淚，為客家文學史詩類別中的巨擘。詩中多次出現相關勸人莫過台灣語句（勸君切莫過台灣、出過後世轉唐山、不該信人過台灣、不知送命過台灣、切莫信人過台灣），讓讀者明顯感染到客家人當時來到台灣生存的悲苦，意象鮮明。除描述食衣住行的簡陋、勞動的極差待遇，社會文化習性也詳細記載，一窺當時台灣社會的常民生活現況。參考自邱春美，《客家文學導讀》，頁35~52。

<sup>8</sup> 筆者使用冒險精神是以新移民女性跨國婚姻的勇氣定義之。

要的地位，如果將客家婦女的特性抽出，客家人的特色則無法完整建構。台灣對於客家女性的研究如雨後春筍，大抵關注在傳統社會中的客家婦女形象，或以性別、權力角度看待女性的自主權的確立，或是客家婦女的社會地位與經濟活動等，然而這些專著所論述的客家婦女是以漢民族的客家女性為主體。來自印尼與原鄉的客家女性，也是我們強調的新移民女性應該被涉入其內，成為當代客家婦女的研究範疇中。如同張翰璧（2007：140）所言，外籍配偶的研究不但挑戰既有之「客家婦女」的概念，也擴大了「客家婦女研究」的範疇。

## 二、客庄新移民

客家聚落型態多為農村，隨著台灣的經濟起飛，人口比例呈現老幼留村，壯年人口外移的兩極分布；女性接受教育程度的漲幅，以及參與勞動市場的提升，使得地位相對地提高，進而使女性在婚姻市場的力量向上提升，這樣的經濟地位變化，女性在經濟獨立有了更大的彈性自主性，因此擇偶的可能範圍也隨之增加；然而從男性的角度視之，則是相對地減低（蔡明璋，1996；龔怡君，2004）。聚落裡男性與女性對婚姻的期待呈現婚姻坡度（marriage gradient）<sup>9</sup>現象，致使婚姻市場中性別的比例失衡，婚姻人口的需求產生變化，間接產生外籍配偶的婚配現象的因應政策。同時在全球化經濟貿易的交流之下，促進了跨國人力的發展，地域性的相近與經濟的懸殊，驅使外籍女性來台通婚，台灣男性在這塊婚姻市場中的需求逐升。

根據夏曉鵬（2003）的研究發現，最初婚姻移民來台的新移民女性<sup>10</sup>多數來自於泰國與菲律賓。時值1980年初期，各種商品化女性字眼的跨國婚姻廣告在鄉間快速蔓延；八〇年代末期，政府有鑑於數起東南亞女性以觀光簽證來台卻遭賣身的案件，於是下令不再發簽證給東南亞單身

<sup>9</sup> 係指傳統上，女性有選擇比她們年紀較長，社會經濟地位高的男性為結婚對象的傾向。所以，年齡較高或社會地位較高的女性們，她們的擇偶條件也相形之下受到限制。參閱藍采風《婚姻與家庭》，頁81。

<sup>10</sup> 當時的年代與社會觀點仍以「外籍新娘」稱呼之。

女子。爾後，凡欲娶東南亞女性的台灣男人必須親赴南洋<sup>11</sup>。自 1990 年代初起，印尼成為台灣男性娶南洋姑娘的主要目的地，每年都有超過兩千名的印尼女子離開故里，前往其所羨慕的寶島台灣。

西方社會學者以「推拉因素理論」(Pushing and Pulling Factors Theory)來解釋中國偷渡問題層出不窮的原因：境外更好的經濟機會，把移民「拉」出去；境內工資低微、缺乏就業機會，會把移民「推」出去(經典雜誌，2004)。「推拉理論」是移民理論中最常被提及的基礎之一，推拉理論認為遷移發生的原因是由原居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遷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交互作用而成。其理論隱含著二個假設：第一個認為人的遷移行為是經過理性的選擇，第二個假設認為遷移者對原住地目的地訊息有某種程度的瞭解；由於對客觀環境的認識，加上主觀的感受與判斷，最後才決定是否遷移(廖正宏，1985：94-95)。

在客籍移民女性為主體的研究中，林瑞珍(2005)探討廣東梅州女性在臺客庄的生活研究，以及謝淑玲(2005)針對在臺客籍印尼與大陸配偶的客家認同比較，均以「推拉理論」作為解釋客籍女性跨國婚姻的流動現象。

目前台灣發生跨國婚姻的區位分布來看，發現都市化程度愈低的地區，跨國婚姻的比例愈高，這表示跨國婚姻主要是發生在臺灣的農(漁)村地區。但何以是在這些地區，若進一步探討跨國婚姻的本地配偶身分時，則可發現他們教育程度較低、所得收入也偏低，農工行業或榮民身分者居多(王明輝，2004)。台灣的跨國婚姻中，外籍配偶大多來自大陸與東南亞國家，其婚配對象經濟地位普遍集中在邊陲地帶，居住型態也以鄉村為主。根據鍾鳳嬌、王國川(2004)針對屏東縣內埔鄉 115 位外籍配偶子女的語文、心智能力發展與學習狀況研究顯示，其中所作的調查一項即為新移民家庭的平均月收入，結果發現其收入以低於二萬元以下者居多，恰為當時內政部所公佈的國民最低生活費一五八四〇的標準

---

<sup>11</sup> 交工樂隊(2001)發行之「菊花夜行軍」專輯中，一首「阿成下南洋」，歌詞描繪的是美濃留村青年「阿成」在婚姻坡度的擠壓下，接受宗親建議去南洋娶親。這首歌確實呼應當時的時代氛圍。

<sup>12</sup>。由此可見新移民家庭所得普遍為低，一方面其配偶就屬經低經濟階層，另一方面也指出家庭的經濟收入為目前生活所面臨的主要壓力來源。婚配移民不僅是全球化現象，也是客家聚落的在地問題。

一般說來，跨國婚姻中移動的都是女性，Constable 稱作「性別化的流動」，背後隱藏女性的向上流動。跨國婚姻中的女性，除了一般人認為是要取得物質性的好處外，有些是為了獲得更優質的婚姻關係。跨國婚姻中的主體是鑲嵌在一個更大的跨國社會、兩個個別社會的文化、法律、宗教和社會觀感的環境中。因此，婚姻移民，非線性的，而是多重、複雜的路徑（Constable 2005：166-167；引述自張翰璧，2007：22）。又張翰璧（2007）教授提到，除了經濟和國際政治的因素之外，文化的親近性也是婚姻選擇的關鍵因素。

「親親性」（nepotism）是根據 van den Berghe 的觀點發展而來，他認為結群行為的原驅力是「親親性」（nepotism），也就是「親屬選擇」（kin selection），來解釋人類族群情感的基礎（引述自王明珂，1997：42-43）。王明珂（1997：52）更進一步的指出，凝聚一個族群的親親性，事實上是一個社會文化現象而非只是生物現象（意指親屬關係）<sup>13</sup>，因此他稱之為「文化親親性」（cultural nepotism）。

本研究即有發現，受訪對象她們來台的抉擇多數是基於同文同種中國人（或是客家人）的概念下，來作為婚姻的歸屬。

### 三、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在文化與自我實踐之間

隨著異國通婚盛行，客家聚落也出現新的面貌，她們是外籍配偶，在此論述中稱作新移民，來自東南亞國家與大陸。內埔鄉有 17,219 戶家庭，總人口數為 59,432 人，其中新移民女性有 1053 人<sup>14</sup>，也代表著內埔

<sup>12</sup> 根據「社會救助法」第四條：本法所稱低收入戶，係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標準以下者。前項所稱最低生活費標準，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最近一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百分之六十定之；直轄市主管機關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sup>13</sup> 這又牽扯到人類學「結構性失憶」與「集體記憶」這兩個概念，詳見王明珂《華夏邊緣》，第二章〈記憶、歷史與族群本質〉，頁 45-51

<sup>14</sup> 「大陸與外籍配偶分布及人數」數據截至 97 年 1 月底，資料來源為屏東縣民政處傳真資料。內埔

鄉有一千餘戶的新移民家庭。文化隨著時代傳遞，原鄉客家人移民到台灣與星馬地區後，這些移民一方面繼承了祖先的語言，一方面又要調適新的環境，這些改變都會反映在他們的語言與生活中（莊英章，2004）。

王宏仁、沈偉如（2003）表示「外籍新娘」不應該被視為商品化婚姻的受害者，我們必須從行動的主體去看其社會條件限制，以及可能的發展過程，否則我們只是在建立另個「他者」。Hannerz 將文化看成是一種跨國的社會網絡，而不再是傳統的與地域緊密扣合的「對他者的文化」，這有助於我們對於客家文化概念的重新思考（引述張婷婷，2007）。

移民是文化傳播的主要途徑之一，移民的過程一方面是文化傳播過程，另一方面也是文化變異創新的過程（王東，1998：261）。在全球化的視野之下，探究傳承客家文化的對象不再僅於本國人，現今社會新移民女性的人口驟增，他們也是客家文化內涵被檢視的主要對象。

張翰璧（2007）指出跨國婚姻中的新移民女性是文化實作的行動主體，她們帶著自身的價值觀與文化邏輯進入客家文化脈絡中，經由在地家庭與社會的互動，表現出適當的生活慣習。兩者不斷地透過文化實作，累積成為她們將傳承的「客家文化」。探討客家文化與外籍配偶之間的相關脈絡，可以讓研究者用一種更貼近日常文化實作的在地觀點進入外籍配偶議題（張婷婷，2007）

北客有桃竹苗，南客為六堆。將之放大於海外再移民的社群，是否也是因相同的文化根源，而給予多一份接納與互助。來自原鄉客家與印尼客家的婚姻移民，以女性自我作為主體的思考脈絡下，成為本研究探討客籍新移民女性自我形塑的問題意識。

---

鄉戶數統計數據，資料來源來自屏東縣戶政事務所，檢索日期：2008/03/28。取自網站：  
<http://civ.pthg.gov.tw/style/front001/bexfront.php?sid=bmdform&class=29-0>。

##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礙於法令限制和國籍的界限，新移民被視為他者；然而在家庭中被要求需要融入與適應，身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客籍新移民女性如何詮釋自己的角色扮演，在肩負文化複製與經濟功能之間，賦權過程之下產生個體怎麼樣的改變。

本研究為配合客委會研究計畫衍生而出，以本校（屏東科技大學）作為社區資源中心，透過公部門資源介入的機制，提供職能課程學習，藉由課程之習得過程，作為個體的充權途徑。本研究文本內容探討客籍新移民在形塑自我方面，經過時間與文化的流轉，從客籍新移民女性在女性角度、客家人與國籍三重群體的面向上，做一自我認同的歸屬，來理解客籍新移民女性置身之整理社會情境脈絡之間的交互關係與關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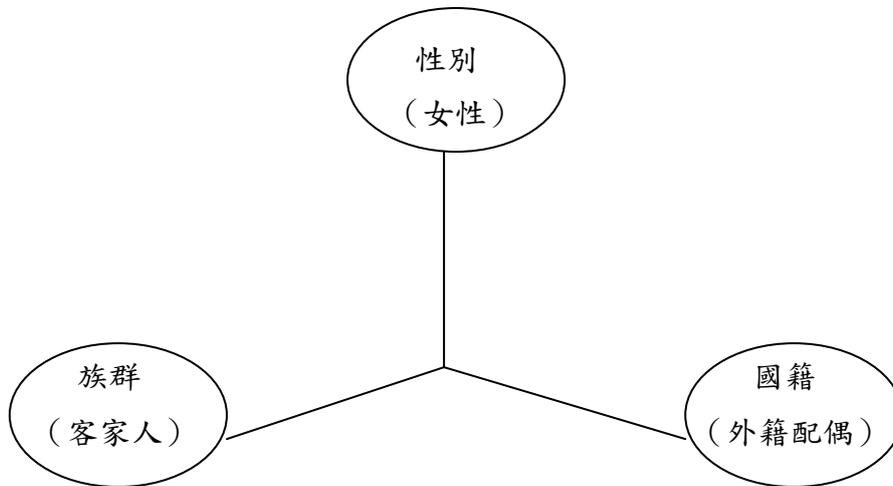


圖 1-2-1 客籍新移民女性自我形塑三重向度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上圖以客籍新移民女性作為論述的主體，欲探討其在三種型態中形塑的類型為何。在「性別」方面，指的是研究對象嫁來台灣後，在為人妻、為人母與為人媳三者之間的女性家庭角色；「族群」指的是對應於本研究的範疇，也就是身為「客家人」認同客家的程度；「國籍」則是指在跨界的婚姻形式中的類別，對於外界眼中的「外籍新娘」、「外籍配偶」的觀感變遷。

中國梅洲女性與印尼客屬女性，對於身在台灣社會，對跨國婚姻的刻板印象以及她們自身族群互動的經驗，在三個角色之間會產生何種的認同取向，換句話說，她們對於自己的角色認同是落點在哪一區塊中，比重為何，對這三種不同群體的界定又是為何；三者角色之間若不能融合，自己最在意的又是哪一種角色身分，這呈現出客籍新移民女性自我形塑的動態印記。本研究旨趣在於多重身分的認同取向，而非要求她們擇一角色認同，因為那將形成對她們的壓迫，在多元後設下，我們可以想像這些落點會是一種程度，成為三向空間的類型分布。本研究相信這將是以客籍新移民女性在「性別-族群-國籍」三重角色認同有趣的研究。

本研究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嘗試解構加諸於客籍新移民女性的社會期待，以得到下列研究目的：

一、文化解釋：基於「同文同種」的概念下，探討客籍新移民女性與當代台灣客家社會的關係，在客家文化場域中，跨越族群的疆界，身為異國客家人與台灣客家人的生活之間，其文化差異的心理感知歷程，從客家文化的觀點看新移民女性身體與心理的移動。

二、經濟解釋：針對外籍配偶在職業訓練的心理歷程與實質效益，以賦權觀點進行質性研究，希冀藉由開發潛能與使能過程，以建構新移民女性的自我概念與工作競爭力的增強。

由上述研究目的中，研究者希冀瞭解的待答問題，在客家文化認同上，包括以下各問題：

- 1.從客家語的使用性瞭解印尼客籍新移民女性在母國應用得情形。
- 2.身為客家女性，是否有被期待延續或自主承襲客家婦女傳統美德。

- 3.瞭解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跨國婚姻的始末情形。
- 4.瞭解台灣客家與母國客家環境的生活文化差異。
- 5.瞭解客籍新移民女性對於身分的意識問題與因應行為。
- 6.語言是文化基礎，瞭解客籍新移民女性對於客家話的傳承態度。

另外，在賦權學習課程中，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包括：

- 1.參與社區學習的動機為何，與影響行為的因果相關性。
- 2.瞭解以移民者的身分在工作經驗上面臨的困境。
- 3.瞭解參與課程後所體驗的文化學習（不同國籍學員以及台灣/客家小吃），是否有助於認識台灣客家。
- 4.瞭解習得之智能是否有助於家庭經濟生活。

### 第三節 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論述之名詞概念，逐一解析其意義：

#### 一、六堆與後堆

六堆為台灣南部客家族群的代表區域，其架構最初乃是清代廣東客家移民拓墾台灣南部所組成的聚落防衛組織。最早的起源一般認定為因「朱一貴事件」<sup>15</sup>促成戰時為兵、平時為民的臨時性戰鬥任務編組，向下淡水溪（現高屏溪）的方向命名：前堆為麟洛、長治；後堆是內埔；左堆屬佳冬、新埤；右堆即高樹、美濃、杉林與六龜；中堆稱竹田；先鋒堆在萬巒，遂形成「六堆」組織的分布概念。因戰亂結束，六隊組織為去除軍事意味，將「隊」為「堆」，轉化為聚落的概念，成為現今六堆地區的型態。在整個歷史進程與環境的造就下，雖然保家衛民的民團組織不復存在，然而「六堆」一詞成為高屏地區客家族系的族群認同及追溯歷史文化的地域代號。

「後堆」在文化區域上屬於六堆地區之一，為今日的屏東縣內埔鄉，位於屏東內陸近臨大武山下，內埔地區昔日早年為一片荒涼待墾地，原為平埔族所居住因早期乏水利灌溉均為乾旱荒漠之地，名曰「埔」，又因地處內陸，因此早年即以「內埔」為地名稱之。境內居民以客家族群為主，佔總人口的 60%<sup>16</sup>，是個福佬、客家、原民以及榮民兼而有之的區域，至今是六堆客家商業與教育發展最繁榮的鄉鎮。後堆具有客家族群的宗教信仰「天后宮」、崇尚文風的「昌黎祠」，以及俯拾即是常民生活空間—夥房。後堆的生活場域在在體現著客家族群的文化軌跡。

<sup>15</sup> 時值清聖祖康熙六十年四月，五月下淡水地區客家先民組成「六堆」團練組織。詳見曾彩金主編《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歷史變遷之研究》歷史源流篇，頁 79。

<sup>16</sup> 資料來源為屏東縣客家事務局。檢索日期：2008/06/03。引用網站：

<http://www.pthg.gov.tw/planhab/CmsShow.aspx?Parm=200718151215827,200718141058186,5>。



圖 1-3-1 六堆地圖<sup>17</sup>

## 二、新移民女性

外籍配偶在台灣指稱為本國籍人士所締結之非本國人士。約莫 1980 年代初期，來自東南亞國家<sup>18</sup>的女性開始風湧嫁入台灣，台灣社會大抵以「外籍新娘」為其稱呼；台灣官方則稱「外籍配偶」<sup>19</sup>。社會團體思考「外籍新娘」一詞有歧視意味<sup>20</sup>；台灣部分團體要求更名為「新移民女性」，更可泛指為世界各地因婚姻移民至台灣的外籍女性。然而「新移民女性」這個新名詞鮮少出現在媒體報導，而正名前的「外籍新娘」、「大陸妹」

<sup>17</sup> 檢索日期：2008/06/07。引用網站：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lookinside.php?item=0010370648#t>

<sup>18</sup> 80 年末期，多為泰國與菲律賓籍女性；而到了 1990 年代初起，印尼女性成為台灣男性婚配對象的大宗。參考自夏曉娟，〈從全球化下新女性移民人權反思多元文化政策〉。

<sup>19</sup> 內政部民國 92 年 8 月 14 日，以台內祕字 0920064819 號函將「外籍新娘」全面修正為「外籍與大陸配偶」，並發函行文通報個相關單位加強宣導。參考自吳美菁（2004：31）碩士論文。

<sup>20</sup> 婦女新知基金會認為「外籍新娘」此稱呼並不能適切的表現新一代移民女性的身分，許多「外籍新娘」朋友皆認為新娘的身分並非是永久的，而有人更進一步提出「我都已經是老娘了，還叫我外籍新娘？」的疑問。事實上，「外籍新娘」的稱謂只是再度強化新一代移民女性作為「外來者」的意涵，同時也揭露「新娘」與台灣夫家的連結身分，忽略了她們本身的主體性及獨立性格。檢索日期：2008/01/29，引用網站：<http://www.ws0.taiwane.com/awakening>（「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婦女新知新聞稿，2003/03/13），

之類的稱呼，仍不時出現在一般人的言談中。這顯示尊重「新移民女性」的改革之路，距離真正獲得台灣民眾普遍尊重與認同的程度，尚有一段革命未竟成功的道路要走。

### 三、自我型塑

六堆聚落是血緣與地緣重構的組織，印尼客家女性與原鄉客家女性在「本是同根生」的文化概念下，如何詮釋與定位自己的生命發展與角色。在台灣多元文化的社會生活歷程中，透過客籍新移民女性自己的生命感受與主觀意識，對性別（在本研究意指女性的角色：為人母或為人妻）、族群（客家）與國籍（中國、印尼）三種群體的界定，也就是在三重角色認同之間，所形成的依附程度或歸屬。本研究所指涉的「自我形塑」就是角色轉變與認同遷移的一種移動狀態。

本文設定「客籍新移民女性自我形塑」為題旨，聚焦於她們對自我三重身分（性別、族群、國籍）的認同與賦權對自我成長的意義。以內埔地區新移民女性為研究主體，來建構現代客家女性的時代意義。

##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

本章關注的焦點，主要以「客家女性」為主體，首先整理歷史對於客家婦女的評價與意象，客家女性被研究的視角有了轉換；再者，屬於客家婦女範圍的新移民女性與台灣客家的相關研究。第二、瞭解客家族群移民至東南亞的歷史源流；第三、以「賦權」觀點探討新移民女性如何於賦權過程下，對自我形塑的歷程感知；第四、探討族群研究相關理論；最後一節以心理學的角度，來探討女性內在的自我形象、自我概念的形塑因素。本研究以此連貫性的架構鋪陳本文主題所涉及的文獻回顧。

### 第一節 暖暖內含光：客家女性相關研究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王維 〈辛夷塢〉

#### 一、書寫客家女性

談到客家的特性，羅香林先生（1990：240~247）列舉七項作為說明：1.各家家人各業的兼顧與人才的並蓄；2.婦女的能力和地位；3.勤勞與潔淨；4.好動與野心；5.冒險與進取；6.儉樸與質直；7.剛愎與自用。客家民系的族群特性給予人的直接感受是勤儉、團結與保守，然而無論是正面形象或負向觀感，談到客家女性則承蒙了過多的褒揚與肯定。陳運棟（1978：16~19）在其《客家人》專著中，有關客家婦女的言論更是有完整的論述整理。客家婦女傳統的美德，揚起了族群意象的旗幟，「娶妻當娶客家妻，嫁夫莫嫁客家郎」就是外族對客家人經典的族群符號。

徐霄鷹（2006）指出，客家研究已經累積了許多成果，這些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對客家源流的歷史探討和客家民性、風俗的靜態描寫上。其

中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以客家文化為專題的論著、文章中，總是會有一些篇幅論述客家婦女。這一傳統始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英國人愛德爾和美國人羅伯特·史密斯在他們向世人介紹客家的書中，對客家婦女的勤勞、天足和不迷信大加讚賞；1930 年，客家研究的前輩大家羅香林寫道：

客家婦女，在中國，可說是最艱苦耐勞，最自立自重，於社會，於國家，都最有貢獻，而最足以令人欽佩的婦女了。

《客家研究導論》

這一論斷此後不斷的被引述，終於成為客家婦女的光榮定論。

這樣的世紀印象反映在台灣客家文學中，也是歷歷在目。台灣客家文學的作品裡，客家女性的圖像總是生動地被刻劃。在邱春美（2007）對客家文學的分類中，小說篇裡的範例，故事的效應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身影：如鍾理和《貧賤夫妻》以愛包容的平妹、鍾肇政《魯冰花》姊代母職的茶妹、李喬《寒夜三部曲》穩持家的燈妹，在在都體現出客家女性傳統的姿態與精神，承襲著刻苦堅毅的符碼，展現一股強韌的生命力。

「早出勤勞暮始還，任它風雨冒雲鬢。過客莫嫌容貌醜，須知妾不尚紅顏。」<sup>21</sup>該詩恰恰捕捉了客家婦女質樸無華的本質，也充分說明了：「客家婦女是精力充沛的勞動者」<sup>22</sup>，在這裡婦女作為一個勞動者，成為族群的特色，可能是其他族群所沒有的（張維安，2001）。客家女性向來被要求「三頭三尾」<sup>23</sup>，除了其他族群婦女一樣，負擔煮食「灶頭鍋尾」、縫紉「針頭線尾」工作外，還需參與農務「田頭地尾」（邱彥貴、吳中杰，2001），似乎客家女性的一生都致力於勞動事件上。無怪乎足跡遍及海內外的清代學者黃遵憲不禁慨歎：「吾行天下者多矣，五洲遊其四，廿二行

<sup>21</sup> 朱玉蠻「竹枝詞」，為原鄉廣東東北一帶，為當地女性的最佳素描，參考王東，《客家學導論》頁 294。

<sup>22</sup> 引用於大英百科全書對客家人的評語。

<sup>23</sup> 有些探討則認為是「四頭四尾」，其一即「家頭教尾」。兩者差別無顯著差別，都是詮釋客家婦女勞動的一面。

省歷其九，未見其有婦女勞動如此者」(引述陳文紅，2006)。

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歷史的記憶或是文學引用的素材，對客家女性讚揚的話，都是立基在勞動事件上所呈現的圖像，客家女性是這樣被記憶的。張維安(2001)強調缺乏客家婦女的討論，就不是所謂對客家人的研究；可見客家婦女之於整個客家民系特性的維繫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謝重光(2005)的專著《客家文化與婦女生活：12-20世紀客家婦女研究》更將客家婦女研究的視野拉至12世紀，也就是從南宋以來到本世紀的客家婦女社會生活探討，主要涉及客家學和婦女史兩個學術領域，希望能為社會生活史與婦女史研究開闢一個新園地，同時拓展和加深客家學研究的領域。他以民族融合的角度為論述基調，認為客家婦女身上體現了更多南方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更大膽假設研究客家婦女是深化客家學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張典婉(2004)從台灣文學視角切入，以Norbert Elias的優弱勢組購理論分析客家女性被建構的形象，對於客家女性的想像是什麼，是否重新思考客家女性一定要溫良恭儉讓？一定要活在藍衫布的世界？才是印象中的標準的客家女性嗎？張典婉用批判、解構的思維，試圖將客家女性從刻板的生活認知中解放，確立客家婦女的獨立性。雖然書中比較缺乏實際的田野調查，但是卻對客家婦女研究提出新的觀點，希望提升「客家族群」研究中「客家婦女」的主體性(張翰璧，2007：120)。

客家女性客家女性的研究視角，如同走出了霧漸漸散開的高台，以更寬廣的胸襟，從客家婦女研究歌頌式的禮遇，進而以跨學科的研究視角去審視與批判客家婦女的定位、生活意義，無不在凸顯「客家婦女」作為一個獨立的行動主體。對客家婦女從古至今的觀察，她們始終散發出獨立又內斂的特質，就像位處山塢的辛夷花，即使沒有他人的眷顧，依然自信的開落。

## 二、新移民女性與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是一種移民文化，客家民系是中國歷史上多次移民運動<sup>24</sup>的產物，沒有移民活動就不會產生客家，換句話說，「客家」是移民的產物。客家文化實際上是一種多元文化，體現出移民文化的特徵（王東，1998、丁毅華，2004、林曉平，2004）。王東（1998）認為，移民的過程一方面是文化傳播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文化變異創新的過程。

以人口總數來看，目前移入台灣最多的人口類別，是透過婚姻移民近來的配偶，尤其是女性配偶。在婚姻移民的人口中，佔多數的是來自中國籍配偶，而且比例逐年升高。從其他地區（主要是東南亞）來的外籍配偶比例大約維持國內全部結婚總數的 11%（引述自龔怡君，2004：163）。因跨國婚姻的盛行，客家聚落出現新的社群，我國男性多以同質文化的華裔客籍印尼女性和原鄉女性為婚配對象。Hung Cam Thai（2004）在跨國婚姻的解釋中提出，縱使身處不同國籍，但是越裔美國男性仍希望與擁有相同語言及傳統文化背景的越南女子結婚（引述林瑞珍，2005）。

跨國婚姻的盛行，在這些年來許多碩博士論文已有許多專著論述，相關於新移民女性的研究，泛如文化適應、語言溝通、社會網絡資源缺乏、家庭生活適應、親職教育功能、就業市場的參與等。但都以國籍的概念來劃分，探討新移民女性在跨國婚姻背景以及來台生活所衍生的相關議題；如同上一章所述，我們以「客家女性」作為論述的主體，從國家的疆界漸漸拉回文化圈的概念，也就是定位在客家的脈絡下，探討新移民女性與客家文化流動、再產製的研究論文。相關研究有，林瑞珍（2005）以田野調查方式深入梅州原鄉，探討廣東梅州客家女性移民，發現兩岸通婚源於文化親近性所致，台灣客家聚落的長輩憑藉著這種族群的情感，進而保留了客家傳統內婚的價值觀，族群文化因素在跨國婚姻中強而鞏固；再者發現梅州女性肩負著傳遞客家主流傳統價值觀與客家話的再實踐。

---

<sup>24</sup> 即羅香林先生所歸納的客家五大遷徙活動。

謝淑玲（2005）探討「客籍」印尼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的客家認同比較，透過焦點團體方式將「客籍配偶」間與「南北」客家特質的相同與相異處性作一分析比較。試圖以同屬「客籍婦女」的外籍配偶為一媒介，透過文化的實作以呈現多樣面貌的客家文化。

張婷婷（2007）以印尼籍與越南籍配偶作為研究主體，藉由飲食烹調的視角來探討東南亞籍外籍配偶在客家文化傳承上，發揮了如何的影響力，又兩者之間的異質性在客家文化層面的影響所及，張文的結果發現飲食操作背後隱含著權力結構的配置。

台灣南洋姊妹會（2007）辦理「客家庄新移民女性」座談會時，與會學者夏曉鶻即提出一項論點，「新移民女性是客家語言傳承最重要的人」（吳紹文，2007：306）。在客家人佔有 90%的美濃小鎮，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女性大約有 60%是華人，而華人中又有超越半數屬於客家族群，在母國以客家話為主要語言。夏曉鶻的話點破了美濃農村客家文化傳承的現實又弔詭的問題，現實狀況起於台灣客家語言的弱勢危機；而弔詭處在於文化的保存在被忽視的社群中建立起來。就如同張翰璧（2007：95）所言，如果語言是族群建構的顯性要素，那麼使用或傳遞客家語給下一代便是維持族群界線的重要過程，外籍配偶因而也就成為維持客家族群建構的要角。

## 第二節 客家與東南亞

由於本研究的論述對象包含印尼客屬女性，因此將把地理範圍收斂到印度尼西亞，並有必要對於客家人移民至婆羅州的歷史背景作一回顧。

### 一、阿哥出門去過番：移墾南洋

東南亞（Southeast Asian）一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被廣泛使用的一個地域性名詞。在中國的史籍中，這一地區一般被稱做「南洋」。但是，今天意義上的東南亞地區，其地域比中國傳統的南洋更廣泛一些。對應於具體的國家，則包括今天的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汶萊與東帝汶等。由於歷史的和地理的等多重因素，這一地區成為中國之外漢民族客家民系分布最為密集、人口最多的地區（王東，2002：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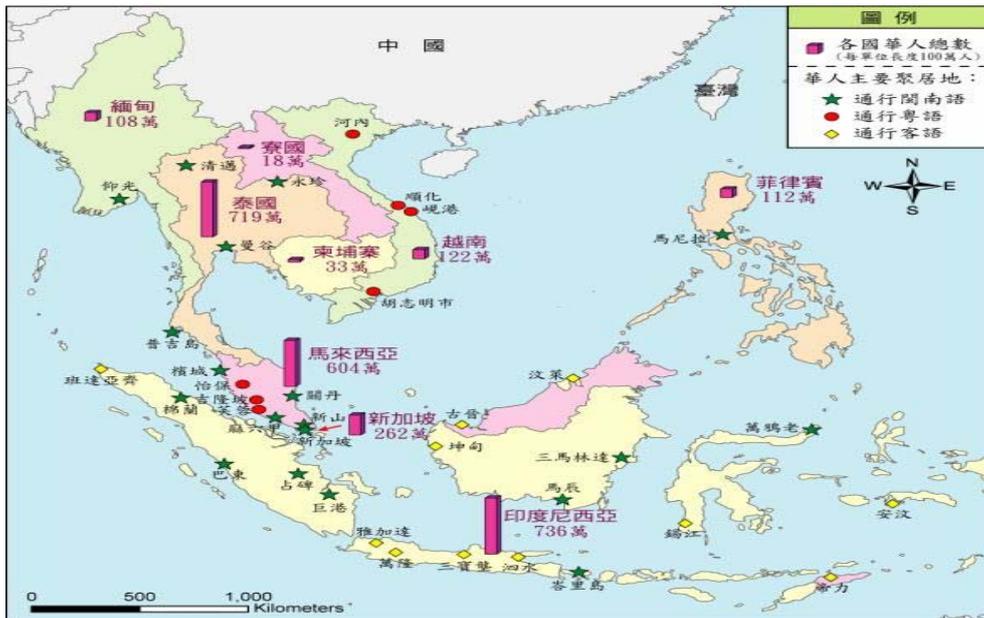


圖 2-3-1 東南亞華人分布圖<sup>25</sup>

關於東南亞的客家研究，依據蕭新煌等（2007）在此地區初步調查的結果，客家後裔尤其聚集在馬來西亞與印尼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

<sup>25</sup> 檢索日期：2008/06/02。資料來源：<http://blog.pixnet.net/Richter/post/1671136>

<sup>26</sup>和班加島（Bangka）上。到了 80 年代以後，對東南亞客家研究從當地客家人物介紹、客屬團體，轉變為一些比較具有主題性的議題，譬如說客家人在當地的移民歷史、人口分布、宗教信仰、語言等的初探，於 90 年代也始成形（蘇慶華，2001；引述蕭新煌等，2007）。

客家群體性格的形成，與其和周遭其他的群體的接觸、遭逢有關，通過客家群體的遷徙，與其遷入環境的互動將有助於瞭解客家記憶、客家認同的形成（蕭新煌、林開忠、張維安，2007）。諸多論述探討客家人總是以鮮明的族群性格為研究觀點，「客家人的確是中華民族裡最顯著，最堅強有力的一派」（陳運棟，1979：20）。冒死犯難、開拓進取，這是客家文化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客家精神的突出表現，廣泛來說就是一種硬頸精神（崔燦，2006）。

客家人漂洋過海移墾海外，學術界大致上是把其上限追溯到宋元交替之時（陳運棟，1979；謝重光，1999；王東，2002）。羅香林先生為近代客家研究之鼻祖，其在 1950 年代出版的《客家源流考》一書就提到：

至於客家人士，以遷徙而僑居於南洋各地與南北美洲的……先是自南宋的首都臨安被元人攻陷後，君臣南下，奔走領南。客家人士，多起而出師勤王，而文天祥輾轉抵抗元兵的地域，更為客家居住的所在，正氣所感，使抗元的意識更為濃厚。後來宋昺帝等涯山兵敗，所遺臣民，多相繼逃亡海外，而交趾、占城、爪哇等地，遂為彼輩僑居的良所，就中自不少屬於客家人的人士。

#### 《客家源流考》

不過，此時出洋過番的客家人的人數並不多，真正形成一定規模的出洋行動，是發生在明末清初。根據謝重光的研究（1999、2001），其原因還是由於國內客家住地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不利生存發

---

<sup>26</sup> 也就是西婆羅州。

展，因而驅使一部分敢冒險的客家人相率赴海外經營工商業，拓展新的生存空間。一直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降，由於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以及廣東西路的土客械鬥<sup>27</sup>，使得客家人國內居地的環境惡化，因而更有力地推進了客家人過海出洋創業的潮流。

梅州歌謠：「一心種竹望上天，誰知緊大尾緊彎。一心同妹望偕老，唔奈家貧去過番。阿哥出門去過番，洋船等到粵海關。妹子有話當面講，下番搭信過艱難。」這是梅州客家女性當時傳唱的離人之歌，過番歌謠的社會背景就是在原鄉人大批冒險越洋的情況下出現（羅英祥，1999）。客家人多數住在廣東山區，交通閉塞，過番謀生數千里海路，或許一去生死兩茫茫；然而為了生存甘冒大險，不僅渡海危險難測，渡海前的花費所需不貲，遭遇與「渡台悲歌」竟有不謀而同之效。

客家人當時在海外的開發，移居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的較多、成就較大。早期東南亞的客家移民經濟生活以開礦為主，客家人卻不是移居東南亞最早的華族移民，然而他們聚落的礦區卻成為早期東南亞華人聚落的一個重要模式（顏清煌，2002）。

百餘年來，客家人「出洋過番」風氣不減，足跡遍佈五大洲六大洋每一個角落（陳運棟，1979）。據梅州客家聯誼會於1994年的調查統計：客家人現已分布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東南亞國家總數達到三百四十萬餘人，佔海外客家人數的75%<sup>28</sup>。由此可見，東南亞確是海外客家人最集中的區域（黃火興，2002）。

---

<sup>27</sup> 據陳運棟在《客家人》一書指出，客家民系向廣東各地的遷移過程中，因人口激增，耕田所獲，不敷應用，乃向土著租賃土地，以耕以殖，而廣收益。「客人」素極儉約，不數年，便由租賃進而收購，雖是公平買賣，必竟引起土著民系的不滿，激忿既久，終於相互攻殺。於是在咸豐同治年間，客家人與廣東當地人爆發「仇殺四十年，屠戮百餘萬，焚毀數千村，蔓延六七邑」的大規模土客械鬥事件。又據王東《客家學導論》提到，鴉片戰爭後，中國淪為世界列強的半殖民地，為了滿足各自經濟發展的需要，西方列強的殖民當局與當地的邪惡勢力相勾結。尤其是土客械鬥發生後，把械鬥中俘獲的客家人，作為「豬仔」而賣至異域，在當時的廣東南部沿海一帶，不少客家人正式因此被賣至海外的，因此以鴉片戰爭為分水嶺，客家人此一階段開始大規模地向海外遷移。由於當時正是西方列強及其殖民地和附屬國急需廉價勞動力的時候，故而在這一個階段遷出的客家人，分布的區域較以往更廣，遷出後所從事的職業也由傳統的種植業發展到商業、工業和文化教育等多種行業。

<sup>28</sup> 其中，馬來西亞125萬人、印尼120萬人、泰國55萬人、新加坡20萬人、越南15萬人、緬甸5.5萬人、汶萊0.8萬人以及菲律賓0.68萬人，總數共342.98萬人。數據來源為廣東客家聯誼會在「世界客屬第十二次懇親大會」上所公佈之調查數據。資料轉述自黃火星〈論客家民俗在東南亞的傳承與演變〉乙文。

## 二、耕耘婆羅州

在東南亞的歷史上，有不少著名的華族歷史人物都是客家人，客家族群充滿冒險精神。根據史料記載，說明祖籍梅縣松口的卓謀是第一個出國的華僑。時值宋元交戰，卓謀等勇士助文天祥抗敵，然節節敗退，故乘舟而逃。卓謀和難友漂泊數月，終達婆羅州島（今加里曼丹島），始就地墾拓、創立家業有聲有色，同鄉接踵而至將荒島變良田。卓謀領導華僑在婆羅州作出重大貢獻，當地政府授權他管理華僑事務（羅英祥，1994：235-236）。



圖 2-3-2 西加里曼丹島<sup>29</sup>

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素有「千島之國」之稱的印度尼西亞婆羅洲發現盛產金礦，因此吸引大批華僑移居，從事舊式金礦開採。婆羅洲金色閃耀的魅力，早在原鄉不停的呼喚著，曾在西婆羅洲大放大鳴的「蘭芳公司」創辦人羅芳伯<sup>30</sup>，即是在此背景下飄洋過海採金礦（羅英祥，1994）。

<sup>29</sup> 檢索日期：2008/06/04。資料來源：<http://taipei.tzuchi.org.tw/rhythms/magazine/content/111/wk.htm#06>

<sup>30</sup> 羅芳伯，原名芳。因他畢生業創賢芳，英風遍著中外，深受人們愛戴和尊崇，因尊稱他為芳伯。1736年生於廣東省梅縣。早年加入天地會，傳播愛國思想，發揚民族精神，致力復興漢民族大業。他1772年率領志氣相投的同鄉同志，「登舟至虎門而出」，直到婆羅洲西岸坤甸萬律。當時的婆羅洲已經有不

初到金山的羅芳伯是不得志的，在「遊金山賦」中生動翔實的描述了其遠涉婆羅之緣由、途中所見、萬事起頭難的無奈以及致富期待：

蓋聞金山之盛地，時懷仰止之私衷；地雖屬蠻夷之域，界仍居南海之中。歲值壬辰，節界應鐘。登舟字虎門而出，南征之馬首是東。……兩岸迷離，千仞嵐光接翠；孤峰挺秀，四圍山色齊輝。幾樹斜陽，一溪秋水。兔魄初升，猿聲四起。……黃金地產，寶藏山興。…愧乏經商資本，慚非宿學高賢。…噫嘻，蠻煙瘴語，損體勞形，豈無志于定遠，又何樂乎少卿。遠適化鄉，原效陶朱之致富；登高作賦，時懷騷客之怡情。

「原效陶朱之致富」何嘗僅是羅芳伯的夙願，更是萬千原鄉人所追求的大業。有夢最美，希望相隨，這一股對婆羅洲島的淘金想像，成為羅芳伯帶領客家族人在異鄉打拚的精神指標。

「百戰據山河，揭地掀天，想見當年氣概。三章遵約法，經文緯武，猶存故國冠儀。」就是對羅芳伯的紀念對聯，至今仍高懸於印尼坤甸卡浦亞斯河之東的羅芳伯紀念廟宇裡。這位偉大的客家歷史人物，艷稱婆羅，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將他列為近代八大殖民偉人之一，而梅縣當地政府提供羅芳伯後代子弟，在梅北中學可以免費就讀，以做為紀念他的具體行動（袁冰凌，2002）。可惜二十年的苦心經營，在荷印殖民地當局的消滅政策，婆羅州客家先民開創的業績因之淹沒。同時由於史料缺乏與某些因素的限制，迄今知者寥寥（袁冰凌，2002：246）。

---

少的華人在此居住。在坤甸，羅芳伯起初教書設館受徒，1777年與同鄉同志在曼多（華僑稱東萬律）組織「蘭芳公司」，從事開金礦，種植各種農作物，買賣黃金，被眾人推舉為「老大哥」。蘭芳公司是一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的組織，主要從事採礦業等方面的組織管理機構。他自稱為「大唐總長」又稱「大唐客長」，與當地主客關係做為區分，無反客為主之意。隨著華僑來加里曼丹逐年增加，礦區糧食供應碰到難題，羅芳伯又領眾人在採礦的同時，開墾荒地、種植糧食，幾年功夫將蠻荒的加里曼丹躍升為金礦之鄉、魚米之鄉。坤甸經芳伯銳意治理，勵精圖治，文化程度不斷提高，人民豐衣足食，國泰民安。

### 第三節 新移民女性作為一個賦權的實踐者

賦權理論 (empowerment) 的發展緣起於 1960 年代與 1970 年初，並在二十世紀嶄露頭角，廣泛地運用於不同的學科領域。係為巴西教育家 Paul Freire 在開發中國家所提出的教育理念，透過識字學習運動，觀察中低階層民眾在社會環境中的角色與地位，透過互動與省思，達成自我成長、去除障礙與問題解決能力的目標。

「賦權」這個概念，也被翻譯成「充權」、「使能」。賦權概念從字面上的解讀，就是「賦與權利」，可以是「被賦權」，也能是「自我賦權」（張麗春、李怡娟，2001；劉霞，2001；釋自淳，2001）。因此，賦權概念即是一種給予力量使個體成長的動態過程。同時，賦權也是一種全方位觀照婦女發展問題的方法和思路。這種方法和思路照應了婦女生活的各種方面，包括從事的工作、生產和再生產，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活動，它致力於提高婦女對她們自身發展的覺醒。再者，賦權是「自下而上」(from the bottom up) 的方法維繫，強調通過增強婦女的工作能力來改變對她們十分不利的社會和經濟結構（劉霞，2001：166~168）。

賦權概念的運用層面是廣闊與多元的，趙善如（2003）對於台灣婦女賦權的意義做了如下的解釋：

充權是一項參與的結果，也是一種參與的過程，其目的是使個人發展出一種個人力量感，一種影響他人的能力，以及一種與他人共同努力改變社會結構的能力。換言之，充權是要求人們獲得特定的技巧、知識及足夠的力量，去影響他們自己的生活與那些他們所關心的人之生活，確保或回收對自己命運的掌握。因此，充權是一種非常正面的概念姿態出現，其核心為自我行動能力與自我定義的轉型，是與有能力和機會替自己做決定、採取行動之間有密切的關係。

林萬億(2002:220~222)以女性主義社會工作(Feminism Social Work)的視角來論述賦權概念，「賦權就是使女性不再無助、無力。」於是，對於女性賦權的作法有三：

1. 脈絡化 (contextualisation)。讓女性以自己的觀點來理解自己的社會存在 (social being)，而不是依工作者的假設或政策的界定，因此，與女性的對話是必要的。
2. 協助個案做決定，支持女性確認有其責任來滿足其自身需求。裝備資源，如知識、技巧、自尊、自信等，使女人更有力。
3. 集體性 (collectivity)。降低女性疏離感的方法之一就是將同經驗的女性關係連結起來，產生強有力的自我珍惜的感受。因此，當個體在環境之中面臨障礙，協助個體發展與執行可以降低個人的標籤化，或邊緣化的團體中所受到的負向價值所導致的無力感。

因此，從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角度來看賦權理論，就是一種積極、有力量的轉化過程。

新移民家庭在今日的台灣社會裡應屬新的弱勢族群，協助她們的生活適應不只是以過去救助者的角色，應引導她們自助與運用長處觀點來使之增能 (翁毓秀，2004)。新移民女性的人生目標是向上攀升流動，協助她們能夠以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適應所處之環境，賦權是讓她們在現實生活中由弱轉強的生存手段與知識技能，而工作正是他們重要的賦權方式，也是營生的手段，同時也是拓展社會網絡，強化社會參與增強自信心的方式 (邱琬雯，2005)。綜合上述對於女性賦權的概念定義，我們可以得知女性賦權是一種動態的過程 (趙善如，2003：343)，女性透過行動的過程產生一種積極的自我概念，本研究即是順應此觀點一窺客籍新移民女性的形塑過程。

#### 第四節 族群關係/認同相關研究

族群與族群關係一直以來都是當代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研究關注的焦點。族群一詞最早是 1930 年代開始見著，用以描述兩個群體文化接觸的結果，或者是從小規模群體在向更大社會所產生的涵化現象。族群 (ethnic group) 歸屬在一個較大的文化和社會體系，且具有自身文化特質的一種群體，其最顯要的特徵就是擁有共同宗教的、語言的特徵，以其成員或祖先所具有的體質的、民族的與地理的起源，換句話說，族群的定義是以共同特徵出發的 (周大鳴，2002)，並以強調成員之間的「共同來源」或「共同祖先」(common descent)，來做為區分「我群」與「他群」的標準 (王昌甫，1997)。

Barth (1969) 提出，「族群」的組成是由內部的語言、文化、血統等內涵建構而來，然而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邊界」，不一定是地理的邊界，而主要是「社會的邊界」，這開啟了族群研究新的藍天。主觀的族群認同下，強調族群邊緣的研究，不僅將族群當作一個集體現象，也擴大到現實環境中個人的經驗與選擇 (王明珂，1997)。

探討族群認同的理論有二派，為「根基論」(primordialists) 與「工具論」(instrumentalists) 二者。「根基論者」認為族群認同主要來自於根基性的情感聯繫 (primordial attachment)，一個人在出生時即被賦予了族群特性，如血緣、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他們關注主觀的文化因素，對於族群的血統傳承只是做為文化性解釋的傳承意義。「工具論者」有時也被稱為「況遇論者」(circumstantialists)，所指涉的是獨群的認同會隨著環境以及現實情勢的不同而有策略性的變動，具有多重性的認同意涵。前者說明族群內部分子間的聯繫與傳承；後者強調族群認同的維持與邊界 (王明珂，1997：36-40)。

共同的歷史記憶和遭遇是族群認同的基礎要素。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逐漸地便獲得了他所出生的族群的歷史和淵源，這個族群的歷史和文化將會模塑他的族群認同意識 (周大鳴，2002)。然而，歷史記憶並非

就是歷史事實（王明珂，1997：404），在談到族群認同理論時，有一個重要的思索指標，那就是「群族想像」。王昌甫（1997：19）提到，人們所認定的「族群團體」其實是族群意識所重組的一種心理歸屬狀態。族群意識使人們在彼此之間感到有一些類似家族的血緣或文化的連帶關係。而這種親近關係的建立與維持，有相當大的程度其實是「想像」（immagination）的結果。「族群想像」使人們對於同一族群的人有特別的親切感，也是這種想像讓人們對於不同族群的人，建立起一道心中的圍牆或有所保留。如此在人群的互動中，人們一面集體選擇、重組、爭辯「共同的歷史記憶」，一方面創造、保存共同的當代記憶，並為未來預設變遷的後路（王明珂，1997：405）。

Anderson（1991）提出「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概念，他以民族歸屬的演變為基調，嘗試論證歷史文化洪流中群體的認同與情感追尋，主張「想像的共同體」不是虛構的共同體，不是政客操縱人民的幻影，是一種與歷史文化變遷的相關，根植於人類深層意識的心理的建構（引述吳叡人，1999）。

根據客委會（2004）委託調查「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的結果顯示，對於客家族群的定義為：「認定客家身分的方法主要為語言、血統、文化及單純自我族群認定等方式。但對於客家人而言，由於族譜取得不易，紀錄也不見得詳實，縱使是最簡單的血統認定，一般人也難以立即確認，故一般最常用的還是『自我族群認定』（主觀認定）。『自我族群認定為客家人』可能源於其有客家血統，可能因為說客語，但最重要的，可能具有更強烈的客家意識」。

施政鋒（2004：41~42）對客家的認同也將置於主觀認定、客觀特徵（是否會說客家話）與客家血緣（廣義的解釋）的邏輯之下來論述客家族群的認同層次。

研究者認為在共同祖先/歷史脈絡的招喚之下，客家族群意識的凝聚了後代子民，客家人即使分離百年，那種追尋同根的情感依附始終存在。就像我們位處的「六堆」，它是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但卻緊扣六堆人

的文化相依性。印尼客屬與客家原鄉女性傾向於找尋文化上的親近性，以做為婚姻歸屬抉擇，相信是在想像的共同體之上形成跨國間的婚姻流動。

## 第五節 女性自我概念/形象相關探討

探討客籍新移民女性自我形塑，除了族群理論的影響外，個體內在對自我的概念為何，亦是瞭解影響客籍新移民女性對自我身分認同的重要組構因素。

自我概念也稱為「自我觀念」，他認為自我概念是個人與自己多方面之覺得總和，其中包含了個人對自己性格、能力、興趣、慾望的瞭解、個人與他人以及環境的互動關係，與對生活目標的認識與評價（張春興，1986）。換句話說，自我概念的定義即是個體對自身的看法與態度，也就是經由自己、他人與環境的互動過程中，產生自己外在形象、行為與身體，以及自己內在態度、情感與價值的一種知覺。

Cooley（1902）曾提出「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的概念，認為每個人對他人都是一面鏡子，反映出他人所表現過的事情，藉由反觀他人來檢視自己，這種反觀自觀的過程，首先是想像他人心目中自己的形象為何；其次，想像他人對此現象有什麼看法和批評；最後，由這些想像引發對自我形象的情緒（引述郭為藩，1996:4-5）。他人對自身的回應成為自我檢視的重要考。

郭為藩（1996）表示角色與自我觀念有著密切的關係，從自我觀念的組成來說，自我觀念是個人對自己的軀體及其生理需求、對社會生活中所擔任的諸多角色，以及某種信念、意願及價值系的認定，這三部份分別構成身體我、社會我與人格我，分別說明如下：

1. 身體我：人有了身體才会有感覺，身體我的概念表示個體對其身體及這身體所涵蓋的諸種功能的認識，及一切親切愛惜的情感。
2. 社會我：代表社會中在每一社群中所扮演的各種角色的綜合知覺

與認定。

3. 人格我：個人對某種信念、理想、行為規準、價值體系的認同，這些皆涉及評價的問題，這些因素形成個體的個別特質。

因此，自我概念是個體對外在與內在相互作用下產生的一種感知，進而瞭解自己置於何種特質、對自我的看法為何。

以上放諸於「人」皆可適用，若以性別做為分類，女性的自我概念又是如何形成？本研究以客籍女性為研究主體，故援引女性主義心理學的觀點作為詮釋，以瞭解客籍新移民女性在「性別—族群—國籍」三重角色間的認同，其所意識的三者間的身分程度有多少。

女性主義心理學就是以女性為主體，探究女性心理的觀點。劉惠琴（1999）提到，傳統的心理學家瞭解女人的本質，就是將女人的特質與這些理想模型相對照。由於這些預定的社會文化期望下所界定的信念與知覺，女人的真實本質不會被知道。因此，探究女性的本質就需建立一個正面的形象，以作為瞭解女性內在的真實情境。傳統心理學中，與女人人格發展最有關係的是佛洛伊德的性心理發展論，佛洛伊德的人格理論模型，很明顯是以男性作為「正常人」的基準比較，女性是配合男人存在，其角色只有母親與妻子兩種，所以女性的人格發展自以此為「理想人格」。然而，女性主義強調促進女性的意識覺醒，增進女性改變的動力，女性一旦拓展她對其處境的自覺後，她會重新去建構她的自我認同與角色的抉擇，對傳統文化所界定的性別角色規範，與角色界定下的性別權力作一解構再組構，重新得到自己欲呈現自我的方式（劉惠琴，1999:160-161）。

本研究所探討的客籍新移民女性覺察自己所處的社會情境與結構中，經由主觀意識對自身的情境脈絡，在各種事件意義下，如社會中的觀感、家庭角色扮演等對自我作一角色的認同。

##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質性研究在知識論的傳統上與遵循實證主義的量化研究有很大的不同，量化研究著眼於對可觀察事件的預測或解釋。在質性研究則強調「真理」會因觀點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世上並沒有客觀知識的存在。要提供令人滿意的詮釋，研究者必須「涉入」(蕭瑞麟，2007：56)。本研究採取質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方法細節說明如下：

### 第一節 研究設計

#### 一、文字重於數字的研究

陳向明(2002)歸納質性研究的特點，認為在質的研究領域，研究者本身即為一個工具，在自然情境中採用多種資料收集方式對社會現象進行研究，個人的思想行為與社會組織與其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密切影響，研究者通過研究對象之互動，產生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若以二分法來簡單說明質與量的方法論，質的研究不是一種因果式的推論邏輯，而是一種歷程式的邏輯。

質性研究關心的是「詮釋」，而非「定律」，將觀察所得加以思辨，質的研究其價值目的在於重新認識問題，非僅以解決問題，經過事件的詮釋與分析，它提供了我們在事件本身「背後意義」的理解與反思。

本文以 Denzin 的解釋性互動論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做為本文論述的理論基礎。Ferraris 指出「詮釋學」最早緣起於對聖經的解釋功能，因此，表達成為個人情感的顯露，行動本身則成為詮釋。所以詮釋成為可能乃因為透過語言掌握說者之意思，尤其透過語言背後的理性和結構所致，行動就是一個文本。Schleiermacher 重新解釋互動論是一種質化的社會研究，解釋研究的起點與終點是以研究者的親身經驗為根據，書寫自己的經驗。書寫本身是更新自我理解方面即是一個關鍵性工具，在研究者書寫的過程中，其所寫作的敘事也會隨著研究者本身的反省而

有不斷更新的可能性，甚至會進而形成研究者自我理解的一部份。詮釋學與質性研究的運用關係，畢恆達（1996：29）認為文本與詮釋者有其傳統與視域（horizon），視域是從一特定的角度所看見的整個視野。視域是有限的，但也是開放，隨著我們意識而存在著。然而我們帶著自身的主觀性進入他人的視域，因此要藉著視域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來達成。在詮釋者與文本的互動過程中，第三個語言形成了，而他們的視域也得到融合與轉化，而變得更為豐富。

根據史密斯（J.K. Smith）的說法，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所進行的「理解」，大抵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發現理論，形成詮釋的背景網絡，以作為理解他人行動或表述的基礎；二是透過已經存在的理論背景或意義網絡，來詮釋其他人的行動或表述（expression）。對於研究者而言，在研究的過程中要去理解他人及他們自己，就必須透過某些已有的理論或意義背景來詮釋人們的表述（Smith, 1993：183；轉述方永泉，2003：109）。

Denzin（1999）解釋互動論的目的在於直接呈現生活體驗所構成的世界，引領讀者進入這個世界，關注的焦點致力於捕捉被研究者的聲音、情緒與行為。解釋研究的焦點乃是深刻的生命經驗，這些經驗改變或塑造了個人的自我概念，以及個體對自身經驗所賦予的意義。

## 二、抽樣

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最大的不同特點在於量化以量取勝，而質的研究關心的是樣本本身對議題上能給予資訊回饋以及所具意義，其價值精神在深不在廣。因此，樣本大小的代表性問題即不構成質性研究方法論上被挑戰的缺失。本研究根據樣本的特性採用目的性的抽樣，其目的為尋找那些可以為研究的問題提供非常密集、豐富資訊的個案（陳向明，2002）。研究者根據其原則，以屏東科技大學辦理外籍配偶生活輔導班的個案作為研究場域。

在具體抽樣的實施，研究者使用了「立意取樣」抽樣策略。選擇抽樣的單位視研究者的主觀判定，有一種目的性的取樣。質的研究注重研

研究對象，特別是在其內在經驗進行比較細緻的理解，因此，研究對象一般都比較少，進行的研究並非用以回答機率的大小，即按照研究目的抽取能為研究問題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對象（陳向明，2002）。

本研究藉由課程報名表中選取的樣本，乃因其具有更多的學習動機來此，尤其談到自我賦權時會對研究主題產生更大量的訊息回應。因此，在既有的樣本裡取出客屬新移民女性或其配偶為客籍者，來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 三、收集材料之方法

質性研究的資料收集方式，主要由研究者的「觀察」、紀錄觀察的「錄製」以及與研究對象的「訪談」三種元素構成；而每一種形式並沒有固定的程式套用，研究者可以具有相當程度的彈性運用（Miller & Crabtree, 1992；轉述自胡幼慧、姚美華，1996：150）。

質性研究常主要以訪談為研究進行的模式，「訪談」是一種研究性交談，透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以口頭方式所獲取的第一手資料，經由研究者的引導，使受訪者進入自己的生活當中，訪談被賦予了重構的解釋意義（陳向明，2002）。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進行一對一的互動模式，作為研究者探究新移民女性賦權歷程的資料收集方法。

按照訪談結構來分類，研究者與新移民女性們進行的訪談以較有彈性的面訪形式之「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為主，運用開放語句獲取更多可能的研究資訊。本研究訪談提綱擬定為文化特質與賦權歷程二部分，前者以故鄉客家原貌（包含語言使用、移民歷史、客家女性特質）與在台生活（跨國婚姻背景、兩地客家生活比較、身分的轉變、文化傳承）鋪陳；後者關注在賦權動機、文化融合與學習狀況與賦權後的轉變。在訪談之前擬定訪談大綱，根據提綱內容引導受訪者表達，過程中不侷限正式形式，研究者當時曾與受訪者進行午飯時，取得資料的收集。訪談大綱的設計只是為了要讓訪問進行得更流暢，所以在引導的問題之後會緊隨著開放說明式的問題，用以詢問受訪者的感

受、認知與內在想法（潘淑滿，2003：144）。由於受訪者對於問題本身的認知及個人生活經驗不同，往往導致受訪者的反應會有很大差異。訪談提綱視情形隨行修正，前一次的訪談結果可以做為下一次訪談設計的依據（陳向明，2002：237）。由於本研究之受訪對象為中國梅州女性與印尼客屬女性，兩者之間在歷史社會文化有所差別，故研究者視研究對象的國籍在訪談提綱中亦做了些許調整。

在進行訪談過程時，研究者使用錄音機作為研究工具之一，在正式訪談之前，依據研究倫理向受訪者告知錄音之必要性與取得同意；由於在「外籍配偶生活適應班」密集的交涉互動下，研究者與新移民女性建立起某種程度的信任關係，因此在錄音的情況下，訪談能夠順利展開。

再者，本研究亦採取參與觀察法來進行資料之收集。參與觀察的特徵是研究者同時扮演觀察者和參與者的雙重角色。在此情形下，觀察者不被視為局外人，因此得以維持觀察情境的自然，可減低觀察者在情境中的干擾，以獲得比較真實的資料。在環境的允許之下，以自覺且有系統地來分享生活點滴，且有時是以團體中成員的利益與效益為出發點考量（潘明宏、陳志瑋譯，2003）。研究者必須利用文字、語言與觀察才能深入去了解問題，參與新移民女性的充權課程，從其學習動機與表現以獲得相關資料的來源。

#### 四、文本的整理與書寫

語言資料是質性研究重要的訊息捕捉來源，對話的結果組織成質性研究的素材，將研究對象的心路歷程訴諸文字，以「故事」作為分析單位（蕭瑞麟，2007：57~58）。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設定為客籍新移民女性，在訪談時研究者與受訪者自然地使用客家語作為溝通語言，一方面母語天性使然，另一方面在使用母語的情境下，更決定了受訪者情感表達的寬度與深度。

本研究將受訪者訪談記錄呈現兩種方式，一是在受訪者對於主題有深刻的想法時，侃侃而談之下，研究者將談話內容通篇擷取下來；其二，

當需要引導受訪者延伸表達時，或是非語言的部份（如表情變化、欲言又止、思考停頓），研究者認為需要將之呈現出來，以貼切反映此時此刻的訪談情境脈絡時，就會將以一問一答的訪談原型鋪陳。

周雅蓉（1996）提出語言是社會距離的呈現說法，社會距離表達的是互動的兩造對彼此背景、生活習慣、社會經驗等覺得相似程度，以及願意開放共同分享彼此的想法及感受的程度。換句話說，語言表達的深淺就是社會距離的反映。陳向明（2002：235）對於語言的使用做了很深刻的描述，認為一個人的母語往往離自己內心的情感最近，最容易表達自己層次的思想和感受。研究者在訪談情境下大量使用母語，可凝聚受訪者在思考「客家」議題上的文化意識，並因語言的熟悉度感受彼此的親切感，可收關係建立之效。

為使訪談內容忠實地訴諸文字，由研究者進行錄音轉譯工作，不假手他人；除字字句句反映受訪者的陳述外，非語言部份更是謹慎處理，唯恐當時情境下受訪者的一絲嘆息或一抹笑容被忽略，而影響文字表述的翔實性。特別提醒的是，由於大部分受訪者的操用語言為客家語，因此研究者將之訪談錄音內容轉譯成文字時，部分內容產生了使用客家詞彙與習慣說法的情形，在客家語辭轉譯部分，研究者均參考自行政院客委會公佈的客語字典檢索而來。

## 五、信度檢驗

在質性研究方法上的思考，從事質性研究者常在所難免被質疑信效度的問題以及樣本的代表性，然而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之研究典範（paradigm）立基不同，其「遊戲規則」亦大相逕庭。控制質化研究的信度與效度上，提出下列方法（胡幼慧、姚美華，1996：141~147）：

1. 確實性：即內在效度，指質性研究資料真實的程度，及研究者真正觀察到所希望觀察的
2. 可轉換性：即外在效度，指經由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經驗，能有效作資料性的描述與轉換成文字陳述，增加資料轉換性的技巧

為深厚描述。受訪者在原始資料所陳述的情感與經驗，研究者能謹慎地將資料的脈絡、意圖、意義、行為轉換成文字資料。換言之，就是指資料的可比較性與詮釋性。

3. 可靠性：指內在效度，乃指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因此，如何取得可靠性的資料，乃研究過程中運用資料收集策略的重點，研究者必須將整個研究過程與決策加以說明，以供判斷資料的可靠性。

## 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對象

內埔為六堆地區中的「後堆」，境內族群多元，其中以客家群族佔總人口的六成之多。屏東科技大學為後堆聚落之最高學府，鍾鳳嬌教授戮力於多元文化的研究，擬以屏東科技大學為社區資源中心，提供成長課程於新移民女性，作為女性賦權的途徑之一。研究者因參與協助計畫執行過程，故此，以本課程學員作為研究對象。

社會參與賦予新移民女性及其家庭權利與必要支持，使她們能參與或做出影響自己、家庭與社區的決策，也能積極參與社區生活。研究者曾參與鍾鳳嬌教授所執行的「建構溫馨社區家園：以內埔外籍配偶家庭為例」計畫，在執行過程中對新移民女性的學習與成長感到無限的策勵，走出家庭、融入社區，追求自己的成長。

成長課程規劃為「電腦」與「烹飪」兩大課程，電腦著重在認識電腦基本配備、文書運用與資訊查詢，為使學員能具備電腦使用的基本能力。電腦課程執行期間為96年6月11日至9月5日，為配合新移民女性閒暇時間，課程安排在每週一與每週三，時間為晚間七點至九點。再者，烹飪課程安排於8月26日~9月30日間，每周日八小時（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的密集訓練。烹飪課程以多元文化的料理作為內涵，台灣小吃、西洋料理或甜品，透過豐富多元的飲食技藝學習，也接觸不同的文化學習，讓學員具備更精進的料理技巧，期待可以成為她們未來創業

的基礎之一。

表 3-2-1 訪談對象資料簡介

基本資料	國籍/ 居住地	學歷	來台 年數	公婆 同住	配偶 族群	子女 數	工作 現狀	識字 班	訪談 地點
原鄉客家女性	C1	中國/梅縣	高中	12	公公	客	2	◎	家中
	C2	中國/梅縣	國中	5	無	閩	2	◎	家中
	C3	中國/梅縣	高中	12	無	客	2	◎	家中
	C4	中國/五華	高中	12	無	客	2	◎	家中
印尼客家女性	I1	印尼/坤甸	國小	14	無	閩	1	◎	家中
	I2	印尼/坤甸	高中	14	無	閩	3	◎	家中
	I3	印尼/泗水	高中	14	無	客	2	◎	家中
	I4	印尼/坤甸	國中	8	婆婆	客	2	◎	◎

而招生對象為內埔地區之新移民女性，課程報名者之國籍多為越南、印尼與大陸，透過立意取樣，從回收之報名表中取出符合本研究所需之對象，即為本身隸屬客籍或其配偶為客籍者。因抽樣母體中，屬於客家身分的以中國與印尼兩者為多，故研究者以這兩地之新移民女性作為研究主體。

進行的研究對象共有八位（如表 3-2-1），四位新移民女性來自中國梅州（轄區範疇為梅江區、興寧市、梅縣、平遠縣、蕉嶺縣、大埔縣、豐順縣與五華縣），四位新移民女性為印尼華裔。每名研究對象均採訪談二次以上，以一對一深度訪談的方式，訪談時間自 2008 年 1 月~4 月之間。其在台灣生活的時間平均有 10 年左右，並且其第二代年齡平均為小學中年級以上，無論在個人生活適應或對客家文化的傳承已可見出某種程度的脈絡，因此可清楚捕捉負載客家文化的實作現況。在此，對於下表特別說明的是：第一，在「工作現況」欄中，C2 原本在家中從事按摩理容，目前為妊娠期間，故暫停工作；I1 與 I2 為家庭主婦，偶以家庭代工為業；I3 因車禍腳部須復健，因而無法繼續先前的工作，現在無業中。第二，

在「識字班參與」欄中，未有符號註記者，如 C1、C3 與 C4 等，來台沒有參與識字班的課程；而 C2 目前是內埔國中一年級；I1、I2 為識字班國小畢業，I3 已完成國中一年級學業，目前未繼續升學；I4 目前繼續就讀識字班，為國中二年級。

原鄉客家與印尼客屬的新移民在廣漠的客家領域上，同屬一個文化圈，在訪談客家文化部分，本訪談大綱有四個構面，主要探索新移民女性對於自己客家身分的了解；第二為原鄉客家與台灣客家的比較；再者為客家心白<sup>31</sup>/外籍配偶的身分意識；最後即為客家文化傳承之態度。可以顯見中國梅州與印尼客家其在族群與國際的衝蕩下而有所不同的客家經驗。

在賦權歷程上，提綱規劃首先瞭解受訪者成長改變的動機；接著在資源服務介入下，其獲得的成就與期待。從這二個角度詮釋新移民女性的賦權歷程。

本研究經立意取樣選取的研究對象共有八位，研究者在訪談歷程中與受訪者取得聯繫後，登門造訪進行資料的搜集。中國籍新移民者，皆來自中國梅州，無庸置疑的原鄉客家人；來自印尼客屬女性移民者，至今仍可以沿用客家語與研究者進行對話。因此，語言的共通性使雙方在互動過程中更增添研究的流暢性與資料的深度。

---

<sup>31</sup> 客語「媳婦」。

###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範圍

本研究是以屏東科技大學為社區資源中心，以提供職能課程作為資  
作介入的賦權方案，因地利之便，僅以內埔區域的新移民女性為主要對  
象，研究成果尚無法推論至全國新移民女性對自我客籍身分的認同與文  
化傳承看法，以及在資源介入服務下所呈現的賦權表現。同時研究者以  
南部六堆客家風俗觀點與海外客家風俗相對應，因此部分結果產生會與  
北部客家風俗稍有出入。

## 第四章 文化解釋：記憶 HAKKA 與實作

本章開始進行質的研究的資料分析，在訪談之前，筆者先對研究對象做一基本資料與概念性問題，以下作為整理敘述。本章將以客家文化圈的基礎之下，展演客籍新移民女性的文化實踐與承載。

因此，對於客籍新移民女性在客家文化的實作與傳承情形，作為本章關注的焦點。

### 第一節 客家意識

客人尚自重、喜自尊，無論走到哪裡，都不肯捨棄固有的語言和習慣...，往往足跡所至，即有其特別村舍，一切習俗，不肯與外人同化。昔時甚至不肯與外族或外系通婚，不肯學外族外系的語言，這確是一種特殊現象。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

#### 一、語言使用

語言是維繫族群最重要工具和族群文化的載體，也是族群文化的內容本身（廖開順，2007：201）。語言作為族群記憶的重要指標，是客家的文化命脈。當筆者首先瞭解其對語言的使用程度時，梅州新移民女性無庸置疑「客家話」是她們的語言，是生活之一，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我們從小到大就講客家話，現在一打電話很自然的就講客家話啦，跟我爸媽就絕對不會講國語啦。就像我跟我這個孩子，很自然地就講客家話啦，你就不會跟他講國語啊（C2）。

語言與族群緊密相聯，是家庭重要的紐帶，是各方面傳遞的主要機制，亦是族群認同的基礎（周大鳴，2002）。印尼籍新移民女性仍維繫客

家話的使用，並沒有受到他族群的抑制。個案 11 對於華人與「番人」的族群界線分明，這個族群想像來自於語言的表徵，此一訊息作為族群的認同依據。I1 表示：

一樣啊，看到客家人就講客家話。大哥那時係讀中國書，冇讀到印尼書。到我、第四同最細个阿哥三個人就有哩，就不能讀中國書哩，噃，就我們三各有讀到，讀那個假黎書（笑）。同番人不好，毋愛搭佢哩<sup>32</sup>。我回去印尼都講客家話啊。

我小的時候會跟印尼人吵架，他說你們中國人喔，就回去中國。坤甸就華人比較多，客家人啊、潮州人。雅加達就很複雜了，雅加達就很多「番啦」了，走過去看「番啦」的眼睛好像要搶我們一樣。但是「番啦」你對他好，他也會保護你喔，但是要給他一點好處（筆劃著數鈔手勢）

張維耿（2002）提到不少老一輩的客屬華人，離鄉背井數十年，說起母語依然鄉音未改，能說一口道地的客家話。如同個案 I1 的所言，她大哥仍是客語說得流利，相較於較年輕的一輩（包括自己）卻已融合其他語音了：

大哥同我差 20 歲喔，像爸爸一樣，我大哥最偉大，全部歸尊重佢。我講个客話冇標準哩，我大哥講過標準、很好啊。因為我都參到了，（客家話）不會很真了。因為我常在外面啊，跑雅加達、馬來西亞啊，聽到一堆話。我雅加達住很久嘛，我大哥是都在坤甸。

I3 的奶奶經驗也是說明在印尼的華僑，堅持著語言的正統性以及屬於中國文化的傳統。

---

<sup>32</sup> 華語「不要理他」之意。

我阿嬤煮得中國菜，真正中國那邊的菜，不吃印尼菜喔。自從我阿嬤過世喔，我們下一代就盡採<sup>33</sup>吃。

阿嬤在家都講河洛話，他跟我們說河洛話，我們都聽很少說啦，都用印尼話回他啦。就像我婆婆用客家話跟我兒子說話，他用國語回她啦。

家庭內成員溝通語言也是母語，但受到印尼政府的政策使然，在求學歷程必須得用印尼語，如同個案 I2 的回憶，「我同屋家個人講客話，讀書講印尼話啦。」；個案 I4 也是相同狀況：「我跟我弟弟妹妹都還說客家話啊。我讀書的時候（班上）華人跟原住民一半一半，碰到原住民<sup>34</sup>同學就講他們的話，碰到客家人就說客家話」。

因印尼社會排華運動激烈，「那邊个番人（印尼當地人）該排斥我們講客話」（個案 I1）。「那時代印尼很亂喔，他們對我們華僑人，他最討厭。好像他們本土人喔，對我們好像敵人的樣子、仇人樣，他看到我們華僑人講自己的語言喔，他就不高興、不爽，就欺負你這樣」。個案 I3 如是說。從個案 I1 和 I3 對印尼人使用的措辭來看，華人與印尼人所造成的歷史鴻溝仍是心悸猶存。在印尼的公共領域，客家語言無法公開彰顯，客語成為一種家庭語言。因此，華人的往來對象還是華人，在這裡沒有閩粵、強調客家意識的概念。謝淑玲（2005）的研究結果也印證了印尼排華政策及社會內部結構，造成沒有所謂客家認同意識，只有華人認同的群族認同現象。個案 I1 在求學歷程較友好的學伴就是潮州人，問及彼此溝通所使用的語言，「潮州話啊」。然而個案 I2 雖同伴都是華人，但其都以印尼話為主，只有在家是使用客家語的。

從上述來看，即使跨國界的印尼籍研究對象，家庭對她們客家母語的教育概念仍是深根柢固，與家人交談仍以客家話為主。客家人的身分使他們不忘祖宗言。

---

<sup>33</sup> 華語「隨便」之意。

<sup>34</sup> 意指印尼當地人。

## 二、尋蹤溯源

「群族」是一種集體記憶，社會學家 Maurice Halbwachs 認為社會記憶或集體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引自王明珂，1997：46）。王昌甫（2003：10）認為群族是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當人們以「族群」的概念進行人群分類時，強調的是：跟我有共同來源（文化、祖先）的人同屬一個族群。這是一種相對性的認同（王昌甫：2003）。

這部份適用於印尼籍新移民女性，本研究欲初步瞭解印尼客家女性對於族群身分的認知與意識。族群與歷史記憶憑藉的是「共同的起源」（王明珂，1997），當年懷著開礦致富希望的客家人，漂洋過海來到西婆羅洲，也就是今日的坤甸，他們的落腳定居成為往後的枝繁葉茂。雖然操著祖宗言，祖先從何處移民至此、為何移民，訪談個案早對這段歷史成為「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枉然」的註腳。

我小小（的時候）就有阿爸哩。（有聽媽媽講過冇？）有啊，毋記得哩（笑）。（I1）

順帶一提的是，訪談過程中，I1 與筆者分享印尼老家的照片時，其中有幾張是在坤甸掃墓時的留影。照片上正正統統客家人的祖先牌位格式，然上面是寫「十九世顯祖考妣……」，筆者好奇詢問為何與父親不同姓氏時，I1 做了以下說明：

問：你媽媽姓什麼？

答：曾。

問：你為什麼跟媽媽姓？

答：以前哪，沒有結婚證書就跟媽媽姓，有結婚證書就跟爸爸的姓。問：那你哥哥也姓曾喔

答：沒有，我很奇怪哩，為什麼我大哥他們姓劉。（結婚證書？應該是去

戶政登記結婚，為什麼沒有登記？）我也不知道，可能以前的人比較隨便吧，這樣請客結婚就算結婚。

問：相片中你阿姆係姓「曾」，唔過你姓鄭？

答：係啊，就寫錯了，我毋知啊，我不識中國字啊，我按久<sup>35</sup>正知喔。有辦法改冇，有辦法改我愛改過來喔。

I1 很自豪的指著父母親的「風水」說，你看這棵樹長那麼大，是它自己長的，別人的都沒有，你看我媽媽他們很有福氣。這邊的土地都是我們買的，我們姓劉的有公會，一起買的。這裡放的都是姓劉的人。

有，從大陸。我爸爸的爸爸喔，我阿公係從大陸來个（笑）。嘿呀，冇聽講，不知麼个地方又毋知。（I2）

聽阿嬤說的，阿嬤從大陸來喔。我們都知道。... 印尼人跟印尼華僑意思不一樣喔，印尼人是他們當地的，我們是中國人，移民過去的。（I3）

好像是梅縣，我也不太清楚，第幾代了我也不清楚。他們有講過，我忘記了哩，以前好像打仗，他們就坐船過去（印尼），忘記了（笑）。你們也是吧，就是一起的啊，有的跑去東南亞，有的跑去台灣，跟你們一樣。（I4）

生活在印尼只求安定，印尼經濟生活的貧窘，致使她們只求當下的生活，祖先從哪裡來似乎不是那麼地迫切知道，但他們還是記得自己說的是客家話，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如同周大鳴（2002）對族群認同的研究，海外的客家人以中國人自居，他們的後代許多儘管並不會熟悉漢語/客家話，但他們的心理依然認同中國人。族群認同不僅是族群成員對族

---

<sup>35</sup> 華語「近來」之意。

群文化的接納，而且還是他們主觀的心理歸屬的反映。

### 三、客家婦女的特性

婦女們肩上長期肩負著一整個家庭，客家家庭中種種特殊的現象與環境，讓客家媳婦向來都得重視「四頭四尾」的婦女工作守則。這些婦女特有的「美德」（其實完全是環境壓力下的產物），一方面表現出了客家人的勤勞特質，二則表現出客家人節約的特色，第三方面則說客家人重視文教的家風（劉還月，2001）。邱春美（2007）編著的〈客家文學導論〉，收錄客家諺語〈一年使用雜字〉<sup>36</sup>一文，文中有多處對客家婦女的婦德描寫：「粗工用力在廚房，氣性溫柔莫獨孤。細言細語孝公姑，男女背攜隨便好。竭力堅心順丈夫。人家婦女有賢醜，其中總是由家教」等文句，就可發現日常生活中客家婦女圍繞在「四頭四尾」的背影。

#### （一）、勞動形象

《嘉應州志》中描述：「村莊男子多逸，婦女則井臼、耕織、樵採、畜牧、灌種、紉縫、炊爨、無所不為。天下婦女之勤者，莫此若也。」在文獻探討中以對客家女性研究做了論述，外界對於客家婦女德行與圖像的評價始終不孤單，尤其是在勞動力這件事情上。

個案 C2 自幼就聽女性長輩唸著「四頭四尾」這四項婦工，她這麼說：

我跟你講客家人就歸勤勞，蓋慶，蓋勤儉，吃苦耐勞，這就客家个精神。事頭事尾！手頭手尾、家頭教尾、田頭地尾、鍋頭鍋尾，麼个攏愛做，客家婦女就這樣。老人家嘴項念著：「哎呀，我們婦人家啊，作个無名事！家頭教尾，田頭地尾，麼个就愛作。你們男人出去，作了二分錢拿轉來就大小聲，我們作个就無名事！」以前聽我媽、該兜婦人家在講（笑）。沒有名目的，瑣瑣碎碎，家裡做沒錢的。做女性很偉大，是不是，你去想一想。

<sup>36</sup> 此雜字謠始描寫大陸閩西客家一年十二月中的生活情形，是農村識字讀本。它是學習與研究客家方言、客家風土人情、道德、文化、教育、科技等的珍貴資料、堪稱為「古代客家民間小百科全書」。

勞動就是女性的本分，感覺天生自然，在筆者問及客家婦女美德時，C1 反而感到莫名，在梅州，放眼過去的客家女性莫不如此：

我較冇聽過哩，來哩這仔冇聽到，嘍，客家人、客家妹仔教煞猛、較勤儉的那種，我們那哩較少聽到樣仔，噃，客家人硬頸啊，怎樣怎樣，我真是冇聽過哩。我們（笑）普通吧，就是應該這樣子做的吧。沒有吧，我就想做好自己分內的事就好了，沒有想過。

個案 C2 對於客家婦女的「勞動遭遇」耳濡目染，在農村成長，女性的勞動參與更甚於男性。個案自小筆者觀察案主具備客家婦女的勞動特質，對於金錢管理也是小心謹慎使用，極為儉約。C2 回憶時不經意流露出嘖歎，勞動經驗佔去他的童年記憶，家庭成員總是忙碌後山的果園，娛樂時間是不存在的。

我跟你說只要上了 199、299 的衣服，我絕對買不下手。因為我覺得我從小苦過來。我十歲就會種菜這些了，我十二歲就開始會賣菜，牽秤仔啊，一斤多少錢這樣。我自己種菜上街自己去賣，所以我以前讀書啊就夠我讀書開學的錢。我哥做事就是比較孩子氣，比較愛玩，所以我以前在農村裡面，稻子要除蟲啊、柚子樹、橘子樹要除蟲，都是我去。我到十七八歲出門工作個時節，正冇賣菜。我賣的錢不敢去買來食，捨不得買麵包食。賣到幾多錢，全部教分<sup>37</sup>我阿爸。阿爸會罵我...意思係罵我愛買來食！即使毋且賣到有錢，也愛買來食。惜我啦。我從細家肚仔較窮苦啊，屋家分人較看毋起，我阿爸阿姆就較勤儉個人。

個案 I4 在原生家庭、母親的身上回憶不起所謂客家婦女的特質；然而在夫家裡，在婆婆身上釐出了「勤勞」的蹤跡。她雖不認為自己具有

---

<sup>37</sup> 華語「讓、給」的意思。

客家傳統美德，但她的談話也已隱約透露出客家女性「四頭四尾」，裡外兼具的勞動特質：

有，譬如說他們很勤勞。像我婆婆這樣還去田裡作，印尼都沒有。印尼那邊女人在家帶小孩，像我媽在家開雜貨店帶我們，爸爸出去工作。我現在上班，回來還要帶小孩覺得很忙。現在才知道我們的父母多辛苦帶我們，以前我們還不知道啊，當媽媽了才知道。

## (二)、教育理念

「一等人忠臣孝子，二件事讀書耕田」是客家人教育子孫的經典名句，對客家人而言，精神的糧食以及務實的勞動是生活實踐的兩大指標，個案 C2 期許自己的長子承襲這股耕讀傳家的客家精神，也在孕育次子時，寄望胎教賦予讀書的風氣，落實她所認為客家人重視教育的理念：

客家人就比較重視教育。……你看我个手做啊怎樣，我細細就開始做啊，從八歲開始做啊（語氣加強）！故所我跟佢（指著受訪者兒子）講：「你讀書讀識、讀毋識冇相關，你啊愛同我吃苦耐勞个精神。連吃苦个精神就有，以後出社會…，我像你這樣就開始吃苦哩。」因為我們以前客家是比較窮苦，就是長輩想說要認真才會出頭。我給他背大學、中庸已經背完了；易經也背得差不多了。論語、老子也背完了。……因為我只希望他（意指次子）用功讀書，我的胎教就是讀經，我懷孕他的時候，我一讀他在在肚子一直踢，我在生的那一個月開始讀。人家胎教就是差不多要生的那一個月最好。真的有讀有差，很好帶。

個案 C3 對於家人給予繼續就學的機會與期待銘感在心，兄長姐姐願意操持勞務，只為成就客家人「此是讀書是第一，猶如平步上天堂」<sup>38</sup>所

---

<sup>38</sup> <一年使用雜字>文句。

追求的讀書功名，她表示：

嗯....以前我讀到高中算毋會差哩，高中畢業以後冇考到大學，因為經濟問題所以就有讀，冇就可以重讀再去考。屋家人講我最細，讀書歸差不多啦，啊就分我讀，佢等就甘願做事，做到有錢分我讀書。我阿哥阿姐佢等有講這樣。以前個人蓋辛苦，媽媽帶六個細人仔帶大來，阿姐他們跟著做事。

如今她也「作人哀」，在教育方面，對於自己的孩子期望與當初她的家人心態如同出一轍：

會喔，愛讀書正會出頭天，以前大人儕講種田種毋到食，真是係哩，又苦！種田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筆者引導 C4 繼續探討自己的客家特質時，她以自己的婚姻為例，談話中，屢屢透露出婚姻關係的緊張，個案先生對家庭的疏離，她只能依靠自己、寄望子女。客家俗諺：「油桐葉落心毋死，留取枝梢再等春」。婚姻的宿命論，為了小孩，即使婚姻不幸福也要繼續保存，因為小孩會長大，容忍程度拉寬到兒女成人，希望就在第二代的身上：

我感到我有，就係過煞猛做事，歸認命....。像打個比方，像先生好像....對家庭過毋負責任心，有些人會想我離婚算了，我可以找更好的，可是我就感到細人仔一年一年會大，細人仔會帶大，不看先生愛看細人仔，所以我感到自家會歸認命這係這樣....。(C4)

個案 I1 的阿爸阿姆，對其子女的教育方式就是「從商」，不論男女都鼓勵必須自行創業，不能成為「僱傭」。因此個案的兄弟目前在雅加達或坤甸都是自營業。這是在訪談中發現較特別的教育方式。

我阿姆攏鼓勵我們做生理<sup>39</sup>，我阿爸還細又交代我阿哥這些不准去作工，愛去作生理，愛自家開店啊。我阿哥這下全部都作生理，我九姊妹啊，五儕阿哥，全部都作生理啊。(I1)。

### 三、勤儉持家

客家婦女的美德是什麼，「勤儉持家，任勞任怨去做啊」(C3)。

大部分受訪者對自我族群的意象是「節儉」，也帶有些許的哀愁感，這份哀愁起於勞動也緣於生活環境。個案 C4 提到客家婦女就是刻苦耐勞，她說：「客家人...我就感到過勤儉、節約。客家婦女呢歸顧家！」個案 C3 也說：「勤儉節約」。

兩人因工作性質之務，接觸的人群更多元與頻繁，在買賣消費行為的角度，比較了客家人與閩南人的性格差異：

我覺得係客人的話，佢身上較勤儉，毋會亂用錢；福佬人較大方。(C3)

福佬人仔，我感到過大方，出手這些；客人就過節約、過儉。從這觀念有看出一息...客人有都時候就過小器。(C4)

個案 I2 無法想像自己客家女性身分的特質，筆者在訪談時引導其對客家婦女美特質的記憶。

問：你看你媽媽，有感到係怎樣的特質有？

答：沒有啊（笑）。

問：沒有特質？，譬如說很節省啊，或者是.....，從你媽媽的身上

答：喔，我媽媽的人就是很節儉。還有....（個案呈現思考狀）。

個案 I4 則不認為客家特質「勤儉」是與生俱來，而是歸因環境使然，

---

<sup>39</sup> 華語「生意」的意思。

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之下，要生活必須努力。在勞動事件上「勤勞刻苦」的特質，從上一輩的身上看到答案：

（勤儉）有啦，有聽人家講。可是印尼那邊你賺錢賺得很少，變成我們要用的時候也是看我們這個月領多少，不能用光光，因為印尼的生活不太好，所以為什麼很多外勞來這裡上班，因為這裡錢比較多啊。

上述筆者提到在與個案 I1 訪談時，她分享親友在印尼的照片，其中有父母的「風水」，筆者發現 I1 的母親諡法為「勤穆」，客家人依據個人生前的生平事蹟，擇以二字作為總結該人一生的論定。因此從此例來看，就可略知其阿姆的生前品行一二。I1 因不諳中文，筆者向之解釋意義來由，她頻頻點頭表示母親的偉大。

客家原鄉與印尼客家女性，在自身經驗中與人格特質上表現出的「客家女性」特質有所差異。印尼客籍女性對客家婦女傳統美德與特質的感受，相較之下則沒有那麼凸顯。或因是國家社會環境的氛圍，華人成為一個體系，抑或現實的生存問題，大家都是奮力生活，以致於文獻上記載的傳統客家婦女特性，在印尼客屬女性身上音稀信杳。

## 第二節 婚姻期待

韓嘉玲在〈全球化下的亞洲婦女遷移〉一文中提出，跨國婚姻的移民潮將成為全球女性移民方式的主流；而台灣的大陸配偶和外籍配偶漸增，投入家務勞動與低薪資勞動，正說明了台灣婚姻市場與勞動市場的相互重疊現象。兩岸婚姻更有其獨特的政經背景。公元 1980 年代起，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初次見識到資本主義的富裕，遂興起一股洶湧的「出國潮」，而「涉外婚姻」是最直接快速的方式之一（引述經典雜誌，2004）。

跨國婚姻是一場綺麗的冒險，也可以說是一個偽裝的化裝舞會，在新移民女性身上最能看出差異的所在就是對婚姻的期待，這一段跨國聯姻充滿未知的命運，台灣這塊叢爾小島承載多少移民者的盼望。

### 一、走在紅毯的那一端：來台的途徑與動機

根據國內相關文獻資料顯示，與台灣男性通婚的新移民女性，通常被認為她們未受過高等教育，以及來自貧窮的家庭，結婚的動機大多抱持著對台灣生活的想像與憧憬，以及為了改善娘家生活而選擇台灣作為移民接待國。換句話說，新移民女性多半抱持著一種尋求新生活的可能性，或在一種改善原生家庭經濟生活基礎下的背負，勇敢地跨入陌生的國界與未知的家庭（呂美紅，2001；鄭雅雯，2000；葉肅科，2006）。

#### （一）好奇來台

張翰璧（2007：22）指出，經濟因素、家庭義務與責任與文化想像等跨國婚姻中，來台女性的個人動機是有著更大的社會結構交織而成，而非單純是婚姻關係而已。婚姻移民有很多不同的動機，不僅僅是為了錢。

個案 I1 對嫁來台灣似乎沒有過多的期待，他在印尼娘家的生活富裕，「我阿姆有錢人。喔，好有錢喔。我外公外婆家真的很有錢。」來到台灣只是為了「好奇」，體驗不同國度的生活，對自己的生活命運也持高度的自主，然而在她的回應中也感受她身為外籍人士在台灣社會處境的落差。

好奇啊，看人家嫁過來我就想愛去台灣（笑），看到不錯嘛、滿意，我老公就係在雅加達作介紹人个，我同佢在雅加達認識个。（有麼个期待？）冇哩，我怎樣都好啦，較隨和啊，（沒想過嫁那麼遠，如果嫁不好要如何？）冇哩，恩，愛看我个命啊，外籍人愛靠自家个命。愛認命，自家个命好，嫁到哪位攞好；毋好喔，相同。

我跟人家不一樣。她們有的為了錢嫁過來，有時候因為要寄錢回去吵吵鬧鬧，我都從來沒有寄過錢，所以我沒有這個問題，人家也不會看不起我們。有，很多是為了錢，我知道。那是這裡太窮適應不來，或者那個年紀比較小，他不是很專心的嫁過來，所以會跑掉。我看過太多為了錢，吵吵鬧鬧，喔！不好。

## （二）婚姻仲介

有期待也有躊躇，「嘿呀，按遠。」I2 自己也深深考量過，同時同鄉友人的婚姻生活良窳有著驅策的作用，「嗯，嘿呀。就按多人有嫁來，要看自己同學啊，要看一下，毋莫亂來」I2 笑著說。夏曉鵬（2004：112）指出她所認識的所有「外籍新娘」，將她們的跨國婚姻歸咎於母國的貧窮與政局的不穩定。然而在印尼籍新移民女性，更將遠嫁他國描繪為母國男性缺乏家庭責任感的結果。如個案 I2 所言，「那邊（印尼）的後生仔會交按多儕」，因此，親友極力勸說她答應這段跨國姻緣，除了提升經濟生活的考量外，更重要的是台灣是「和自己一樣的人種」。

答：人家介紹我來

問：麼人？

答：呵，嘿呀，佢老公啊。對啊，帶這位<sup>40</sup>个人過去看。我阿姨佢講：「好啦，嫁來這位好啦，講嫁來台灣較好啦」。

問：那時家裡好過冇？經濟狀況...

---

<sup>40</sup> 華語「這邊」之意。

答：家裡，還好啦，我會裁衣服啊。

問：阿姨就係鼓勵你嫁來

答：嘿呀，他就有看到佢（受訪者之先生）啊，不然也係驚，驚我嫁著毋好。

問：所以就係希望嫁來台灣較好啊仔

答：嗯（笑），那邊（印尼）的後生仔會交按多儕，講台灣較毋會啊，我聽較毋啊，我也不知，我有來過啊（笑）。

問：大人儕會分你建議冇？

答：會啊，毋莫嫁分番人，嫁像自家个人。

有別於其他國家非華裔的新移民女性，印尼籍新移民女性基於同文同種的「中國人」概念遠嫁台灣，這樣的意識建構是來自於種族/文化民族主義的預設（林開忠、王宏仁，2006）。

王昌甫（2003：10）所言：族群相對於其他團體的認同，最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以強調成員之間的「共同來源」或「共同祖先」（common descent），作為區分「我群」與「他族」的解釋。從個案 I2 長輩對其婚配對象的叮嚀，可以知道在印尼客家人的社會網絡以華人圈為首要，「毋莫嫁分番人，嫁像自家个人」清楚地與羅香林先生對客家人不願與外族通婚的固執性格相呼應，要嫁就得嫁給同樣是華人，即使遠在台灣。

80 年代末期兩岸剛開放，台灣經濟崛起令大陸刮目相看，加上台灣人回大陸探親的時候總是出手闊綽，即便是清貧一生的老榮民也會拿出積蓄風光返鄉。文化和地緣的相近，使得富庶的台灣成為大陸婦女「外嫁」首選（引述自經典雜誌，2004）。個案 C2 即表示：

我跟我朋友說找越老的越好，開玩笑。嗯。那時候是好奇。那時候為什麼想要嫁過來呢，就是很好奇說台灣多好多好。

### (三) 無心插柳

個案 I4 來台最初形式是移工，以來台工作為重心，由於社會網絡的交織之下，無心插柳編織出自己的婚姻藍圖。因為在印尼時就已聽說太多不幸福的案例，因此她對跨國婚姻的態度謹慎處之。對婚姻本身存在的距離、會不會遇人不淑等問題，I4 有持有許多疑慮，在緣分的牽引下，她慶幸自己遇上到年齡相當、工作正當的對象：

像我來台灣，在新莊（電子工業區）上班，因為我表姊嫁過來，我住在表姊那邊，大概住了幾個月認識我先生，我才會嫁給他啦，不然我不會...。我來這邊上班才認識我先生，這樣才嫁過來。以前我在印尼的時候，有時候聽他們講嫁來台灣，我就感覺很害怕。因為離父母親很遠，啊不知道嫁得好不好，有的就嫁過去，不知道中間怎麼樣，會不會騙你們，跟你說這個男生怎樣，啊誰知道嫁過來會怎樣，給人家賣掉也不知道。那是我在印尼我聽看到很多，像我朋友也是嫁過來台灣，我就跟他說不要嫁過來很害怕，因為他找到的對象很老，可以當我們的爸爸了。因為我覺得那麼遠我沒有看過，你不知道（對方如何），如果真的是流氓，我嫁給他就完蛋了（語氣強烈）。我會嫁來這邊，剛好我朋友結婚，他老公是我老公的同事，就認識。

對新移民女性而言，與先進國家男性結婚可說是向上流動的主要出路（邱琬雯，2003）。「以前喔有這樣的想法，想擺脫貧困啊」，個案 C3 與先生年齡相距 13 歲，貧窮的原鄉生活，使他接受了這段跨國婚姻，讓自己生活獲得滿足也改善了原鄉的家：

我 27 歲，佢 40 零歲。...因為該片歸苦，麼个都愛做，做啊無麼个錢哪，聽人講啊台灣歸好做食，所以講可以來這片，正毋會按苦。（笑）當時个情形.....，我也毋知麼个情形，大家人講愛嫁來台灣就

嫁來台灣。我老公佢媽媽細那片<sup>41</sup>個人，廣州人，佢上班有放假就常過去該片嫖<sup>42</sup>，就怎樣認識。我畢業去門市賣雜貨，糖、菸、酒，認識個朋友講起就....。因為該片蓋苦，麼个都愛做，做啊無麼个錢哪，聽人講啊台灣歸好做食，所以講可以來這片，正毋會按苦。有兜嫁來歸好，有兜嫁來毋好。....愛看人啊，我看我老公歸老實，有固定上班，看去毋會怎樣。我住....算城裡面，都市裡面。以前係住鄉下，以後嫁過來後有經濟，較有（錢）耶，在該買房。

#### （四）媒妁婚姻

楊聰榮（2006）指出，在 1970 年代左右，透過人際關係來台旅遊、打工、探親的客家女子，因在台期間接受親友的介紹，進而與台灣男性結縭。

個案 C1 因朋友先嫁到台灣，接著介紹夫家的鄰居到梅州娶親，也就是 C1 來台的背景，「我是屬於朋友介紹的」。她表示：

聽人家講，嘍，台灣盡有錢，隨便腳蹴到哪就有錢（笑），嘍，冇看過（台灣），也好啊，去看哪。好過就好了，反正意思講生活好過，我們是看很多也不係說盡有錢個人，有兜歸窮啊，看起來盡辛苦。唉哉，過去那邊到處有錢就很好過了啊，來去享福，以後的日子就是享福了啊，不知道啊，就係講沒有看過不知道啦，聽人家這樣子講。我結婚的時候二十七，在我們那邊算，算是很大了。就是說男朋友很多，可以選擇也是蠻不錯的，為什麼沒有嫁就嫁來這邊，就是,,,,我也講毋清楚，也毋知麼个原因。應該就係講，嘍，台灣應該蠻有錢喔，來這邊就是很享受很好過日子就好了啊。這是這樣子想。.....

---

<sup>41</sup> 華語「那邊」之意。

<sup>42</sup> 華語「遊玩」之意。

個案 I3 也有類似的情形：

我是一年的時間有休假二個禮拜嘛，二個禮拜的機會我拿去旅行啊，我朋友說出國看看哪，喔！按多錢喔，我要存錢耶。朋友說：「唉，一次一次，好啦」，我就拿錢跟他們辦護照，有的沒的。辦好了就去啊，我要去香港啊，不要去台灣啊，台灣我沒有親戚、沒有誰啊，香港有親戚有姐姐啊，移民在大陸，後來我表姊在大陸嫁出去嘛，他老公帶他移民在香港。後來哩，我不要啦，我要去我姐那邊啦，朋友說沒關係啦，我很多朋友那邊啦，去那邊玩啦，玩完再跑去香港啊，被他騙了。原來一個禮拜我跟他去台灣，他很多朋友啊，就認識認識，遇到那個媒人啊。

我爸爸媽媽沒有了哩，我自己作主就好了，我看好就好了。我哥哥說：「你作主就可以了啦，你不要忘記上帝就對啦。」我哥哥是牧師，你禱告假如沒有什麼感覺，表示上帝祝福你，就 OK 了。你要有一種感覺，我去問問上帝，也沒什麼感覺，很順利喔。啊，就是緣分啊。嗯...，很好笑，很像作夢耶。嘿，我不會怕哩，我很大膽。因為我在印尼住是已經....，我們在那邊生活「拚命」，我就什麼都不怕，生命的命，我們華僑在那邊是不是被他們欺負，啊，拚命啊！啊...我台灣什麼都不怕，什麼都不怕了。印尼的環境就是這樣的，被當地人欺負，所以變得很勇敢。

從 I3 的陳述得知，於工作休假閒暇與朋友來到台灣遊玩，遊台灣的最後一站來到屏東，就在朋友下嫁的夫家中拜訪作客時，巧妙地促成自己始料未及的姻緣。對於突如其來的緣分，她選擇上帝給予的引導：

嗯....，我沒想那麼多。其實喔，我嫁比較晚啦，因為我計劃喔，我本人計畫我不想嫁，因為我計劃想當師母，這樣子，做傳道很好，

做好事這些。很奇怪喔，很奇妙這樣結婚了啊。

除了提升原鄉生活的困境，期待嫁來台灣的夢想已經擴及對下一代的著想。認為自己並非純粹的「利己」思想，是因為對小孩有幫助，期待一種生活的安定。透過親友的介紹，決定這樁婚姻。個案 C4 說：

因為以前我的公公是醫生本身開診所的、西醫，人介紹個時候講可以分<sup>43</sup>我過來在讀書，讀書以後可以去做掛號小姐，我就係這樣的心態過來。毋會像他們，唉嘞，感到台灣係富裕生活個地方仰般。我就想過來以後，自家有自家個事業，係毋係對細人以後歸有好處，就係按樣才過來個。

因為我公公的老家就係我該片五華，他是家裡弟弟還很多，阿嬤、母親那時候，算是親戚、算他姊姊介紹。「那你說過來唸書是唸....」護理學校，所以過來時候，結婚個時候冇在念書，講過來個時候冇實現這願望。以前是他弟弟跟母親這樣子說。我那時候 23 歲，我先生 29 歲。佢有歸去該，我是我外婆家在他那邊，是有一點親戚了...。

從上述受訪者的經驗，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富庶的形象，對新移民女性而言具有強烈的吸引力，無論是好奇來台、婚姻仲介、無心插柳或媒妁婚姻，其來台背景與因素在在顯示著人為了生活向上流動的行為改變，跨國婚姻成為他們移民台灣的最佳途徑。接著，我們探討客籍新移民女性會不會以語言做為其婚配的主要考量，語言的共通性是否有助於她們的

## 二、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客家話作為擇偶條件？

語言是人類溝通的工具，語言的共通性快速凝聚人與人的社會距

---

<sup>43</sup> 華語「讓」之意。

離。客籍新移民女性在擇偶條件，是否考慮台灣客家地區作為婚嫁接受國，是一有趣的現象。因為除卻語言的障礙，在新的生活環境其適應能力會比語言不通的情況下更來的有利。張翰璧（2007：4）指出，跨國婚姻並非隨機出現，而是透過文化的親近性作為婚姻的選擇。

#### （一）知道配偶是客家人

個案 C1、C3、與 C4 均是在婚前對夫家背景有些瞭解，當時即已知道未來的先生與自己同樣是客家人。

個案 C1 說：「係啊，知得有客人，應該是各方面都差不多」。

個案 C3 來到台灣結婚的對象除了客家人，擇偶條件還要菸酒不沾，她說：「我以前愛嫁，毋要嫁食菸食酒」。

C4 會來台灣是因為公公回五華探親，因緣際會之下決定了這樁親事，因此婚前她已知道先生是客家人了。

#### （二）不知道配偶是客家人

未認識先生之前，個案 I4 對台灣的族群一無所悉，無心插柳下嫁屏東才發現環境和母國相去不遠，客家語的親近性質更讓自己對婚姻的期待更上層樓。

那時候我嚇到一下，咦，台灣為什麼有客家人。我想說一樣客家話可以溝通，因為我不會講國語啊，我來到台灣不好溝通。以前在台北工作沒有客家人，不知道是會講不要講，像你講的隱形客家人那種；但下來屏東，到火車站的時候，我聽到有人說客家話，咦，很多人說，很像我們住的島一樣。讓我覺得有一點興奮的，這樣嫁過來不錯（笑），一天到晚語言可以溝通。……我覺得客家話冇共樣，我們講的就是像新竹那邊的，像「吃飯siit fan」啊，我等就講「shit pon v」。剛嫁過來的時候感覺客家話不一樣，感覺他們講得很快。

I2 同樣對台灣族群社會一無所悉，「不知道，毋知，麼个攞毋知喔！

愛過來麼个攞毋知喔...嘿呀，分人騙攞毋知喔（笑）」，因此理所當然未有考慮嫁給客家男人。基於經濟生活的考量，以及母親與阿姨的鼓吹之下，毅然嫁到台灣。個案所處的社區是內埔鄉黎明村，這是一處福佬族群集居的村落，她與先生的溝通方式是「用國語啊」。以客家話為母語的她，也會偶而教給孩子簡單的客家詞彙，「他們會聽啦，比較不會說」。

個案 I1 在印尼的求學階段學伴大多為潮州人，身為客家人的她無論是客家語或潮州話皆能運用自如，語言的駕馭能力佳。來台之前與先生已有初步的互動溝通，因此，在婚配過程中，語言的問題、是否選擇嫁入客家聚落不構成考慮問題。

問：要嫁過來的時候就知道你先生是福佬人？

答：知啊。

問：有想過嫁來時，愛嫁分客家人？

答：冇冇冇。

問：毋會驚溝通个問題？

答：.....毋會啊，佢个福佬話同那個潮州話差不多。

當筆者談及配偶選擇對象是否會以客家文為優先考量時，C4 笑著說從沒想過，認為可以用國語溝通，壓根不知道台灣是什麼樣子：

毋知有客家人喔，以為全台灣人係講台灣話，就河洛話啦，結婚後正知有恁多種（人）。又以為淨內埔有客家人，行出去，喔，麟絡也有，北部也有客人。

原鄉客家女性多透過夫家當時探親或遊玩時進一步認識而締結婚姻，在此網絡下也都瞭解對方是客家人；而印尼客屬女性則較不會以客家話作為擇偶的前提，多數在婚前對台灣社會的人口組成沒有概念，她們是以嫁華僑為首要，而不是以語言的共通性作為考量。

### 三、卸下嫁衣之後：在台生活

#### (一) 家鄉比較有感情

I1 原本以為台灣的生活水準較高，教育層次也會提升，但萬萬沒想經過長期的生活體驗，發現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其情境相似於「讀書兒童驕夫樣，比我原鄉差了天。並無一點斯文氣，赤腳蓬頭拜聖賢」<sup>44</sup>，也感覺到夫家的家族系統缺乏熱絡的情感聯繫，個案 I1 說：

我覺得這裡的小孩子比較沒禮貌，好像很沒規矩，們那邊的比較有感情。看到的喔，好像大部分沒大沒小的。我以為台灣會比印尼那邊更有水準，喔，結果更差。……親戚比較沒有感情。我們那邊的比較有感情，叔叔啊、阿伯都很親，這裡的喔好像有錢最好。我常跟我老公講，你們這裡有什麼親啊，還好我娘家那邊很親。雖然沒有父母了喔，但兄弟姊妹會約過來一起，吃飯什麼。

C4 來台也有十餘年，後堆的客家生活與原鄉無異，較毋適應上的問題，然而在情感層次上也是感到這裡缺乏人情味，她也有同感的說：

我感到該片個人情事物來講，還是比較熱情。

#### (二) 親子互動

I1 的婚姻屬於先生的二度婚姻，雖是如此，她與先生前妻的孩子相處融洽，筆者也在一次拜訪中，聽見她與長女的電話聯繫，其互動的親暱感，就像 I1 自己說的「喔，(感情)太好了，沒有人知道不是我親生的」，在訪談過程中她談起「那兩個孩子」：

對啊，係我教得較好啦。還有一個姊姊啊，也去作工，在新竹。喔！

---

<sup>44</sup> 同 39 註。

(感情)太好了，沒有人知道不是我親生的。一天到晚打電話來，那個新竹的啊，打電話會來邀我講話。會打話問我：「媽，那個紅豆湯怎麼煮？」我說住家裡比較好喔，要吃紅豆湯叫一聲媽，就端過來了，在電話裡要怎麼煮啊(笑)。.....還有我个賴仔，上班了。那個啊(指牆上全家福照)。佢做油漆哩，毋會讀書。喊佢讀書，佢愛打老虎(笑)。高中讀冇書，(畢業了)去做苦工。佢爸爸講喊佢讀大學毋讀，做苦工做得手都垃圾垃圾<sup>45</sup>。佢(兒子)講：「媽，叫我去讀書選擇喔，我選擇還是做苦工。」(笑)。

### (三) 事與願違

I3 對於自己因來台灣旅遊，竟遇上未曾想像的婚姻，自己感到「嗯，很好笑，很像作夢耶」。上帝應允的婚姻生活，卻在先生因病離世後，生活陷入困頓，種種壓力讓自己曾經後悔，低眉垂淚，說盡心中無限事；然而也因主而堅強，展現客家媳婦的硬頸精神。「口似花娘嘴一樣，親朋不可信其言，到處騙感人來去，心中想賺帶客錢」<sup>46</sup>個案來台的現象某種程度相似於先民渡台時的心境：

現在想來想去，現在我也是有一點後悔。因為...怎樣喔，生活的關係，婚姻的關係。第一喔，嗯..也不是說太幸福，啊普通普通啦，還過的下去啦。現在我先生走了，全部揸在我背上，壓力很大、負擔很重，本來我也是覺得沒有意義啦【此時受訪者說著流下眼淚】，就靠你自己。係，有後悔的感覺。但是沒有關係，拚命做下去看看，辛苦不是一輩子啊，有限度嘛。對啊，也很好笑，但是想來想去那麼後悔，但是我就想過後悔也沒有用，來不及了。啊面對這樣些喔，看未來，往前看就好了。現在的想法是這樣子。辛苦的又不是只有我，我下面還是(有人)比我辛苦很多，我還是很幸福。不要看上要看下，拚下去啦。可能是我的命嘛，我也不曉得。上帝作主。

<sup>45</sup> 華語「骯髒」的意思，在此客語發音作為形容詞使用，名詞即是「垃圾」的意思。

<sup>46</sup> 「渡台悲歌」詩句。

C1 因朋友的介紹，決定來台灣「看看」，一看就是十多年，理想與現實相違的婚姻生活，她淡淡笑說：「麼人知跟事實不符」，而支撐她前進的力量就是孩子，C1 表示：

來了幾年，不習慣也習慣了，不係淨有你自己，還有小孩哩。照顧小孩都是我自已，我內心的話是想過要離婚，但沒有勇氣。現在生活是馬馬虎虎啦，小孩一天一天長大，我想我比較是客家傳統，要把小孩帶大。

在兩岸客家生活情形比較，C1 對於台灣客家人老一輩的勞動力特有感觸，從言語之中，他十分肯定這樣的客家精神。相對地，提到後生人<sup>47</sup>的奮鬥精神，她則有些感嘆。這份感嘆來自與先生疏離的感情，以及女兒當自強的體悟。她說：

這位<sup>48</sup>老人家較省，後生仔還較懶，有蓋多後生仔攞這樣，像我老公他們就....老的去田裡做，年輕的...（苦笑）。

以上 C1 的談話除了透露出對於兩岸客家人的生活觀察外，更也表露出先生對家庭的不負責任。

「年三十日人祀祖，心中想起刀割般」<sup>49</sup>，與個案 C2 訪談時間適逢年底，年節氣氛悄悄渲染，「唉喲，你講得我歸想愛轉去過年。去啊到梅縣這兜人啊，我等梅縣个這兜客家人十分好客」，C2 邊懷念家鄉味，邊敘說自己的來台經驗：

---

<sup>47</sup> 客語詞彙：「年輕人」之意。

<sup>48</sup> 同 39 註。

<sup>49</sup> 同 39 註。

喔！嫁過來以後.....，後來我就覺得嫁過來就算了嘛，對不對，唉，嫁過來就算了嘛，反正有房子可以住，反正也不會挨餓找米，你要想有沒有錢，出來總要靠自己了嘛，那我就跟他講，出來就算了嘛。後來現在我跟那邊朋友，那邊有很多想要嫁過來，我說你以為嫁過來就那麼好嗎，我現在才後悔嫁過來喔。

計畫始終不及變化，當初一句玩笑話串聯起婚姻的紅線；訪談中幾次停歇的話語是個案內心對婚姻後悔、不欲人知的伏筆<sup>50</sup>。黑水溝阻隔的兩岸，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返家路途總是大不易。C2 又說：

我說嫁過來這邊，第一個父母他要你的錢嗎，不是！他只是說要過年過節我女兒回來了喔，遇到怎麼樣我女兒....啊要見面哪。你看我要三年沒回去，只是電話打一打，聽得到聲音見不到面。我爸媽才我一個女兒耶。人家都說過年過節我女兒來了，過年過節我爸媽不要什麼，只指望女兒來了。因為女兒過年過節根本不可能回去啊，只有暑假啊，因為孩子要讀書沒有辦法啊。嫁到本身那邊，近有近的好處，嫁到遠就是比較辛苦。

來到台灣內埔，由於文化同源，因此對於原鄉與台灣客家的環境比較，C2 認為都差不多，尚無適應的障礙：

問：有感到台灣生活條件較好？

答：差不多。要是在別人的話我不知道，要是在我的情況下是一樣。問：經濟條件有感到較好？

答：都一樣！唉喲，一樣。因為天氣同那片差不多，食的啊，都差不多，所以講較適應。

---

<sup>50</sup> 在此次訪談中，個案陳述來台之前有一段不欲人知的感情，基於孩子的考量故願意嫁來台灣。在筆者不錄音的狀況下，個案始可安心訴說；基於研究倫理，筆者省略大段文字，而留下本文呈現的訪談內容。

在經濟生活滿足的同時，個案 C3 也曾後悔過，她發現自己的先生與朋友的先生都是一樣性好嗜酒，酒後的醜態不禁令他感到失望；而面對這種窘境，她能說「要認命」：

剛開始有（後悔）啦，（笑）.....毋知怎麼講哩。我看哪，這邊（從梅縣）嫁的男人都十分好食酒，這片个男人十分好食酒，○○（受訪者名字）个也共樣。食酒食得毋清毋楚。愛認命喔！

經過一次先生夜晚酩酊大醉，雙方經過衝突、溝通後才有了對家庭的承，C3 才感到真正獲得家庭的安全與溫暖：

後來佢講一句話，我就蓋感動。「按遠嫁過來喔，愛曉得惜你。」所以講暗埔頭佢毋會出去，愛分我們有安全感。

以個案 C4 而言，對婚姻的梦想變成夢魘，與先生相處的不睦與生活的壓力，使之感到肩負沉重擔。她如今發現，十年前的台灣真的人人說好，而現在「我們那邊也比較好了啊，要買什麼要做什麼都方便，內埔還沒有這麼方便喔」，現在比較兩地的經濟生活其實相去不遠，她面臨與先生的相處問題，展現客家婦女刻苦堅毅的性格：

問：你剛說來台灣是對下一代可以較好，那對自己呢？有想過會有更好的生活？

答：也是有這種想法啊，但都是要靠自己啊。

問：當時家裡經濟好嗎？

答：我們家那時候算不錯，我爸爸本身是做...怎麼講..牛..水果什麼生意都會做就是了。

問：妳嫁來有 10 幾年了，會後悔過嗎？

答：會，會後悔。就是感覺嫁來這邊先生好、顧家這樣子，就是每個人最基本的期待啦，對不對，個性不合就會想到家裡面較好，而且生

活方面比較緊張，上班工作歸緊張，有閑有碌...，像愛上班、顧小孩，又還愛出去外面賺錢。「職業婦女」對，上班..、回到家裡還要做家事。沒有之前自己的想像。

當研究者第二次與個案 C4 訪談時，她的朋友也在現場，聽到我與 C4 的對話她有感而發，這位朋友雖不是本研究設定的研究對象，然而她的話卻是研究者也清楚聽到了她們的反撲：

我在廣州上班，我先生過去做生意這樣認識的。十幾年前那時候說什麼「亞洲四小龍」，喔...大家都說台灣很好啊，誰知道過來內埔，比我娘家還鄉下，我住在城裡啊。.....後來看那麼多，我才要說，你們台灣男人娶不到的才去娶外面的！

卸下嫁衣之後，真實的生活狀況排山倒海迎面而來，這段跨國婚姻究竟是上天的賞賜還是命運的玩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儘管台灣生活不如想像中的完美，但生活照過、工作照做，她們選擇自己的方式創造自己的人生。

#### 四、社會支持網絡

台灣官方、媒體與一般民眾往往將這群透過跨國婚姻來台的外籍女性配偶污名化，將其婚姻標誌為「買賣婚姻」、「假結婚真賣淫」、「降低人口素質」、「無可奈何的受害者」、「唯利是圖的吸血鬼」，將之婚姻扭曲為「台灣社會問題的製造者」，造成婚姻當事人及其子女社會生活莫大的壓力，甚至傷害<sup>51</sup>。然而，無論是官方的統計資料，或是學者專家的實徵研究，都無法證明這些控訴是普遍存在的事實（夏曉鵬，2003、2004；鄭予靜，2003）。過度推論的結果，形成難以抹滅的刻板印象或負向標籤，

---

<sup>51</sup> 公共電視在 2007 年推出的戲劇作品「不要叫我外籍新娘」，描寫四位台灣男性與越南妻子的跨國婚姻戲碼。劇情中的確仿真呈現大眾對新移民女性的污名化，形成弱勢族群的形象。

也產生續存的社會歧視效應。

葉肅科（2006：103）探討外籍與大陸配偶的家庭問題與策略時，以社會資本/融合的觀點認為，婚姻移民在台生活的最大困境在於難以融入台灣社會，這主要與她們婚後在台處境往往受到社會排除<sup>52</sup>之因素，例如不對稱婚姻關係、社會接納程度低、社會支持網絡薄弱，以及生活適應困難等有關。對於政府政策或國家角色所形塑的外籍與大陸配偶「社會排除」現象，大抵可以從新移民女性及其家庭生活的六個面向：經濟排除（經濟困境）、政治排除（次等公民）、文化排除（文化污名）、空間排除（囿於家庭）、社會關係排除（缺乏社會支持）與社會制度排除（制度性障礙）來觀察（王永慈，2001：73~75；Littlewood & Herkommer，1999：11~19；引述自葉肅科，2006：123）。

台灣客家之於原鄉客家之於印尼客家都是同文同種的一家人，台灣社會的成份就是移民組構而成。跨越國籍之後，客家人的團結精神是否還存在著，還是因媒體建構新移民女性的負面形象，而在客家聚落遭逢阻礙，且看同屬客家婦女的新移民女性在文化的疆界，其生活與心理的轉變歷程。

對於外籍配偶而言，語言的溝通與文化的差異通常是她們婚後在台生活適應上必須面對的問題（葉肅科，2006：112）。對個案 I3 常常因為自己的口音，招致許多不友善的對待，她的親身經驗可說是最好的例證。

問：有把你當作客家媳婦看待嗎？

答：沒有這樣的看待，他們就看待我們外籍的就是外籍。有時候問我是哪一國的，我說我是台灣人啊，就是這樣子講啊。「不是，我看你的口音喔，好像不是台灣人耶？」...不然古板古板的人啊，「唉喲，印尼妹耶...」啊印尼妹怎樣哩，都共樣人嘛。或說「口音那麼強啊...講客家話」，我不

---

<sup>52</sup> 最早是由歐盟委員會所構思提出的社會政策概念，係為社會制度與價值所架構的社會標準中，某些個人與團體被有系統的排除於使他們能自主的地位之外。換句話說，社會排除可說識阻絕某人（即使是短暫性的）社會參與、社會關係與社會活動或社會建構之事實，使他們作為公民卻無法讓他們充分施展其社會、政治與文化權利。上述相關概念，請參閱葉肅科〈外籍與大陸配偶家庭問題與政策：社會資本/融合觀點〉有詳細的論述。

是客家人啊，啊幫幫忙啊，我不是客家人，我是跟你們這些人學得哩，我會講這樣就很棒了。

相對地，鄰舍的接納與融洽的人際支持，使新移民女性快速適應於來台生活。Imamura(1990)以奈及利亞和日本兩個社會的外籍妻子為例，探討跨國婚姻中的女性，隨丈夫回國所處社會的邊緣性。她指出，身處兩個不同社會的外籍妻子，從配偶得到的資源很少，為了減少邊緣化，依賴當地女性來涉入生活之中是獲得社會支持與再社會化。換句話說，當地女性的族群接待態度是影響新移民女性融入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賴錦慧，1999；轉述自釋自淳，2001）。

個案 I2 的例子就是巷口雜貨店老闆娘以客家話與之對話，語言的親近性讓 I2 得到被認同的感覺。

I2 向筆者表示：「可是我們前面雜貨店的老闆娘會講客話，我就同佢講客話哩。對啊，對啊...不會啊，他同客家人一樣。」

在福佬聚落能與居民以客家語跟他人對話，她感到十分新鮮，雜貨店老闆娘本身操福佬話，因知道個案 I2 是印尼客屬，因而使用客家話與之溝通。這給予個案在社區的人際網絡更獲支持。

語言的溝通與文化的差異通常是她們婚後在台生活適應上必須面對的問題。個案 I4 為了克服語言與文字的困境，她目前還在內埔國中識字班就讀國中一年級，她很開心的說：「小孩的功課都是我在看啊」。家庭成員的支持是新移民女性適應生活與獲得安全感的重大後盾，也是成為移民女性自我進步的趨力。個案 I4 的夥房族人積極鼓勵她參與識字班，正向協助 I4 去除外界賦予她「外籍新娘」的刻板印象：

他們很鼓勵我去，我本來不想念國中的，上班回來又很累，我親戚他們就說你一定要去，要在台灣生活嘛，你一定要學會國字，你以後要教小孩子，以後要去哪裡都看得懂，不要給人家看說你是外籍新娘什麼都看不懂這樣，你不要給人家這種印象。他們說三年的時間，忍三年就

過了，時間過的很快。嗯，我婆婆我親戚對我都很好，像這個車子（指著 March 汽車）是我（夫家）叔叔送我的。很鼓勵我啊。

個案 I1 指出多數印尼籍女性來台後因要資助娘家，因而家庭內產生許多紛爭，認為錢的問題是成為新移民姓被歧視的主要原因。因為娘家經濟生活富裕，她沒有這種困擾；同時，夫家的家庭也有新移民成員，其表示兄嫂不會對外籍人士帶有歧異眼光，相對的，她們的媳婦來自越南。在訪談過程中，筆者亦察覺個案與其侄媳相處融洽。I1 說：

我都從來沒有寄過錢，所以我沒有這個問題，人家也不會看不起我們。他們不會排斥，還好，我阿嫂，佢老實人啦，不會怎樣。都很好，到今也很好，不會啦，不會排斥。佢个薪白係越南个。

個案 C1 與 C3 屬於較早其來台的婚姻移民者，或許是「稀少」的心態使然，C1 覺得社區內的居民對自己很不錯，她回憶說：

大家都對我很好很好，那時較少人（意指外籍配偶）嫁過來。

相較於多數的新移民女性，C3 幸運地生活適應良好有著鄰里的協助，接納是最大的原因。C3 自己認為客家群族內部的通婚，較能獲得美好的婚姻生活；相反地，若是與福佬人通婚，就會產生族群間的紛爭。她表示：

大家人<sup>53</sup>都熱情，人都恁好。因為我蓋少出去，都在庄底肚。講話講得來就歸好。……我毋多怎樣感受，感受佢等會怎樣看輕。……有啊，我有知得聽講從別處嫁過來啊會比較看輕說外籍來的，怎樣…。我就有

---

<sup>53</sup> 客家詞彙，即華語「大家」之意。

感受到。我去上班頭家對我也蓋好，隔壁鄰舍他們歸好，毋會看輕我。啊就知得大陸嫁過來个，共係梅縣人。大家人講个話共樣，較親切啊。就我等梅縣嫁到福佬人个，該就蓋麻煩，fa sii（語言）就有相同，佢等爺哀會嫌，講會怎樣怎樣...。

對 I4 來說，半年足以克服飲食差異，但內心情感的支持卻不是一個「半年」可以弭平的。對婚姻生活高度期待的個案 I4，雖說語言的親近使她無懼，但生活上的細瑣問題也花了許多時間適應良久。人際網絡的薄弱是新移民女性在台生活共有的困境，在孤單無援的情形下，娘家就是最鞏固的支持力量：

剛開始嫁過來，我先生從早上要去當班，要到晚上再回來，一個人不知道要做什麼，沒有認識的鄰居，剛嫁過來不知道要找誰。都打電話回家，很想回去啊。現在已經回去過兩次，因為帶小孩子不方便，上次帶小孩子回去水土不服啊。

社區的不友善，對於新移民女性來說是敏感又直接的。尤其是在「稱呼」這件事情，社會大眾對她們的指稱代名詞或許不經心或是理所當然；然而光是稱呼的歧視意味就足以令人氣餒。筆者在國中時期，閩籍同學常常以「客人啊」這樣的輕視語氣，來形容我們客籍的學生。這種的類似經驗，讓筆者在這個訪談主題中，若有似無地在客籍新移民女性身上，有著某種程度的聯結。

「唉喲，印尼妹耶...」怎麼這樣哩，我已經有身分證了，我代表台灣人，跟你一樣！...啊他們的眼光都有分，我們外籍新娘在這邊多多少少，他們對待我們看得很低，很像瞧不起的感覺，都有啦（個案 I3）。

個案 I3 對於不曾消失的身分質疑感到氣憤，自己非常努力學習國

語、學習客家話，一樣是中國人「相煎何太急」。理直氣壯抗議社會外界給予自己的負向標籤，她說：

我有時候很生氣，每一個聽到我講出來的話，口音不一樣，怎麼很那個哩...。不好意思喔！我不是長大在台灣，當然不一樣啊，這沒有辦法再改了啦，你聽懂就好了啊。人家問我是從哪裡來的，我說是泉州的啦！也是中國人，地球的人嘛，我想你也一樣嘛，我很生氣喔。我說你的祖先也是我的祖先哩，只是我的宗教不是拜拜的，我的宗教是基督徒。我有時候上班喔，遇到朋友對我們不爽喔，他以為外籍新娘好欺負，笨笨的細妹，我說：「我既然是外籍新娘，我也是同類的跟你，我外籍新娘沒有好欺負的，我跟你講喔，你小心一點喔。」我就不客氣喔，我就這樣。我說得到就做得得到，我工作就工作，但是朋友不要對待我這個不爽的事情。真的哩。我跑外面工作也是有壓力，因為他們對待我們外籍喔，有分，這樣子。看到你們外籍，不好的工作就丟給你做，拚命的做啊，做不好就罵你，那好的就臺灣人啊。嗯，欺負就對了。他以為外籍新娘憨憨的啊、老實，我覺得是這樣啊，我覺得很生氣這樣子。

國人對於新移民的偏見態度與歧視行為不僅表現在性別與階級上，也反映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種族、族群或社會歧視與社會排除上（邱汝娜、林維言，2004：6）。

新娘只能當一回，胭脂華裝卸下之後，所有新婚女性都一樣，扮演人妻、人媳與往後作為人母的角色正式登場。然而對新移民女性而言，「新娘」的名稱是沒有時辰的，她仍被稱作「外籍新娘」。「不要再叫我外籍新娘」，確實是新移民女性沉重也是沉痛的吶喊，國籍的疆界壁壘分明，人心的距離卻也楚漢分明，不得越雷池一步。客家人在人際稱謂上，習慣在名字後面加上倫理輩分的稱呼，男性稱作「某某哥」，其配偶就是「某某嫂」。個案 I3 在客家庄裡，卻沒有聽到這人情的稱謂，她心酸地說：

啊為什麼.....。說真的哩，外籍新娘在這邊真的很辛苦哩，心痛啦，好像聽到這些話好像心被割掉這樣子。我心痛啊，辛酸啊，一句話「啊~~不係台灣人喔，印尼妹喔，還越南妹啊，什麼妹啊，大陸妹」，有分啦。

當在地生活越久，個案 I3 就越能面對負面言論，防衛機轉四兩撥千金。I3 察覺到老人家喜愛道人長短的特質，她也會試圖去轉移鄰舍談論八卦話題的境況，因為她同理自己就是他人口中所謂的「印尼妹」，終止這類的負面話題。

不像我在這邊看到很多...印尼妹喔講客家話喔<sup>54</sup>，嗯，怪怪的，怎樣喔...我每次碰到的都是大嘴吧，很多講人家壞話的，嗯..老人家。喔我經常碰到哩，我不喜歡聽。嗯，這些誰的媳婦啦.....【註：意指東家長西家短】...，我不喜歡聽這些話。啊我說算了啦，這些老人家，我說：「好啦好啦，伯姆...」我不要講那麼多。

同樣移民女性嫁來台灣後，會出現競爭比較的現象，比一比誰嫁得好，經濟生活的優渥低劣；因此個案 C2 為避免類似話題的比較心態，她選擇「臺灣人」為往來對象，她說：

奇怪喔，我認識个都是台灣，不係我等本身大陸个過來喔（笑）。我從來。毋去認識我等本身這兜梅縣過來个，我都毋來往。因為怎麼樣呢，唉呀，我就本身（嫌）麻煩哪，本身梅縣嫁過來个，看到你較好又眼紅，就有按样个思想。故所我本身認識个都台灣个。

新移民女性看待外嫁婚姻是一種身分與條件的提升，面對同鄉炫耀性的談話，個案 I4 於心有戚戚焉：

---

<sup>54</sup> 個案所表達的意思是指鄰居以異樣眼光看待「外籍新娘」的語言。

因為我覺得像有時候你跟印尼的在一起，他們在我們面前說他們很好過這樣這樣，就感覺很...會比較啊！會說我印尼怎樣啊很好很好，啊你印尼過的怎樣，好不好？當然要說不錯啊，但是台灣更好【意指夫家生活更優】。有些人會說喔，我印尼比台灣更好，那我心裡說：「你幹麻嫁過來？」有時候聽到他們這樣講，我覺得聽到很反感。我比較喜歡跟台灣的在一起。

人不親土親，人在陌生的環境都常會尋找相同特質的歸屬物，如同面對同國籍的會有較深的族群情感。透過同樣來自梅州的客籍移民女性，在同區域裡即有自成一格的社會網絡。就像個案 C4 的心境：

答：有，有交到朋友，○○、○○（受訪者名字）啊。

問：怎麼認識的，跟你買東西？

答：就是平常朋友會串門子，我們就會認識。像我們梅縣來的嘛，我們本身朋友有空就會家裡面拜訪，在朋友家認識啊。

然而，個案 I4 曾有一次在市場買菜，老闆熱切地對他介紹同鄉的向另一名女性，然而同鄉人卻以冷漠對待的回應，她突然感受到來自同鄉內的疏離感，I4 氣餒的說：。

剛嫁過來，我去菜市場買東西，老闆娘就跟我說那個也是印尼嫁過來的，嫁七八年了，可是那人連看都不要看我，好像看不起我。就是有的會這樣啊，你知道嗎，為什麼一樣是印尼的還這樣。所以我不喜歡跟印尼的在一起。

許多新移民女性在取得台灣公民身分之後，依然被視為一個「他者」，從個案 C4 早期的生活接觸，明顯可以看出內心的真實感受，在人情味方面來說，原鄉客家顯得更為可愛，一樣是客家社會的內埔卻有不及；更甚於 C4 的理解，個案女兒似乎也能體會母親的委屈。

啊毋過我感到該片（五華）个人情事物來講，還是比較熱情。隔壁鄰舍係還好啦，啊毋過對我外籍新娘來个時節就又一種蓋冇共樣个感覺，看到有一種...（個案女兒接著說：歧視！）。

每個人都想要自己與家人過著幸福的生活，這是人之常情。客家人形容外嫁的女兒還常常資助娘家稱作「顧外家」。個案 C4 以子女孝親的思考出發，表示當自己的能力許可之下，為什麼不能回饋娘家？這是一個有趣的思考：女性經濟獨立自主也代表性/別的傳統權力挑戰的一個指標。嫁出去的女兒不是難以覆收的水，照顧娘家是女性權力地位的提升，是脫離父權體系緊箍而塑造女性獨立的表現。她說：

不一樣的眼光他會感覺我們大陸過來喔，就是賺有錢都是要寄回家這樣子，他們沒想到說，唉喲，你們這裡養兒育女那些，不會想到那些（養兒育女的辛苦），只是想到你們賺夠了錢就寄回去給父母。我的想法是，如果自己能力許可的話，寄給父母也是應該的，這是人之常情。做人子女的那個....啊他們就會覺得你賺得錢全部都寄回去那邊，這會有這種觀念。

筆者進一步瞭解個案是剛嫁過來有這種感覺，還是至今仍有這種被排外的感覺。雖然工作勤奮的 C4 在鄰居眼裡是個好的媳婦，「因為對我來講我是算比較認命、比較勤勞這樣子去當，給他們感覺是不會那種....他們就是說唉喲這個不錯，很認真在...很認份。」然而經驗與社會普遍認知告訴她，「大陸配偶」還是被貼上標籤的：

就大部分啦，像我們大陸講起來大致全部都會這樣子，有些也是沒有錯，他們賺了錢全部會這樣子，啊毋過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家裡好一點。所以給他們的心理來講就是有排斥的一點【意指一般大眾排斥大陸籍配偶寄錢回家】...就是一講...嗯，你大陸妹就是怎樣啊，賺了錢回去

大陸怎樣啊...就是有很多這樣子不會體會....老人家的觀念是不一樣。

客籍新移民女性嫁到台灣、加入客家庄，人們對於她們的身份還是定格在「新移民女性」，以媒體對移民女性建構的負面形象，以及他們固有的「外籍新娘」思維來總括所有的新移民女性，初期確實造成她們的或多或少的傷害，而生活越久，客籍新移民女性越能發展成自己的一套因應行為，接著即是探討她們如何位自己發聲。

#### 五、我是客家人/客家媳婦

「族群工具論」即說明族群認同具有多重性，會隨著情勢變化，這也稱作為況遇論者（circumstantialists）。因此，當我們已宣稱最小的某一種共同認同時，就是以增進彼此最大的凝聚為目的，這也是我們常見的例子（王明珂，1997）。

新移民對於自我身分的認同置於族群的概念之下，「客家」就是身分的註記，「我是客家人啊」，一方面宣示族群身分，另一方面也連帶著融入社區、拉近人我距離的人際指標。個案 C1 表示：

對啊，人家會說：「你好像不是這裡人喔」，我第一個話就是，是啊，我大陸人，「喔，大陸哪裡啊」，我會說我是客家人，梅州啊，嗯，一般都是講客人啊。

個案 C2 也是同樣的方式來宣示身分，她表示自己知道國際情勢的敏感與緊張，所以面對他人對於「大陸新娘」的有色眼光對待時，會有意隱藏「大陸」兩個字，以避免無謂的標籤效應。面對類似的情境之下，受訪者採用轉換的心態與隱諱的用詞來作為因應的策略，這樣的做法，某種程度上有助於社會大眾削弱對新移民女性的防衛心態。她的因應方式為：

嫁來就是他們說你是外籍新娘啊，怎麼這樣，她們會說你是大陸的。本成<sup>55</sup>講同係客家人會過親切，我一開口，「你大陸的喔…」說句老實話我就是比較敏感的：就是你是大陸的怎麼分的啊。我是廣東省的，我是廣東人。我說我是廣東人，我會避開「大陸」兩個字。因為你看她們一說，喔你是大陸的怎麼樣怎麼樣....，意思就是大陸人怎麼樣，大陸的來台灣就是來賺錢啊，那我就說我是廣東人。我也會這樣回她們啊，難道大陸的全部過來就是這樣子嗎，過來錢拿一拿就走掉了嗎？對不對，我說不要一條竹竿打一船人啊。我會這樣講，有人當過我的面這樣講。

在台灣的生活，面對他人質疑自己的身分時，個案 I1 也是大聲疾呼：

我不是印尼人喔！我客家人啊，我當然華僑喔（語氣強烈）。人家講我印尼人，他說你印尼人為什麼講客家話，哎唷，奇怪我講的是客家話，華僑！我又不是印尼人！

在「客家」的大傘之下，海外客家人認為四海一家，都是同根的子民。然而客家民系的排外性格，在自我族群內又悄悄的排除了。個案 I4 面對不友善的情形時，從在意的糾結心情漸漸轉換為泰然處之。

有！有時候他們就會這樣，「喔，你這個印尼嬭喔！」他會說你是客家，但是印尼的客家，就覺得不一樣，他們就覺得不一樣。啊有時候在小孩面前，「你媽媽是印尼嬭...怎樣...」。剛開始聽起來不舒服，可能他們沒有惡意，可是我們就覺得在小孩子面前說印尼嬭，明明是客家人。然後聽久了，啊他們老人家什麼都不懂，老了，不要管他，意見這麼多（笑）。我覺得我就是客家人啊，就是跟你們一樣，大家以前從大陸過來的，就是一個逃東（台灣），一個逃西（印尼）。

---

<sup>55</sup> 華語「本來」之意。

工作也是移民女性在異國環境中，重新建立自信的方式。對於一些原本在家鄉有工作的年輕婦女，更可望將觸角伸出家庭之外的領域，憑自己的能力改變生活現況（經典雜誌，2004）。對於社會所建構新移民女性是弱勢族群的形象，個案 C1 十足反對，「弱勢」是誰去界定，又以怎麼為界定，擁有平等競爭的條件，「有手有腳的」就是掙錢的資本，她據理鏗鏘的表示：

人家說外籍新娘是弱勢啊，我不覺得我是弱勢啊，不會，我不會。自己做好自己的那個....，哪有什麼弱勢，自己沒有缺手缺腳啊，還是跟人家一樣，人家可以做，我也可以做。自己勤勞就什麼都有，做好我自己該做的事就好了。

C1 在鄰里之間是一位「煞猛」的客家女性，在筆者幾經拜訪之下，鄰居見狀總是會向筆者稱讚個案一番，可見 C1 確實是個「得人惜」的客家妹仔，她也在多次具有挑釁意味的對待中，講清楚說明白自己掙錢的正當性，為新移民女性正名：

剛嫁來，他們說：「大陸妹喔，來這抓錢喔！」我說：「我自己賺的，又毋係抓你个錢，我拿去哪裡關你什麼事啊」，我會這樣子講（笑），人家或講「大陸嬲愛錢」，我講：「愛啊，麼人毋愛錢」；我會這樣子講，我會用這樣比較平和的口氣講，「我有拿你个、食你个，你恁樣講我哩」。有喔，這邊的老人家會。有人會用很犀利的語言，我就會頂回去。要不然他們就會說：「大陸妹喔」，嘿呀，我本來就是。我們大陸的人還不是一樣，我們還不是一樣，跟你們這邊的人一樣，二個眼睛一個鼻子一張嘴巴，一樣啊，噠，你幹麻這樣子對我。

個案 C2 對於國人看待本國男性越洋娶大陸籍配偶的心態感到矛盾且弔詭，她強調梅縣的客家女性就是因為吃苦耐勞，才會吸引台灣男人

絡繹不絕的來此完成跨國婚姻。這在前提下，應該是更尊重、疼惜從原鄉嫁來的客家細妹，怎麼竟是以「匪諜」的防衛心態處理人際互動關係。一張身分證的意義有多重要，來自原鄉的移民女性最能瞭解，但她們需求的不只是身分證帶來的權利，更是台灣社會的認可與接納。對於同為客家人的族群認同之下，C2 強調著梅縣客家女性的優勢，她強烈的表示：

而且她們怎麼樣喔，不是一直說大陸怎麼樣好不好，為什麼那麼多台灣的男人回去那邊娶，而且都是到梅縣去娶，因為我們梅縣那邊是客家人啊，梅縣就是客家村啊；又要說大陸的怎麼樣，因為他們知道.. 客家的女人最勤儉、最能幹，能夠吃苦耐勞。所以他們都還是回去梅縣，寧願回去梅縣，不管電視怎麼說大陸的怎麼樣啊，但是為什麼他們還是要回去那邊娶我們梅縣的客家女孩子，他們就是因為客家的女孩子能夠吃苦耐勞、能夠勤儉持家。這就是客家人特質。

從多位受訪者的族群接觸經驗我們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境遇下，我們會彈性因應的選擇某些認同，以強調或彰顯人我之間的認同凝聚與互動距離。那是基於一種被認同的心理需求，在人類社會中群體社會相互依附的社會行為。

### 第三節 文化差異

「文化」一詞最早出現在易經賁卦象傳：「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類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總稱是謂文化。文化是人類與環境共同造就而來的產物，文化離不開生活，有了生活才有文化的創造。陳運棟（1979）將客家文化的內涵規劃為物質文化（飲食習慣、衣服被飾、居處建築、生產方式）、社會文化（婚姻關係、生育壽辰、家族制度、社會組織）以及精神文化（歲時習俗、宗教信仰、客家精神、人文薈萃）。文化隨著環境塑造不同的形式樣貌，跨越國界的客家文化在新移民生活經驗呈現如何的客家記憶。

#### 一、歲時俗節方面

歲時俗節乃是某個地區的一群人，為因應環境與一年四季氣候的變化，而衍生出的生活方式、祭祀行為與特殊節慶。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在原鄉與海外的客家人歷經百年的變異，在主觀與客觀的環境影響下，民俗生活習慣已產生相當大的差異了（劉還月，2001：83）

這位（臺灣）人較省，大概年三十啊，像過年我們印尼煮按多菜、肉，豬肉、牛肉，按多日，喊人家來吃飯；像這位過年就有。像我們坤甸作按多飯、作版，甜版、蛋糕，什麼什麼，做很多，就煮很多菜很多肉，請親戚，人家來食，來屋家食。這位就有哩，這位過年攏有哩，有恁鬧熱。……嗯，這位過年作那個什麼哩……菜頭稞。我等就作恁多餅乾啊、蛋糕什麼什麼都會作一大堆。（I2）

個案 I3 是印尼泗水人，說得是潮州話，到了屏東內埔的客家庄開始過著客家生活，她細細回憶母國的客家環境：

因為我們都是在城市生活，那邊（印尼泗水）的客家人比較活潑，

嗯，講話比較有學問這樣子，讀書就是第一對他，就是講話不是很粗魯。印尼很多（島）嘛，有分嘛，城市、外島不一樣，外島的客家人跟我們城市的客家人大不同。好像坤甸哪，蘇門答臘...很多，他們是外島，我們泗水是城市，在雅加達下面。泗水的客家人從大陸移民直接到城市，它的環境比較好。

接著，筆者引導個案繼續比較母國與台灣客家生活的異同，她對於這些生活經驗的學習或選擇為何。在生活環境部分她說：

不一樣，環境不一樣啊，因為他們客家在我們那邊多多少少都是做生意的。嗯，那個雜貨店啊、開公司啊，那個貨車給人家租、載東西。不錯啦，這邊（內埔）農民很多，有差別。他（印尼客家人）很開放。吃的東西客家食物喔，差不多一樣台灣的，沒有差。我很多客家人朋友，也不會對我們這些朋友很計較，他很團結」。

對個案 C2 而言，兩岸客家生活最明顯差異之處就是年節氣氛，談起原鄉，眉飛色舞話新年，喜悅在她的臉上跳動，也鉤起思鄉情緒：

唉喲，你講得我歸想愛轉去過年。去啊到梅縣這兜人啊，我等梅縣个這兜客家人十分好客，我等去耶都熱情。.....(過年氣氛)完全冇一樣！這片又冇麼个過年（氣氛）喔，根本冇麼个過年。就我等過年喔（神情愉悅回憶），唉喲一到十二月喔，臘肉啊、香腸啊、我等自家做客家釀豆腐啊、這兜魚魚肉肉，作圓版、年糕啊、做甜版、發版、蘿蔔糕啊，唉喲...，又自家作酒！就有過年个氣氛啊。到這完全就有。我辦證來毋及，因為寒假轉去來毋及，佢【意指受訪者兒子】愛讀書啊，辦證差不多愛一儕月，想愛轉去過年，喔，十分熱鬧。故所客家正宗个煎圓<sup>56</sup>啊，家家

---

<sup>56</sup> 據個案表示，「煎圓」就是用糯米作成圓形類的粿食，並且油炸。

戶戶都自家做啊。過年就會拜天公、接財神。

對於過年的方式，C3 認為都是客家人，所以兩地風俗差異不大，唯在年節的氣氛上，原鄉來得熱鬧多了：

過年那邊較鬧熱，大家共下去拜野<sup>57</sup>，有舞龍舞獅啊，煎板啊、煎圓。過年大家去祖公堂去拜，用兩個簍仔揭著東西去拜，蓋多喔。掛紙係清明節。過年个情形同這片共樣，差不多，反正客人都共樣。

筆者與個案 C3 訪談結束後，C3 熱情的邀請筆者留下用餐，在廚房閒聊之際，筆者發現地上擺置三四種為數不多的蔬菜，好奇之下詢問個案，他說：「這是七樣菜啊」，殷切的招呼：「我煮七樣菜分你吃」：

初七食七項菜，青菜類啊，像芹菜食哩歸勤勞、蒜仔食哩歸會算，撿金撿銀、蔥仔食哩歸聰明，……反正攪著七項，記得有這三項。愛怎樣食？就今埔日煮來食，全部煮共下，歸好食。

個案表示自己已忘了確切的七樣菜是哪七樣，也不知道其典故為何，但在梅縣的生活記憶中，家裡總是在大年初七之際，闔家共同遵循著這道飲食傳統。她將自己唯一記得的芹菜、蒜與蔥保留下來，與其他四項青菜結合，成為自己的「七樣菜」。過程中，電話鈴聲響起。電話另一頭是同樣來自原鄉的女性友人，筆者即聽見個案與對方大聲提醒說：「今埔日初七，有記得食七樣菜冇？」。在與同鄉友人交流中，承續客家這樣的年俗特色。

C3 與筆者表示，在她的來台後的生活經驗，先生這邊沒有「七樣菜」這項習俗。這是 C3 在原鄉生活隨之帶來的傳統，已成為自己生活的文化

---

<sup>57</sup> 華語「拜拜、祭祀」之意。

慣息。「七樣菜」同時也是一種憑藉，藉以產生自己在記憶客家、記憶娘家的關聯物。

根據劉還月（2001：103）對客家年俗特色的研究收集，對於「七樣菜」有如下的說明：

大年初七，是早期客家人的「結緣日」，俗謂這一日到寺廟神庵中裡佛行香，可與神結善緣，賜福降恩最應驗，此外另有吃「七種菜」的習慣，婦女們用菠菜、茴香、芹菜、蒜、蔥、芥菜、韭菜等七種煮食，傳說可以保佑身體健康平安。

提到客家傳統事務，I1 懷念起母親，說起母親都會與鄰居於在閒暇時山歌對唱。阿姆唱起山歌餘音繚繞，這樣形象深駐在她的心中。可惜今日已成絕響，無法親聆海外客家對傳統的遙念。

嗯，我阿姆歸會唱山歌，但係我們都不曉。喔，媽媽按慶<sup>58</sup>喔，對唱喔，阿姆唱山歌有錄起來，至今毋見了。我阿姆唱歌「啲~~」恁好聽，喔，恁會唱歌哩。

從上述客籍新移民女性對客家歲時俗節的外在形式與自我的經驗來看，其本質未有太大的改變。客家風俗隨著移民者的移動而移動，個案C3把家鄉承襲已久的「七項菜」也帶來內埔，這是記憶客家也是延續客家文化的實踐。印尼客屬客家人在節慶所準備的應景食物，已有了當地文化的色彩，除客家叛類，也添增了西點麵包作為節慶所需。

## 二、祭祀與信仰

### （一）祭祀行為

個案 I3 信奉上帝，故對祭祀方面沒有實踐，嗯，我沒有拜拜。我婆婆拜，我沒有。現在我婆婆一起去教會喔。為什麼呢，有原因啊。原因

---

<sup>58</sup> 華語「精明、厲害」的意思。

是：我小姑生病，她老公去求什麼神啦，都沒有效，我說醫生不行，上帝可以。她說好啊相信。筆者提到客家人的風俗習慣哩，她認為：「風俗有差，也可以說太複雜啦。好像做月子啦、娶媳婦、拜祖先啊過程恁麻煩。」(I3)

與 I4 訪談當日，適逢受訪者家掛紙<sup>59</sup>，她很快地在此情境中回憶坤甸與內埔客家的風俗：

我們沒有廳下。我們沒有這樣拜拜。我們掃墓去他們的墳墓，一年有兩次喔，我們掃墓去他們的墳墓，一年有兩次喔，不像這邊一年就一次而已。

對於客家版類使用，她於印尼家鄉仍是使用相同的祭祀禮品，「紅版都還一樣」。而祭祀習慣部分，「沒有，大部分都是我婆婆在拜」。此外，我覺得這邊跟我們印尼不一樣，這邊有像那個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嘛，啊我們印尼沒有。它把以前客家人的東西拿出來展覽給客家人看，不是說給客家人看，是給大家看，我們印尼就沒有。我住坤甸島沒有，他們沒有辦這個活動。對於內埔的地景環境，個案 I4 觀察細微。

祭祀禮俗部分，C1 則認為台灣客家聚落的拜拜太頻繁，看到夥房的長輩早晚敬薦祖宗香，覺得太複雜。由於她在梅縣的家中沒有個別供奉「阿公婆牌」，她們家族建有一個宗祠，故而缺乏台灣客家的祭祀經驗。她也觀察到，因時代的進步，兩岸客家對於傳統版食的製作也漸減少，以買成品較多，祭祀行為不變，只是禮俗用品形式改變。她認為：

我們那邊較少拜野，看毋到，拜麼？朝上拜、晚晡拜，毋！像我講

---

<sup>59</sup> 客家詞彙，即「掃墓」之意。

拜祖先有冇，一日到晚..冇，只有年節有，只有過年、五月節，過年、掛紙。我們該又有七月，該又有喔，平常該（手指著廳下）喔，雞仔走上走下，全雞屎，哪有人去點香，沒有！什麼早上晚上。我們不會一个伙房一个<sup>60</sup>，我們同個姓共一个廳下，共姓个一个宗祠，大家人公眾拜，那有分上堂、中堂、下堂，蓋大。拜野這裡較方便，發板愛買便便，愛買就有。該片今一、二年又毋會，我聽我姆講，以前个人，家家去做喔；今啊生活也是跟你們這樣。今來這恁久，看去都差不多。

我等掛紙係正月初五，我阿爸有四兄弟喔輪流，我等就規定每年初五。係啊，還在過年。我等清明節冇麼人去掛紙耶，過完年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掛紙耶。

此外，在祭祀部分個案 C4 覺得祭祀儀式不太相同，認為在五華時，總是見父親簡潔的完成祭祀過程，而在內埔則較注重祭祀禮儀，須具備三牲禮品才算是完整的祭祀儀式。

我們拜拜同這片冇共樣，一般係煮好飯菜後拜，唸唸就好；這片个時候冇共樣，就三牲全部擺好來，我們該片係掃墓的時候才三牲拿去拜。過年會用長命草同百仔樹洗身，就係長命百歲，會有這種。

個案 C3 對於後堆客庄的生活比起娘家的環境更感到滿意，整潔的道路與整個生活素質是梅縣少見的，針對這一點，C1 也有相同的感覺。

這片歸清淨，路歸小也打得歸好，環境衛生這些...，交通較好。我們那邊人歸多，腳踏車十分多，路歸亂。我今歸去不多敢騎摩托車喔.....那邊較落後，這片較進步。(C3)

---

<sup>60</sup> 個案住在內埔美和村，村裡夥房建築密度相當高。

因為我們梅縣有出一個中央個政委，葉劍英有冇，住我們家附近，因為有佢，我們個路打仔盡好，又開飛洋機廠，因有大人物我們梅州個建設又較好啊，會優先啊，最起碼他那一條路會打混泥土，有這些啊。要不然沒有（大人物）會比較落後啦。（C1）

## （二）民間信仰

土地公是漢民族普遍的民間信仰，在臺灣以伯公為主祀神的廟宇最為多數，在客家族群對祂稱為「伯公」，視為家中長輩般的敬仰，當成親屬來尊稱（張二文，2002）；客家族群又稱土地公廟為「伯公下」<sup>61</sup>，伯公在客家人的生活當中，已是重要的精神指導與依據，儼然成為客家聚落的指標。

蔡明坤（2003）對內埔地區客家聚落伯公的研究調查中發現，分布最廣、設立最早、數量最多的神祇，則是客屬人士最為崇拜的「伯公」。在筆者的訪談中，原鄉客家新移民女性個案對後堆客家生活體驗共同之處，察覺台灣客家聚落設置許多土地伯公，數量之多令其咋舌。

蓋少看到，大廟這樣（指著住家前方伯公廟）看毋到，毋知有兩三冇。我老家在鄉下，也沒有啊。（C1）

嗯，我們那邊有一個伯公王、伯公樹。嗯，我等（的伯公）就有按多。廟小小，有像台灣個恁靚。多！我來到這最大有一樣仔，這片到處拜拜，反正就拜拜，多廟。（C2）

蓋多，哪都淨係哩！怎會恁多哩！我們那片蓋少。（C3）

這片每一家都會拜拜啊，大陸淨拜祖先，這片還會拜神明拜麼个，

<sup>61</sup> 「下」在客家語彙中是一種空間概念，「伯公下」指涉的是土地伯公廟整個祭祀範圍圈。

過崇拜、敬仰神明。這歸多伯公，該片冇看到。(這時受訪者女兒，大聲說出開基伯公、榕樹伯公) .....。(C4)

伯公是客家人普遍的信仰，個案發覺住所附近供奉的伯公很多，夥房也多，「我覺得這邊伯公很多，印尼有，但是比較少。這邊很多三合院，我們印尼沒有」。(I4)

因此，從受訪者的祭祀經驗中發現，她們對於傳統禮俗多不涉入，家中有長輩的還是由老一輩進行祭祀行為。此外，在民間信仰部份，台灣客家聚落為數眾多的「伯公」，令她們明顯感受到台灣與故鄉客家文化內的歧異性。

### 三、飲食文化習慣

Counihan 與 van Esterik (1997) 提出「食物即是生活」的觀點，來說明研究飲食文化的目的，乃在於理解「生活」，甚至是理解「社會生活」。食物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從日常飲食的種類、烹調的特色、進食的習性、餐具的使用、吃的社會場合、到食物的分享，均反映出一個民族的特色，可作為理解該族群的社會生活，或甚至成為建構族群認同的基本文化要素。而食物的味覺及其他感官特質，更是生活於該文化之中的人們，經由代代相傳的日常飲食實踐，內化成個人建構自我認同時不可或缺的社群生活記憶 (林淑蓉，2007)。

客家人歷經長期的遷徙與流浪的經驗，經常在艱困的生活條件下求生存，對物質的要求並不會太高；對於食物，所講究的就是務實的一面，也就是「能吃饱就好」。因此，在食物製作過程中，考量的並非口感美味與否，而是考慮能不能將食材久放，可不可以發揮最節省的食用方式。因為住在山區，秋冬之際無法取得外來食物補給，所以山區住民必須春夏之際就先準備好冬天的食物，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將食物加以曬乾或醃漬以方便貯藏。為了提供每天消耗大量的勞動力所需，客家人在實務製

作方面，往往以「鹹、肥、香」三大特色為主（劉還月，2001）。當食物被賦予族群色彩的味覺特質時，食物不再是單純的「物」，而是被族群意識符號化，成為族群意象的指標（林淑蓉，2007：168）。

#### （一）、印尼客籍女性

在飲食部分，I1 對客家菜「鹹、肥、香」的傳統口味敬謝不敏，油膩的口感難以下嚥，另一方面顧及飲食健康原則，她建議婆婆修正烹飪習慣；相較之下，母國酸酸辣辣的口味是很令人懷念的，她說：

喔...我最怕那個肥肥的那個啊，我喜歡吃菜。喔油油的，很恐怖喔，吃下去不是很健康，那種東西喔。封肉、封高麗菜、薑絲炒大腸...印尼有，他們很少煮，天天都吃印尼菜啊。我不喜歡喔，很重的味道，吞不下去。印尼（菜）辣辣、酸辣這樣子，沒有那麼油。不習慣（客家菜），還在適應。到現在我婆婆煮客家菜很都油，我就不吃啦。她說為什麼你不吃？喔，我嚇到了，看到那麼多油我不敢吃。我說你不要煮那麼多油啦，老人家對身體不好。「喔，好，下擺<sup>62</sup>我煮毋會案多油啦」，我婆婆也是知道啊（笑）。

美食的記憶最讓人無法忘懷，懷念家鄉的美味鉤起了鄉愁。飲食也是文化的載體，當受訪者感受兩地客家的差異時，首先就能說出飲食的迥異。

麼个事情攞一樣，煮食啦、做靚啦、喜歡吃咖啡配靚（笑）。有啊，那邊的咖啡很好吃。（I1）

我剛來的時候一點都不適應（笑）。像很想吃麵、吃乾麵，這裡有加麻醬，我就不喜歡。久了就...大概要半年。其他跟台灣差不多，可是我

---

<sup>62</sup> 華語「下一次」之意。

們煮東西從來不加薑，這裡炒什麼都加薑。我們那邊喜歡吃辣的」。(I4)

對於天氣，遇到冬天是 I4 不習慣的地方。筆者提及印尼氣候較炎熱，是否適應台灣的氣候時，她說：「嗯，可以。剛開始的時候有冬天不習慣，嗯，我們印尼沒有冬天！」

個案 I1 家族在坤甸仍維繫著客家人的傳統生活，兄長對於烹飪的習慣上，還是以中國人的口味，從 I1 的談話中，可以明顯在飲食上面就看出印尼傳統的「辣」的口味是不受青睞的，意味著鮮明的族群界線：

不會愛吃辣啊，那是本地印尼的。像我們客家的喔，華僑都是一樣，要吃辣也可以、不辣也可以。我大嫂也是客家人，她比較少去煮那個印尼菜，他們大部分都是辣椒，我們是蒜頭。

個案 I2 表示在烹飪操作仍會維持「華僑口味」，偶而在同樣來自家鄉的朋友聚會時，就會煮點印尼菜：

我不知道幾歲跟我阿姑，爸爸的姊姊，照顧。姑姑煮的菜像華僑的，就跟這裡一樣。我在這邊平常也是煮一樣的，如果一樣是印尼的一起，像○○（受訪者姓名）來，我們比較會煮印尼菜，主要是咖哩啦。印尼菜比較辣啦。

個案 I3 回憶奶奶的生活樣貌，都是標準「中國人」的樣子，裹小腳、說母語，在飲食上也是遵循「古味」，將中國的記憶複製到泗水。而隨著奶奶的老去，I3 坦言年輕一輩的她們，在烹飪上就不再嚴謹維持中國的習慣：

我阿嬤煮的中國菜，真正中國那邊的菜，不吃印尼菜喔。自從我阿

嬭過世喔，我們下一代就儘採<sup>63</sup>吃。

個案 I4 說明自己在坤甸生活時，家裡的烹飪也是保留「華僑口味」，來到內埔後，初次料理的異國風味卻不受婆婆與先生的喜愛，若想一解母國滋味，就會專程外出嚐鮮，她說：

我在印尼時，我們家也是煮得菜是華僑口味的，偶而會煮咖哩啦……。我在這邊和我婆婆輪流煮，誰有空就煮。我也是煮這邊的口味啊…，有煮過（印尼菜），但是他們不習慣，有一點辣。如果想吃印尼菜的話，我們會去屏東那邊有一家印尼店去吃。

從上述訪談內容中，得知年紀較長的客籍華僑對於飲食上明顯維繫著族群的界線，保留飲食習慣也是對客家的一種記憶方式。而受訪者本身有些則融合印尼飲食口味，呈現出世代間的些微差異。

## （二）、梅州客籍女性

客家菜的口味是講究「鹹、香、肥」的。尤其「鹹」可以說是客家菜的標準口味，五華人做釀豆腐，要訣裡面有一個就是鹹（陳運棟，1978）。個案 C4 在家中是烹飪操作者，原鄉的飲食習慣隨著個案移動，口味上仍以「鹹味」為主。學醫背景的公公反而會指導案主調整烹飪習慣，以及建立健康概念。她說：

係，又過鹹。我（嫁）過來我公公會講煮毋莫食恁鹹，就慢慢改變。佢講毋出汗毋流汗，毋莫食恁鹹。環境來講差毋多，大致係還好。

個案 C3 在家中對飲食烹調有較大的掌控權，「我有同大人儕住啊，

---

<sup>63</sup> 華語「隨意」的意思。

自家愛食麼个就自家煮來食。」飲食方面她選擇清淡烹調，再者，個案 C3 出嫁之前鮮少下廚，嫁做人婦後不得不洗手作羹湯，她自詡的表示由於飲食習慣的改變，使先生儀表回春，深具成就感：

啊我們食較清淡，飲食問題。啊福佬人个蓋鹹，蓋甜，毋好食。老人家會滷<sup>64</sup>東西啦，我們後生人較毋會啦。我在屋家一般都係我煮，我煮較清淡。我老公講食毋合，他們重口味，麼个都愛加下去。我們都燙青菜敲蒜頭、豆油啊，過清淡。以前（先生）可能食較重口味，頭林毛歸白，自我嫁來以後，怕係飲食問題，我煮佢今頭林毛變烏耶，同同年齡共下，會講：「啊你个頭林毛按烏喏！」看起來就比人年輕。可能係飲食个改變。我們較少去外面食，外面炒大腸薑絲啊、辣椒全部佬一大堆，主食冇按多，配菜歸多。在梅縣我們蓋少時炒大腸，反正就蓋少出去食。我以前做細妹時過少煮菜啦，嫁來以後愛自家煮耶。歸去媽媽煮，食來較好食，在屋家時豬油啊、較香。我自家煮就清淡。

個案 C1 來自梅縣，來台時間已逾十年，隨著當地的飲食習慣改變，如今比較起來總是認為娘家的口味過鹹。習慣的養成是動態的，隨著環境的養成而形塑之。個案 C1 回到故鄉嚐起母親的手藝，卻無法認同那樣的口味了。她說：

梅縣的話就比較有鹹，我們那邊...，係你今啊去食，可能會食毋慣習，我們那煮个菜過鹹，真是。我今啊歸去就食不合，我媽媽煮菜好像比這邊口味...嗯。有喔，真是有。我今來（台灣）久哩，較毋且食慣習，啊歸去（梅縣）食哩，阿姆<sup>65</sup>！恁會按鹹！

從飲食習慣來看，大致說來，印尼籍新移民女性其對飲食的操作與

<sup>64</sup> 華語「醃漬」之意。

<sup>65</sup> 「阿姆」、「阿姆哀」是客語中表現驚嘆的語助詞。

習慣上來看，可以看出飲食文化已有了他族群的融合，大致上也都偏愛印尼口味或烹調方式的習慣。而梅縣女性在烹調上則較無太大的轉變。

### （三）在生活中發現閩客族群的飲食差異

不同的地域會產生不同的文化，因此族群的文化慣習也就從中比較出來。C3 認為客家人的飲食口味較為可口，而「福佬人个蓋鹹，蓋甜，毋好食」。I3 在故鄉泗水與後堆兩地生活後也發覺：「我感覺我們比較愛甜的，客家人比較吃鹹的。」因此，兩人在族群互動的經驗上，對閩客飲食界線上做了這樣的註腳。

### 四、閩南婦女與客家婦女的差異性：小腳與天足

個案 I3 是印尼泗水人，祖先來自泉州。嫁入客家庄，她發覺這裡的客家婦女與奶奶的模樣有所差異，「喔，差好多喔」，I3 向筆者細細描述阿嬪的尊貴影像：

她腳很小，她古代人嘛，把腳綁起來，腳很小，鞋子是自己繡的。我阿嬪的娘家很有錢，他們在大陸現在還有一棟房子。她是獨生女，做事很嚴格也很囉唆啦（笑）。我們鄰居有一個阿嬪也是這樣，腳很小、很小，比我阿嬪還小，我阿嬪說這個比我還有錢，越小越漂亮。我說：「阿嬪，這個腳出汗很臭，很像那個鹹魚的味道」，「烏白講，這樣較好看」，阿嬪這樣說，腳很小不能工作啊，天天在家像公主一樣。

她腳很小穿起鞋子很漂亮，我嬸婆在廈門沒有綁小腳，阿嬪說那樣不好看。我有跟我婆婆講我阿嬪腳小小的，很漂亮。她衣服繡得鈕釦很漂亮，頭髮很長綁起來，用繩子綁的很緊又有盤起來，最後用那個尖尖的插進去（按：髮簪），那是黃金做的喔。我來這邊看到客家的伯姆跟我阿嬪的樣子差很多喔，她們比較不漂亮，我婆婆就隨便穿，阿嬪做衣服穿漂亮一點，腳綁起來，我有看過喔。啊！沒有看到腳指頭，一團肉喔，很軟耶。好可愛喔。

在歷史上，客家婦女與他族女性最明顯的比較性表徵就是「天足」。莊英章先生說：「在日本人尚未禁止纏小腳習俗時。閩南人有讓他們的女兒纏小腳的習俗，並不讓女兒做粗重的工作；但客家人則沒有纏小腳的習俗。就所謂的中國人而言，客家人很特別的讓他們的女兒保留『大腳』，並且與其他男性一起下田工作。」(莊英章，1992:3；引述張維安，2001：82)。由 I3 對奶奶的回憶，以及對照自己的婆婆與鄰近的婦女，我們的確可以清楚看到典型客家婦女與閩南婦女在外觀上的不同。閩南婦女綁小腳是美麗富貴的象徵，而 I3 鄰居阿嬤的小腳更甚於奶奶，愈小愈是高貴，就像 I3 的奶奶說的：「腳很小不能工作啊，天天在家像公主一樣」；反觀於客家婦女不纏腳，以天足示人，對於容貌的打扮也不重視，就像是隨時為了勞動而來，或者隨時處於勞動狀態。

本節安排以歲時俗節、祭祀與信仰與飲食文化習慣三個面向，來探討客籍新移民女性對於客家文化間的歧異性，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她們對客家不同的記憶。從上述結果來看，梅州女性與印尼客屬女性她們所呈現的客家記憶，如劉還月（1999）所指稱的「遷徙的民族，承續的傳統」，多數受訪者本身或家庭內仍保留了許多傳統的文化風俗，然而在祭祀行為部分，她們對於台灣客家祭祀禮儀太繁複，不似自己對家鄉印象中的簡約。其中，最大的特殊性在於受訪者普遍發覺到後堆聚落有著數量驚人的「伯公」，庄頭庄尾都有「伯公」，這在自己的故鄉裡是少有見到的景象。

## 第四節 文化傳承

下表是本研究受訪對象對於客家認同的簡易認同歸納表，其目的試圖將個體所處的文化脈絡下，在客家文化層面的不同之處，這有助於訪談內容情境鋪陳的詮釋。

表 4-4-1 客籍新移民女性之客家認同

客家認同	原鄉客家女性				印尼客家女性			
	C1	C2	C3	C4	I1	I2	I3	I4
1.您現在會說客語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2.和家人交談語言	客語	混合	客語	國語	客語	混合	混合	客語
3.會教小孩說客家語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4.你認為你是客家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不是	是
5.身為客家人感到驕傲				會	會	會	不會	會
6.客家文化傳承是一種義務	是	自然	是	是			是	是

接著，僅對上表較特殊之處作一說明。第一，在客家認同第四小項「你認為你是客家人」中，個案 I3 表示不認同自己是客家人，「喔，我適應這個環境很久喔，我認為不是啊，因為我不太會講客家話嘛。」從 I3 的談話得知，她是以語言做為族群認同的區分依據。

第二，在第五小項「身為客家人感到驕傲」中，表中無文字說明是因為原鄉客家女性普遍認為「還好」、「沒什麼感覺」，她們之所以沒有這樣的身分榮譽感，來自於梅州放眼過去都是客家人，如同 C1 所說：「大家都共樣啊，對啊，感覺啦。因為我們幾乎冇走出客家的地方，不像你們那，嘍，走到那、市場就聽的到台灣的、又外省的，聽無到！幾乎清一色係客話」。而印尼客屬女性對於此項是普遍感到驕傲，「我客家人

啊，我當然華僑喔。.....他們要靠我們華人，因為我們華人的頭腦比較厲害。他們向假黎一樣啊。」(個案 I1)、「我們客家人比較會變化，如果像今天沒有客家人到印尼，原住民比較沒有...怎麼講，...不是很好啦。」(I4)。經訪談整理後發現，語言的氛圍的確是凸顯族群存在的指標，同時族群的差異經比較性發展的現況來說，印尼客家人相較於當地人，其存在著更多的族群優越感。

最後，在第六小項「客家文化傳承是一種義務」中，發現認為將之視為責任義務的受訪者特性，她們的配偶也是客家人，自己與配偶具有客家文化的資源，其第二代在生活場域中很自然的就是實踐「客家」。受訪者 C2、I1 以及 I2，她們婚配對象是河洛籍，因此，在溝通上都是以混合的語言，大多是華語為主，其次就是偶以客家話與家人對談，降低了客家意識的作用。

由此可見，環境形塑文化的發展，語言的活力通常是在語言的競爭中才顯現出來，也就是語言使用者在客觀與主觀環境下選擇的結果(戴寶村、溫振華，1998)。越活躍的客語環境，越能收客家文化傳承之效。

語言文化攸關客家族群的存續，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與眾不同的客家話作為族群界線的辨識指標，那麼，除了主觀上的集體自我認同外，並沒有觀察得到的體質差異或是其他更方便的文化特徵，可以用來和其他族群做有效的區隔，自然會有文化滅絕的焦慮感(施政鋒，2007)，因此檢視客籍新移民女性對於客家語/文化的傳承態度與意願是重要的。根據行政院客委會前年委外調查「整體客家民眾」客語說聽能力，結果 13 至 18 歲年齡層學生，客語說的能力僅 10.1%，國中階段的客語傳承率也只有 15.3%，為所有年齡層最低。客語若以每年流失 1.1% 速度推估，認為 40 年後會說客語者比例將低於 1%。由此可見，從研究報告中顯示語言的保留對客家認同來說迫在眉睫。

接著，筆者以受訪者對於客家語的傳承的訪談內容，做以下整理，以清楚瞭解客籍新移民女性承載客家文化的態度。

## 一、實用性的態度

個案 I1 對客語、潮州話都能熟悉，他與先生共有的唯一女兒對於母親的母語也能「聽得懂」，個案 I1 表示女兒與之回印尼時，由於家中都以客家話交談，因此個案女兒在客家話的學習目前會聽，偶能說出簡單的日常用語。當筆者與個案 I1 解釋所謂「毋客話、毋客人」時，他強烈地認同這項論點。然而這樣的堅持只限於自己身上，她說：

係啊，噃，冇客話哪有客人啊！攞變作福佬人哩。教細人仔講客家話蓋重要啊。她最好是會講啦，閩南話都學，不過我不會特別教她，我自己會就好了啊。

個案 I2 與 I1 算是「隔壁鄰舍」，由於 I1 先生的介紹而嫁到後堆內埔，因地緣（同屬坤甸人）的關係，兩人成為好朋友。I2 向筆者表示，雖然自己嫁給閩南人，與先生、小孩溝通與國語為主；但在跟 I1 閒話家常時，小孩也間接的聽懂了客家話，雖然會忘記但她認為：「愛講客話較好啦」，有心傳承客語。

佢（小孩）會講啦，但天光日就毋記得哩。....重要啊，佢自家會講較好啦（笑）。(I2)

語言作為一個工具性的使用，增加人類社會互動的多樣性。個案 I3 是印尼泗水人，屬於華人圈的潮州話通行區。她嫁到客家聚落，與婆婆說的是客家話，筆者一度誤以為她是印尼客屬華僑。對於客家話的傳承問題，她將之視為實用性的角度去理解：

噃，我都多學語言也很好啦，來這裡好溝通啦。噃，（客家話）重要也算不重要啦，重點是說你可以盡量學啦，可以適應這個地方。

## 二、傳承性的態度

語言是文化的表徵，在今日台灣客語式微的局勢下，講客家話是彰顯身分的重要指標，說客語的同時也會凝聚客家認同的族群意識。「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能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sup>66</sup>詩人借景興問，聖賢道理就是處事為人的源源不絕的活水。同樣地，談到客家文化傳承，前人為「傳」，後人為「承」，承接的動作與主體即是客家後生人。語言與文字是文化的載體，客家文化的生命孕育在客家語言中，為提振客語的生命延續，年輕人就是那活水源頭。

個案 I4 表現出客家精神「光前裕後」、崇拜祖先、不能愧對祖先的家庭觀，她說：

那我就很同意一定要講客家話，像我就會跟小孩子講客家話，因為我覺得你沒有教他講，去學校講國語，久了這一代都不會講客家話，都忘了。因為祖先留給我們的，變成你以後要怎麼教他，就是怎麼跟祖先交代。

族群的集體記憶、智慧，或是價值觀，都要透過語言來傳遞，這是獨一無二的文化資產（施政鋒，2004）。長期以來客家人認為「祖宗言、祖宗聲」是客家族群和其他和人民係之間最重要的區別所在，也是客家族群向來自我認同的主要標誌。她們認為，如果客家話消失了，客家族群也就滅絕了。C1 對於此一觀點非常同意：

同意。特別是現在的小孩子要從小學，就會學。因為我在台灣這邊這樣我是贊同的，那在我們那裡全部都講客家話，因為族群都是客家人啊；在台灣不一樣，在台灣出去沒有人知道你是客家人啊。

---

<sup>66</sup> 朱熹〈觀書有感〉

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延續，家戶提供客語環境的實作場域，而學校母語教學政策推波助瀾也鞏固了客家文化的再生產。個案 C3 向筆者表示，在家會收看客家電視台，日前兒子代表學校參加客語演講比賽榮獲名次，更加深實踐說母語的信念：

嗯，我個賴仔去比賽喔，全國客話演講，又去高雄比賽，第二名哩客家語很重要，今就全部來講客話哩。我就同佢兜人講：啊你阿公阿婆阿爸都客家人，你自家都愛學；嗯大人個話，教你個徠仔妹仔學客話。學國語、福佬話，以後讀了書、出社會就曉，啊你自家個母語愛學到來。客家人這種身分就會認定個，冇改變個，我毋且講到喜歡毋喜歡，我就認定我係客家人，祖先就係啊。

文化在日常生活中被傳承下來，語言的學習環境最自然的場域就是在家庭裡，潛移默化、耳濡目染客家文化的慣習。客家話的使用就是對客家文化的實作，個案 C2 笑著表示說：

因為我感覺自家個子女，就會自然教，就會罵佢個時節就自然用客家話，佢多少也學會（笑）。

語言的優勢成為女性自我賦權的來源，還在進修中文教育的 C2 計畫將自己的母語作為轉變自我生活與工作的基礎，她曾在前年參加昌黎祠韓愈文化祭外籍新娘客語演講比賽，並榮獲第三名（見附錄三），現在她的短程目標則是報考客語中級暨中高級認證，具有一分準備，就多一份優勢。她說：

你說我一講客家話就說得很快，因為客家話是我的母語啊，很熟悉啊。反而說國語比較不熟悉，講得比較慢。看起來我以前老師用客家話教我們讀書喔，看起來考那個中高級的有作用喔（笑）！客家話個考證

愛去，愛去！我等（識字班）小學的老師啊，佢也盡鼓勵我去讀，講我客家話又講得不錯喔，愛去考一个認證，有一個認證過好。內埔國小有愛講客家話个老師啊，你去考一个認證，今啊你就可以教學生哩。今又聽你說有中高級个，到時候我就直接去報。

母語的傳承在家庭環境中自然成長，受訪者對客家語的承傳來自於自我客家的意識的作用，認為語言是祖先留存下來的，亙古不變，忘記客家語的使用，形同背祖。有些受訪者則因為是全客語環境的自然情境使然，更加強其語言的活化使用，如個案 I4 的配偶同樣是客家人，與婆婆同住的情形，生活情境都是客語環境下，對語言使用與傳承的態度更來得彰顯。

## 第五節 小結

客家是移民的組成，無論客家原鄉或印尼客家女性，她們承載著客家的符號，經由不同的途徑分別來到了台灣。在台灣落地生根，對「客家」產生了似曾相識的情愫或是重新體驗的族群互動，在現代客家傳統又創新的性質間不斷流動。身為客家女性無論身在何處，對勞動的實踐、生活的價值、與文化的傳承都可看出「四頭四尾」的固有精神。

台灣這塊蕞爾小島成為新移民女性考慮婚嫁的歸屬，每個人來台的途徑與動機不盡相同，有對台灣產生好奇、婚姻仲介、無心差柳以及媒妁婚姻促成等。基本上來台的原因來自於原生家庭經濟的改善佔多數，據悉「客頭說到台灣好，賺銀如水一般了」，台灣富裕的國民生活吸引新移民女性，將她們拉了過來。此外，有些受訪者已瞭解婚配對象為客家人，在語言共通的前提下，作為跨國婚姻的基礎；有些受訪者對台灣社會一無所知，來到台灣才知道有客家族群的存在。

客家話做為擇偶的條件之一。在同文同種的文化親近下，語言可以暢行無阻，那麼生活便不成問題。梅州女性之屬性多因夫家到梅州探親、遊玩之係，而對配偶背景有所了解，或因本身對台灣有所了解，語言文化應是差不多而放心來台。印尼客屬女性本身則較不會聚焦在客家話的基礎上，她們多以華僑做為分類依據，族群才是通婚的考慮，她們傾向於和華僑通婚，這也是家庭教育的結果。

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來台後，對於現實生活與當初預想存在著一段距離。多數受訪者由於婚姻生活的失落，故造成對於這段跨國婚姻曾經有後悔的感受。每個人後續際遇不同，發展出自立自強（C1、C4、I3、I4）、或是融入適應，生活如倒吃甘蔗，漸入佳境（C2、C3、I1、I2）。

關於他人因自己「新移民女性」的身分，而表現出歧視或負向觀感時，她們會通常會視對方的態度做為抗衡的依據，以因應他人的敵意，也會在採取族群認同的策略，強調自身為客家人/華僑的文化共同體，來替自己「正名」；尤其是客家原鄉女性，會因自身國籍問題的「政治化」

轉向族群「文化化」的詮釋。

原鄉客家女性與印尼客屬女性生活在後堆平均有十年的時間，在不同的地域文化比較之下，她們感受到客家人的食衣住行等物質文化層面其實是差別不大的，然在歲時俗節、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尚有區域間的不同。她們普遍發現後堆聚落處處有「伯公」，她們驚訝於這樣的量產，同時也指出台灣客家的祭祀行為繁複，她們極少涉入。

對於客家話的傳承，本研究的發現分為二種，其一為「實用性的態度」，她們希望她們的第二代多元化的學習語言，非關文化傳承義務（或者是沒有那麼重要）；其二為「傳承性的態度」，以原鄉客家女性居多，其較具有「莫忘祖宗言」強烈的客家意識，以 C1 的話來說：「不講客家話，在台灣你出去沒有人知道你是客家人啊」。

從本章研究發現，客籍新移民女性形塑自我角色、身份認同時，在「性別」的區塊中，以女性角色中的媳婦、妻子與母親三種身分裡，八位受訪者皆以「母親」的角色具有強烈的意識取向，其原因來自於對婚姻的期望落差，孩子成為最重要的希望與支持。在「族群」方面，有趣的發現是，在台灣的環境裡，印尼客屬女性以「客家話」以及「華僑身份」支持其形塑族群身分的重要因素，區別自己華僑與印尼當地人的重要指標；原鄉客家女性以源遠流長的客家文化、「同文同種」的文化意識，成為自己在族群向度裡佔有很高的比重。在「國籍」方面，客家原鄉女性會在「政治」議題中刻意去隱藏，以文化的親近性做一替代性的詮釋。印尼客屬女性多以「語言」作為此一部份的認同依據，然而，個案 I1 因經濟的獨立與自主，對於「外籍配偶」的身分感受是不大的，而是著重在族群身分。因此，經濟生活的良窳也是客籍新移民女性形塑自己身份的歸屬背景。

## 第五章 經濟解釋：自我賦權

有系統性的電腦課程與烹飪廚藝訓練作為一個賦權的過程，對客籍新移民女性產生什麼樣的生活轉變與實質裨益，是本章論述的焦點。賦權觀點假設每個人都有可能處於不同程度的無力感<sup>67</sup>狀態中，而賦權觀點的主要目的即是瞭解個人無力感的來源，以及改善個人無力感的情形，使個人能掌握自己生活（趙善如，2003：343）。據此，首先探究移民女性參與課程的動機，什麼情況與生活障礙之下促使動機的形成；第二，在操作「烹飪」上，不只學習技藝，課程安排的台灣/客家小吃中，對於台灣/客家飲食文化的重新認識與運用，另一方面，與老師、不同國籍學員的互動，產生何種文化融合，也是多元文化的教育；第三，課程賦權的功能，是否有助於其經濟生活的改善，或成為往後工作發展的基礎。這些自我成長的形跡，有助於觀察新移民女性實踐的過程。

### 第一節 自我賦權的開始

#### 一、新移民女性家庭、經濟生活簡述

首先將新移民女性及其家庭經濟生活做一概況瞭解，澄清新移民女性在賦權過程中的情境脈絡，有助於我們在詮釋時更具有深度的描寫與真切的理解。

（一）個案 C1：自營檳榔攤、菸酒零售，夫家開有肥料行，仍由 C1 主控生意買賣。先生嗜賭，農作所得自有，與 C1 之間缺乏夫妻感情，獨來獨往，小孩也都由 C1 照顧。C1 與先生財產分開，經濟來源為零售菸酒檳榔、肥料賣出、臨時清潔工（過年前至鄰近人家打掃）以及自營臨時小吃販賣（選舉與過年等特定期間）。

---

<sup>67</sup> Cox (1988) 與 Solomon (1976) 的解釋，所謂無力感是指缺乏途徑取得個人問題解決的資源、知識與技巧，包括缺乏有效參與社會改變的能力，及個體想改變現在自己不想過的生活，但卻又無能為力。轉述自趙善如〈台灣婦女志工充權〉，頁 343。

(二) C2：自營按摩理容店，先生職業為水電工人。夫妻感情融洽，感覺上 C2 較有主導能力。對於自己的生活抱持著多元學習，具有照顧服務員認證。目前就讀識字班國中一年級，希望未來進修幼保科系，規劃當個幼教老師或幼保人員。

(三) C3：先生為退休人員，C3 具有餐飲類丙級職業證照，在素食店工作，並利用空暇時間至幼稚園當隨車人員。對於社區活動參與有強烈興趣，但先生不鼓勵 C3 參與。

(四) C4：職業為肉販，在內埔市場工作。婚姻生活不和諧，對自己的生活有抱持著宿命論，關注焦點轉移對孩子的期望。

(五) I1：經濟生活佳，無固定工作，目前從事家庭代工（車圍裙）以做為時間的消遣。先生有固定工作，期望 I1 將家庭打理好。I1 中文識字能力不佳，識字班課程已告一段落。

(六) I2：家庭主婦，目前從事家庭代工（車圍裙）。婚姻生活和諧。識字班一年級完成，表示住家鄰近小學將會辦理，屆時會報名。

(七) I3：單親家庭，因先生病逝，獨立教養孩子，為低收入戶。個性堅強樂觀。原在旅館為清潔人員，日前因車禍腳不良於行需休養生息，故目前為無業狀態。

(八) I4：屬於雙薪家庭，其在內埔工業區上班。夫家家族成員對其期望高，鼓勵 I4 多學習，參與識字班以提升自己學習的能力以及教育小孩，社會支持網絡佳。

## 二、學習動機

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類發展有五大需求，將人類的的需求以金字塔形分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愛與隸屬的需求、自尊的需求，以及自我實現。這些需求的滿足具有層次性，當人們低層次的生理需求滿足之後，更高層次的需求新才會被迫切追求。新移民女性在基本生理需求獲得滿足後，參與社區活動以自我賦權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需求實踐。

葉肅科（2006），談論外籍配與家庭政策時提到，每個人都有充分的

能力與資源參與社區生活與社會活動之機會，並藉此發揮個人潛能、實現自我與增進社會歸屬感和認同感，此謂社會融合。鄭雅雯（2000）的研究發現，外籍新娘來台後的生活幾乎侷限於家庭。因此，擴出家庭之外，社區參與是提升個人各方面的力量來源。

上述對於客籍新移民女性自身與家庭狀況的概論，我們可以知道以自我賦權的角度來看，其參與社區課程有著強烈的動機，本研究從訪談紀錄彙整出新移民女性對於參與社區活動，其動機需求可分為：

#### （一）促進親子互動

資訊時代日新月異，孩子的學業發展，身為家長亦不能馬虎需瞭解時下動態，掌握學習最新資訊，以隨時在親子互動時接軌。電腦提供的資訊成為個案 C1 與孩子情感聯繫更強烈的途徑之一。C1 表示：

肯定有。本來我對電腦毋曉、不懂啊，啊今啊電腦時代啊，應該要學多少吧，要不然跟小孩溝通很難那個，不知道我覺得。嗯，所以我會去學，學到來。對啊，有時候跟小孩談論的時候，有時候細人仔歸來，會講：「媽媽，今晡日有上電腦課.....」，教麼教麼...會一直講一直講，有時候看到報紙有麼个新名詞啊，咦，電腦上有看到，又怎樣怎樣，會講。

#### （二）自我賦權的途徑

潘淑滿（2004）指出，由於婚姻移民婦女移居的臺灣家庭大都位居偏遠地帶，加上語言溝通能力的限制，使得婚姻移民婦女不僅無法獲得生活資訊，同時在缺乏與外界溝通的管道之下，很容易形成社會弱勢中的弱勢族群。

對於新移民女性而言，多具備一份技能，在社會上就多一份競爭優勢，個案 C2 說：

哎喲，反正這下个社會學多，以後自己出來社會多一項手藝一樣。

我今不管有麼个就會去參加，你學會就多一項。就學電腦就知得細人仔在作麼介。收穫蓋大，以前不曉電腦，今就自家曉去做；煮食也同樣，多會煮。

個案 C3 也體認到現代社會電腦使用的必要性：

愛想去學電腦啊，學了對自家歸有幫助。本身就想多學一項東西，今都講愛學電腦，電腦歸多資訊可以....。雖然冇上完，多少有知哩，愛按麼个。

電腦的快速提高生活的便利性，個案 I3 習得電腦知識，有效協助於自己的經濟生活。同時也較有規劃將課程收穫轉換為生活實質助益，在烹飪課程部分，學習廚藝也學習台灣飲食文化。她說：

學那個小吃的喔，我也是要學。瞭解一下這邊的小吃，比如我學到了喔可以用，隨時作來準備，有一段時間我想做生意的話，可以用這個來做生意。嗯，對對（笑），不錯。

本課程全程免費，對於個案 C4 而言，參與社區課程以謀得更多知識技能，是自己極力擺脫生活現況的契機之一，無論是否需要自費他都會去參加，只要有學習機會她都會把握，C4 說：

我之前有自費學過烹飪，在二三年前。電腦部分，本身我蓋想，今就電腦蓋時興，我就自家想（去學），我本來自費我就會去學个！我就恁到...上擺問潮州（辦理）个電腦課，我自家時間毋允許，我要上班，故所有去。屏科大係暗晡頭，時間做得。我原來想愛出錢我愛去學，我學了有一種....，分我一个機會我就去。

筆者欲瞭解研究對象參與課程的動機是外在歸因還是自我歸因，個案 C4 認為兩者兼具，從 C4 的談話中，更可明顯看出其學習動機較傾向於自我成長部分。

問：你來學電腦係為著自家還係為了細人仔？

答：係，當時節這兩種想法都有。每儕人都曉（電腦）個時節，自家毋去個（學習）..就會想去。學會較有自信，有時間個時節去看電腦資訊，不懂的時候，我看一下比較會了解。

問：同細人仔、親子共下有較幫助冇？

答：阿毋過這種我就較冇，因為細人仔了解還過多（笑）。

### （三）內在資源

外籍與大陸配偶從母國原生家庭移民至台灣社會的生殖家庭，即意味著新移民女性地理空間的轉換與社會關係的改變。從社會支持網絡的角度來看，跨國婚姻可能因空間隔離而使新移民女性的社會人際網絡為之弱化或崩解（葉肅科，2006：103）。因此新移民女性在台心理、生活的適應程度良窳跟家人的支持有著密切的關聯性。

個案 I2 因先生大力的鼓勵之下，讓她有機會拓展生活視野，她笑著說：

我老公說：「該位有學有電腦耶，看我愛去冇」，佢喊我來啊，嗯，我說我毋會啦又毋曉啦。（先生）講有教煮菜，我毋曉煮菜去學煮菜。學會哩自家曉啊，按歡喜。

個案 I4 不僅參與了屏東科技大學辦理之「外籍配偶生活適應班」，在家人的督促下，也到內埔國中參加識字班。從 I4 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夫家的支持對新移民女性的心理與生活適應，挹注了很大的力量。她說：

他們很鼓勵我去，我本來不想念國中的，上班回來又很累，我親戚

他們哪說你一定要去，要在台灣生活嘛，你一定要學會國字，你以後要教小孩子，以後要去哪裡都看的懂，不要給人家看說你是外籍新娘什麼都看不懂這樣，你不樣給人家這種印象。他們說三年的時間，忍三年就過了，時間過的很快。嗯，我國小畢業了，現在讀國中了。

C3 的先生不喜歡自己去參與社區活動，而堅持女性獨立學習自主的 C3，對於先生抱持「女子毋才便是德」的觀念非常不以為然，認為女性就得多學，豐富自己的生命，其與先生告知是由屏東科技大學辦理的課程，先生才默許她參與：

因為我老公歸保守個人，佢步愛我學按多麼个多西、學按多東西。(這次來上課) 佢有怎樣反對啦，有同佢講係大學交个，反正有麼个可以去學就去學。佢毋好【華語：喜歡】我去上網，社區媽媽教室也毋肯我去，唱歌啊、跳舞，佢毋肯。人會去學，我那個思想保守，女子無才便是德，毋曉就好哩。(女子無才便是德) 不認同、肯定不認同，愛學多。

#### (四) 休閒安排

依據葉肅科 (2006) 對新移民女性及其家庭類型分析來看，個案 I1 歸屬於「順利適應型」。由於家中經濟生活許可，個案 I1 參與課程的動機作為休閒活動的安排，純粹消遣用途：

想愛學 (電腦、烹飪) 啊，多學多會。學會哩，在屋家無聊有好玩 (哈哈)。嗯，就 (多學) 多知啊。自家知就好仔，按麼个麼个就知。像我同晶晶去學開車，我原本不知那係搵麼个東西，油門、煞車，今就知哩，原來很簡單開車，簡單要命 (笑)。

#### (五) 工作障礙

為因應工作現況所需，個案克服職場技術要求，鞭策自己無論如何

要跟上勞動市場的步伐，有效運用在工作場域。

來到這邊你去上班以後，要打標籤..什麼都用到電腦，變成我不會啊！我在包裝的部門，應該要我去做，啊我每次都叫人去用啊，啊課長就跟我們說要學啊。所以上這個課對我有幫助，也有自信。(I4)

本研究的受訪對象基本上都擁有獨立的行動能力，然而在李瑞金、張美智（2004）的研究提到，新移民女性的生活層面受到局限，即使她們學習意願非常的高，但家人擔心她們與外界接觸太多，自我意識提高，而有「不順從」之虞，所以不願意讓她們參加政府或民間所辦的識字班、生活輔導班；再加上居住區域的限制，她們就像生活在台灣的另一類少數民族。在受訪過程中，除 C3 談到先生較侷限自己提升學習外，個案 C4 表示，對於夫家反對太太參與課程的事件並不感到驚訝，因為她自己的朋友就是這一案例：

對，我有聽過去上課就變壞，有的就不讓老婆去上班，怕會跑掉了。可是他老公有這樣想法，我也不覺得怎樣，因為有的真的是這樣。不要說別人啊，我自己的朋友嫁到北部，已經有小孩子了，小孩讀幼稚園，剩他一個人很無聊，他跟他老公說要去外面工作，工作兩個月就跟認識的外勞跑掉了，就會這樣。所以聽到這個我不會覺得奇怪。

當生活面臨某種障礙，會成為個人改變的助力，客籍新移民女性為開發自己的能力或家人的支持下，為自己創造了不一樣的生活體驗。在習得電腦與烹飪課程後，在生活上增添親子間的共同話題與樂趣，也能運用工作上突破自我的限制，增強自身的自信與能量，達到自我賦權的可能。

## 二、因為我是外籍配偶：工作不平等待遇經驗

自幼父親便以囑咐，長大後要自己做生意勿受雇於他人的個案 I1，嫁入台灣後無特殊的工作經驗，先生只要求她「家頭教尾」，做好妻子與母親的角色。I1 雖然自己缺乏工作經驗，自然也說不上遭遇的不平等經驗，然而，她卻聽自己同鄉的朋友有諸如此類的經驗，提到被「台灣人」欺負時，她轉述的心情是激動的：

我剛嫁過來有做成衣，做一年佢（老闆）搬去大陸哩。（現在）我不用出去做。同人做粗工我比較不會。我老公喊我同屋家打理好就好哩。在台灣我有壓力。（笑）印尼个在台灣食頭路，毋要驚台灣个會欺負人啦，毋要驚佢啦，我朋友講這樣應佢，佢就不敢下一次。剛去到手腳較慢，（那個人）要喊老闆開除佢，我朋友說剛來要做多快，你來那麼久還做這樣，等到我跟你一樣久喔，我的手腳都比你快了。我朋友講罵過，今後那儕人就不敢講麼个哩，按欺負人喔，台灣人按會！（I1）

個案 I4 也是不曾有過類似經驗，她在內埔工業區工作，在具有制度規模的公司，一切依法行事。因此，當 I4 拿到身分證時，她在工廠享受的薪資福利不受影響；

我沒有遇過這樣，有聽過。可是我上班的不會，它（公司）認為你拿到台灣身分證就一樣了。

然而，I3 卻沒有如此幸運，她在一次陪同朋友找工作的過程中，感受到他人眼中的不友善，當口就批評 I3 她們的外籍身份，並不客氣的摧毀她們的信心。至今 I3 回憶起來仍是忿忿不平，她說：

有一天我跟我朋友要應徵那個豆乾工廠，在那個豐田。那時候我去帶我朋友，陪朋友去找，我們是看自由時報找的。帶了那個地方，在田

裡啊，沒有人知道，要問附近的人才知道，我就隨便看到人就問。剛好有兩個人在喝酒啊，聽到我的腔調，就說：「印尼妹喔，……不會用你們啦。」我聽了很生氣喔，我不客氣說。…後來我們自己找，又問到一個人，就不會像他這樣，就跟我們講這樣這樣走。找到啦，老闆娘說問我要不要做啊，台灣的也好，外籍的也好，要做就好啦。

社會的接納比一張身分證還來得可貴，人際之間的互動是微妙而敏感的，正向的態度是人需要被尊重的需求。友善的指路人讓她們更有勇氣往前尋找希望，以及豆乾工廠的老闆娘，均表現出接納與一視同仁的態度。

個案 C3 也遭遇過職場上的差別待遇，差別來自於「態度問題」。研究者特別提出的是，從個案 C3 的談話中，她對於客家人與河洛人存在著更深的族群意識，在上一章分析新移民女性社會網絡時，也出現她在閩客之間固有的思考邏輯：

有啊有啊。啊我等剛開始去上班，在幼稚園沒有做一整天，冇勞健保，可能係這樣【意指外籍配偶身分而無勞健保】。爾後我去工廠做，分人丁一【華語：欺負】啊會死...（笑），故所佢兜人講你大陸來个，恸到你係新來个、恸到你係大陸个，麼个都喊你做。佢兜外國嫁來个共樣，分人丁一个會死。錢个问题係共樣，係態度問題。這種態度歸討厭，我毋同佢兜按多事啦，忍耐過了哩，反抗，愛怎樣反抗哩（笑）。福佬人啊！福佬人正會鬼形鬼像（笑），也有客人啦，反正他們感到自家老資格，做久哩就這樣。後來做了半年，冇做哩。愛按常加班，我頭家毋肯，細人仔顧毋到，暗晡頭毋人煮來食。係準佢愛分我發展个話，我冇可能係這樣，我有更好个發展。像今愛同人作工，要分人唸啊會死，我冇可能這樣，要不然我愛自家做生理，做頭家，毋可能分人使上使下。

梁啟超在其〈敬業與樂業〉一文中清楚宣示：「凡可以名為一件事的，

其性質都是可敬。.....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所以凡職業沒有不是可敬的。」職業無貴賤，人品有高低。當掙錢的手法是正當的，她不怕人家笑自己從事看似低階的工作性質。個案 C1 以身體的實踐，給她的孩子做了一個最佳的勤毅教育：

我不會跟人家比什麼什麼，有機會就要爭取啊，有機會去賺錢，正當的，我們就去做。過年我也去幫人家清潔，我過年前十天左右我都會排，因為我也是做了幾年，都很多人笑，我也是去做清潔，我會跟小孩子說：「媽媽去做清潔沒有說會低人一等」，我做了我有錢，好過你遊手好閒的人沒有錢，伸手向人要。我是這樣覺得。反正....生活要靠自己。我會跟他們說工作沒有貴賤啊，就是說都是工作為了錢，為了要養你們，他們不會不會（覺得沒面子），而且很貼心。

身分的異同作為新給薪的依據，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奮力作了才知道薪水比人少，個案 C2 說：

就舊年<sup>68</sup>喔，去做了二三月。去尋種花個頭路，人家去一隻月一萬六，我等就算萬三，頭家講：「大陸的不用發那麼多給他們」，！人家就萬六大錢，我等作得有比人過少喔，我就無肯作哩。領到薪水正知！

新移民女性在台的生活因為身分的不同，除了備受接待社會給予的負面的觀感外，工作的經驗也讓他們深刻感受到差別待遇。絕望某種程度成為成功的介力，知識就是力量，她們雖然遭逢令人受挫的事件，然而自身自我覺醒與自我決定的行動力，已成為她們改變的契機與增權的開始，為自己規劃不同的人生路線。

---

<sup>68</sup> 客語詞彙，華語「去年」的意思。

## 第二節 自我賦權後的改變

新移民女性跨越了社區的藩籬，從中獲得了自我肯定的信心與力量。在本研究觀察的場域中，電腦實用性的教導，讓她們增強獲取資訊的能力，與基本文書處理；烹飪課程設計中，投以多元文化的元素，多樣台灣小吃的製作方法與飲食特性，也為來自原鄉與印尼的客籍新移民女性，認識了台灣/客家豐富的飲食文化。

### 一、學習帶來幸福感

不僅學習烹飪技藝，飲食實作的多樣性與趣味性也增添家庭內的良性互動。孩子的回饋是個案 C1 最大的支持，同時 C1 說到將學習成果與鄰居分享，可感受她對自我學習成就的積極態度，深深感到自己更有自信。

問：這些對你有產生什麼樣的幫助？

答：有，肯定有。我兒子就很喜歡我做，頭兩天還有做那個肉燥，前天才吃，小孩子很喜歡。一陣子冇食，就會講：「媽媽，做肉燥飯」，麻糬也喜歡食，他們很喜歡吃。我也去會做糯米腸，幾乎...那個豆花啊，豆花我也做，我還跟人家分享。

問：你先生有吃了，有什麼回饋？

答：會啊，嗯...（笑），小孩子我會覺得...會一直說：「嗯，很好吃喔，媽媽」，會比較有動力，會覺得自己也很厲害，以前什麼都不會做。

她又說著：「我覺得老師真的很關心我們，就是很切實際，有讓我們學到，最起碼說不是說學的很精，最起碼我們知道說，咦，菜要怎樣做，電腦要怎樣操作，雖然說不是很熟，但最起碼我們有概念說怎樣（去做）。」C1 如是向筆者表示內心的感謝。

個案 C2 非常珍惜這次的學習機會，也滿意課程安排，因而她對缺席

的學員感到可惜：

打字啊、排版、資料啊...餐飲教了自家煮看看，會換口味。啊，相當滿意。我感到全部推行的很好，課程安排很好，電腦教个最仔細。到尾下<sup>69</sup>，有些人烹飪時無到，老師都買材料了，那兜人毋知得珍惜，又毋識出到一分錢，還可得學到手藝，還有證照<sup>70</sup>發分你，恁毋珍惜。

個案 I1 對於課程的設計有很高的滿意度，「喔，太滿意了，還想要要喔」。I1 期待下次能有類似的課程參與，並表示希望餐飲學習以西點為主，她開心地說：

我回來會做麻糬，小孩子喜歡吃。我時常做麻糬，我女兒喜歡。鹹个我女兒毋愛吃。下次想要做麵包的啦。

個案 I2 表示「學煮菜」給自己身為家庭主婦更為稱職，平日最喜愛喝的玉米濃湯，經老師的指導後豁然開朗，掌握到玉米濃湯好喝的秘密。先生也會檢驗 I2 的學習成效，獲得先生的讚美與孩子熱情的捧場，眼裡洋溢著喜悅。她說：

有啊，我們不會煮的菜現在學會煮了啊，細人願吃喔。有兜愛煮毋曉煮，老師教哩就曉煮，我看麥當勞个玉米濃湯，嗯，按好食，自己煮冇按好食，老師教哩就會煮，毋曉煮就會哩啊。.....佢（老公）講作菜跟老師教，作分我食看哪，（佢）食了，講我按會作喔！我作麻糬、玉米濃湯啊，還有那個香菇肉羹。我以前剛來的時候有知道這些台灣小吃，碗稞啦、蚵仔麵線、肉羹這些，但不知道怎麼煮。現在老師一教就會啦，不會很難啦。最近我小孩子就要我煮那個蚵仔麵線（笑）。

---

<sup>69</sup> 華語「最後」的意思。

<sup>70</sup> 語誤。受訪者說的是結業證書。

個案 I2 也是同樣地表示對課程的滿意度，唯課堂上學習的所需食才在社區內的獲取較不方便。

滿意啊，嗯，會煮菜啊，我在屋家作麻糬、粿啊，會作啊。有兜个愛作，材料毋知要去哪位買，愛去到潮州按遠喔。以後還有喔，還有我等會去參加，愛教作板啊。愛作月餅啊、麵包。

研究者發現，印尼籍移民女性除了客家傳統粿食類，對於麵包類的製作非常有興趣，或許是母國裡族群飲食文化融合的影響。

身為職業婦女的個案 I3，雖工作忙碌但仍有學以致用，以操作較簡單的甜點給孩子分享。她說：

學烹飪煮那個奶酪，我有時候會煮給小孩吃，有學過的簡單的會去做。

原本因課長的督促之下而來學習電腦操作的 I4，如今也如願認識電腦、使用電腦：

打標籤會啊，啊現在沒有，我們的部門輪來輪去啊，多學！

從無到有、由弱轉強，這樣抽象的形容可以概括本研究客籍新移民女性的學習歷程與收穫。她們不僅務實地應用在家庭生活，讓家庭注入幸福感；更重要的是，新移民女性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大大地提升學習自信與滿足生活需求。

## 二、窗外的藍天：文化接觸與生活圈的擴展

文化除了展現在飲食方面，人我互動也是不同文化的交流與鑲嵌。本課程參與的學員來自中國、印尼、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豐富

的文化交會在這裡匯集。社區課程的參與也成為新移民女性開拓人際網絡的方式之一。然而在這樣的情境中，究竟會產生怎麼樣的文化融合，對彼此的認識還是台灣/客家的瞭解有多少。

研究者在參與新移民女性上課情形發現，在靜態的電腦課程學員的互動較少，而動態的烹飪課程卻因分組的分工合作，以及中場午餐時間的餐桌社交互動，產生了奇妙的人際互動與選擇往來的心理層次。

#### (一)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課程也是新移民女性拓展生活圈的形式之一。雖然平日沒有進一步的聯繫，但課程的互動已足夠他認識台灣多元族群的社會面貌。彼此開拓了生活的視野，個案 I3 興奮的說：「聯合國的，大家都一樣的」。語言是重要的人際互動因素，在不同的國籍成員組成的團體中，個案 I4 不會特地找尋同鄉，無論說的是中文還是客家話，能夠溝通就沒有差別，「不會哩，一樣耶，感覺話通了就一樣」。I1 也認為「都一樣啊」。多種國籍的學員齊聚一堂，

個案 C1 經由課程的洗禮發現「外國的」其實很厲害，對她們深深感到佩服：

同他們的相處感到，嘍，其實外國个，越南、印尼、菲律賓耶，覺得他們很不錯，比我們厲害哩。那我們是不一樣，起碼我們話一樣，他們是不一樣來到這邊，喔，他們是真的很厲害。比我們厲害喔。比我們大陸...，畢竟我們比較優勢，是語言通、就是文化差不多。這次看，喔，他們厲害喔，真的。就會覺得，嘍，其實所謂外國新娘真的來這邊的他們..，靠他們的努力，覺得他們很厲害。很努力生活、認真生活，真的。

很有趣的是，C1 使用「外國的」用字時呈現出這樣的一種情境脈絡：社區民眾將 C1 看作是「外籍配偶」，而對 C1 自己而言，這些東南亞籍的學員也是她眼中的「外籍配偶」。筆者認為 C1 產生這樣的看法，是基於客家原鄉與台灣客家相近度較高的語言與文化背景而來。

對於這一部分，C4 的回應較為特殊，她比較刻意不與同鄉的學員往來，如同上一章在社會網絡中提到，C4 認為同鄉友人會有生活上的比較心態，且加上自身曾經因勸同鄉友人某事，反被惡意言語攻擊的不愉快經驗，她堅決不主動與同鄉往來，並以一句順口溜作為此中心境的解釋。因此，在課程中，她傾向於東南亞籍的學員，C4 表示：

我們有一句順口溜：「老鄉老鄉，兩眼淚汪汪，背後一槍」。對啊，剛開始遇到老鄉很高興，誰知道會了什麼事在你背後捅一刀。哎呀，上課的時候我都跟○○、○○（受訪者姓名）她們一起。

## （二）、美不美山中水，親不親故鄉人

王昌甫（2003：19）指出：族群意識使人們認為，這些陌生人與自己屬於同一個族群，彼此之間有一種類似家族的血緣或文化連帶關係。這種親近關係的建立與維持，有相當大的程度其實是「想像」(imagination)的結果。一個族群意識比較強的人，如果發現剛認識的陌生人與他有相同的族群背景，立刻會產生一種親近的感覺。個人的族群意識或族群認同越強，或是社會中的族群衝突越激烈時，這種現象就越明顯。這種社會互動關係學習而來的「族群想像」使人們對於不同族群的人，建立起一道心中的圍牆或有所保留。

我們因這樣的族群意識使然，在新的環境裡就會搜尋與自身背景有共同關聯性的因子，以做為人我交涉的基礎。個案 C4 直接說明了「親不親故鄉人」，因此即使在有限的空間接觸多元的文化，她仍是尋找原鄉人為伴：

還係同我那片个同樣大陸个較多。因為像去學電腦个時節，毋麼个其他時間去交談啊，像我認識大陸个都係閒時間就同大陸....，我們係常常看到，○○、○○（受訪者名字）佢兜，買東西啊。人講「親不親故鄉人」，就會感到過親，就會有這種感覺。

個案 I2 個性內向，表示自己因個性問題較不會主動向其他學員互動，主要還是以原先認識的朋友為主要交談對象，她說：「我會找一樣印尼來的」。

### 三、轉變可能

賦權作為改變的力量，作為自我成長與正向發展的途徑。當學員參與了電腦與烹飪課程，習得之技藝是否成應用在往後的生活基礎之上，形成一功能性取向的實質需求導向。本研究依照受訪者對於未來的規劃，做了二部分的歸納：

#### (一) 地點顧慮/維持現狀

個案 I1 原生家庭的家庭教育即是從商，勿受雇於他人。I1 表示做生意要往龍泉市場靠近，由於家中住在黎明村，住家與店面不同形成預算上的消耗，要租屋成為計畫打住的主因，否則在課程學到的台灣小吃就能現學現賣，「賣蚵仔麵線啊（笑），那太簡單了」，I1 表示：

這裡比較多人做生理哩，毋會想做哩。愛做生理又按麻煩，愛跟人租（屋），自家又毋係住龍泉，住龍泉又攞好，（租）一個月要一萬多喔。

做生理啊，做生理有想，但是毋知哪位做，這位龍泉按多人做囉，賣食哩，自家做哩驚冇生理，係愛做（生理），愛二个人共下做。還愛租屋麼个，毋知賣得某，會驚（笑）。（I2）

個案 I4 有固定工作，因此沒有開業想法，生活維持現狀：

不會，在內埔這邊不太好，上班就好。

#### (二) 時機未到/孩子還小

萬事具備，只欠東風，客籍新移民女性一點一滴規劃自己的幸福藍

圖，最多的期待是將來能夠憑自己的力量經營小生意，技能是誰也拿不走的資產。

也是有幫助很大，生活中也是...真的，畢竟自己想說以後也是有機會的話，也是會往自己做小生意方面去做，會有啊，時機成熟了就會去做。現在孩子是還小，時機還沒成熟，一個人做很累。(C1)

目前言且有這個有考慮，因為作麼介？細人仔還細，七八年...，十年內無會考慮，最起碼愛等到佢等大了。還有一儕恁細，我還較注重細人仔个教育。錢多少...，先出去工作，日子會過，但係細人仔冇教好，以後你錢賺恁多錢，也等於擾。故所，作麼个我有出去作，一出去工作根本某麼个時間管佢讀書，今啊我又接著這儕細仔，冇辦法。等細人大愛十年後（笑）。你出去工作經濟會變過富有，經濟會較好過，但係細人仔冇教好，即使賺恁多錢，以後變成變壞，不識兩三日分佢敗光光。(C2)

滿意啊。我有上完，本來上到 8 月 15 日，後來老師請假又延期，我都好<sup>71</sup>機票訂在 8 月 15 日以後，就毋上完。「烹飪毋上，係無興趣還是時間有問題？」我以前有學過，以前在幼稚園做有去學過中餐，唔使錢，我有丙級執照啊。(C3)

我覺得我來這邊學很多，學什麼我都很有興趣。像學烹飪那些嘛，我自己也很想說改天自己來做個小生意什麼的。有這個想法，但小孩子還小的話多幾年再...。賣麵啊，小吃這些。現在也是很想說看什麼機會，很想去開。(C4)

好像小吃的喔，對我來講學到了也可以...可能啦，想不到的..誰知道

---

<sup>71</sup> 客語詞彙。華語「恰巧、剛好」的意思。

我會有這個好運氣，那個東西我學到的可以帶到我國家做生意耶。啊，等小孩長大，我想那邊家人很多喔，要分享，我學的東西在這邊要分享，假如他們願意的話我教他。啊願意的話，我們就公司一起做，我投資一些本錢，我教會了讓他們做，我就回台灣。我就用電腦啊打（資料）給他們，或用電話。我是有這種觀念。(I3)

個案 I3 向筆者透露將小吃推廣母國的自我實現理想，眼中滿溢對未來的可能。

客籍新移民女性在習得成長課程後，對於已具備的技能應用於經濟轉變上，目前尚無法看出明顯的轉變。研究結果歸納其原因有二：第一，部份受訪者在地理位置上考慮到市場區位的問題，做生意除了創業資金外，重要的還有地點位置，所謂人潮帶來錢潮，在目前攤販林立的龍泉市場欲找出適當位置，目前還是一個需要克服的課題，故以維持現狀處理。第二，受訪者基於時間問題，也就是孩子還小，生活的重心以家庭為主、照顧孩子為本務，她們多冀望於未來，等孩子夠大才能心有餘力完成自我實現，受於這種條件限制的首訪者佔了多數。

### 第三節 小結

「成長增能課程」作為新移民女性的社會參與、拓展社會網絡以及賦權的方式之一。綜合上述，研究對象的家庭背景、學習動機與工作經驗透露出其自我賦權的背後動力，強化著自身欲改變生活與充實自我的能動性。從上述研究發現，客籍新移民女性在自我的形塑過程中，總的來說，負荷家庭重擔、婚姻關係不睦等，強化八位受訪者在「性別---母親」的角色認同，維持女性保護子女的堅忍意象；同時參與課程後，烹飪技藝的提升也有助於她們在「母親」身分上的角色增強。而在課程中的技藝學習與學員互動，也可一窺受訪者在「族群」上歸屬選擇，共通的語言或文化是區分要素。在「國籍」認同部分，受訪者在來台之初，她們因面臨社會歧異的眼光，某種程度造成她們在生活適應或參與勞動市場的限制，因而「外籍配偶」的身分感知上，都有明顯的認同取向。從開始到現在，歷經時間適應與心理的調適，八位受訪者中，只有個案I3至今仍感受自己是「外籍配偶」，其重要影響因素是語言的隔閡。在下一章，本研究將彙整八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將其自我形塑之類型作一圖示說明。

## 第六章 結論

上述二章分別談到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在文化解釋與經濟解釋二部分。在文化解釋部份，呈現出客籍新移民女性對客家的意識層面，其在故鄉與台灣客家的異同與體驗，以及做為客家女性的身分認知。在經濟解釋部份，探討自我賦權的動力與之後的改變，透過個人的選擇、參與，提升自我覺醒賦與自己成長的力量。形塑是一連串的動態過程，動態隱含著女性在自主與被動之間遊移的行動力，客家女性能夠用自身的能動性為自己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來自我賦權。

當從女性賦權的此一視角來研究客籍新移民女性時，她們的角色不再是以客家傳統文化的「四頭四尾」來確認，她們具有高度的能動性來為自己定義、為自己下註腳。

### 第一節 研究彙整

#### 一、形塑類型

涓滴成細流，在研究的整個歷程中，透過筆者與受訪者的互動以及訪談資料，我們已經能夠將她們建構自我角色的形塑類型做一說明，為了使圖形能夠確實顯示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的認同程度，研究者在訪談紀錄時，先行畫下本圖架構，再依受訪者個人感受與實際狀況，由自己描繪出三重角色的落點位置，或由研究者代筆畫下後，並經受訪者再次確認其意義層次才定稿，以確保研究對象個人對自我形塑的類型變化。兩張圖分別代表受訪者過去與現在於三重身分間前後對照，以下將客籍新移民女性對於自己的角色形塑做一說明：

#### （一）三種均衡的類型：個案 I1 自我形塑

I1 的形塑過程可以看出她在「客家人」這一角色事件上是非常在意的群體身分。在印尼的社會氛圍中，族群的界線是如此分明，華僑/客家人的族群符號更被突顯出來。另一方面，I1 認為經濟問題通常是成為跨

國婚姻女性，在台社會觀感的單門。她表示由於自己娘家富裕，不需要仰賴夫家支持，因此也就不構成他人或夫家，也就是外在社會對跨國婚姻的有色眼光。自身客家人的身分置於印尼，強調華僑與番人比較之間的優越感，而且非常顯著；置於台灣，就像是一個家庭一樣，「話是可以通的嘛」！因此，她認為族群身分在台灣並沒有那麼重要，而在印尼，客家人/華僑的身分，讓自己相對於「番人」感到格外地尊貴與耀眼。總的來說，I1 呈現三種均衡的形塑類型。



圖 6-1-1 I1 自我形塑圖

## (二)「性別---母親」為自我形塑最重要的認同角色

### 1.個案 I2 自我形塑向度

語言是族群文化重要的載體，I2 嫁到內埔之初，在閩南聚落她無所發聲，「他們說國語我聽不懂，也不會跟我客話啊」。聽不懂鄰居對她說的華語，也沒有人會跟她說客家話。在雙重語言的弱勢情境下，I2 深深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外國人」，雖是外在表徵一樣，但缺乏言語的溝通，生活大不易。經過歲月的積累，她華語說得大有進步，人際網絡也更加緊密，語言的共通性強力的支撐自己身份確認，從「外籍配偶」慢慢的蛻變與其他台灣媳婦無異。對 I2 而言，族群的身分不是那麼重要，身為家庭主婦的她，母親的角色扮演是自己生命中最甜蜜的負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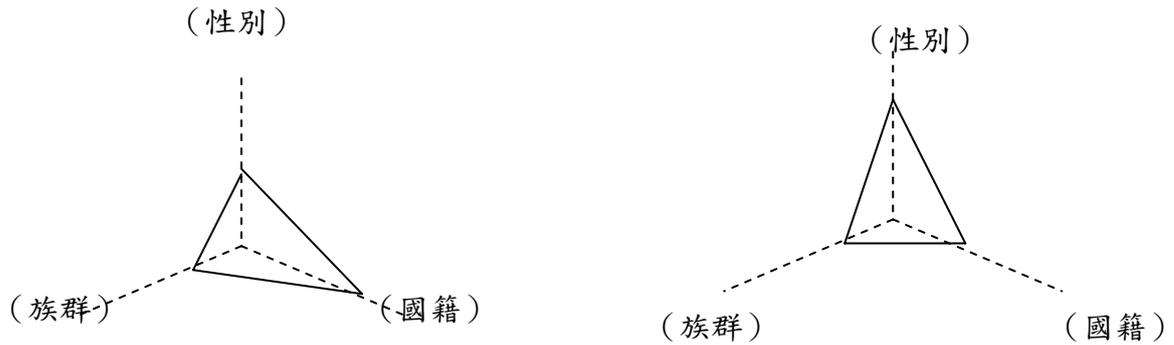


圖 6-1-2 I2 自我形塑圖

## 2. 個案 C4 的自我形塑向度

C4 是由親戚介紹而嫁到台灣，她表示之前就聽說「亞洲四小龍」，台灣就是其中之一，期待未來生活的光景。結婚之前，雙方家庭都已有某種程度的熟悉，她不覺得自己是「外籍新娘」，「我覺得沒差，還沒有身分證時候，我在餐廳打工，客人說我的客家話不是內埔人說的，我常假裝說我是新竹客」，或者認識她的人會覺得「他們就是說，唉喲這個不錯，很認真在…很認份」。因此，在「國籍」的感受上是不受影響的，自己也不會太在意這部分。族群部分，「我係感到不管客家人也好、閩南人也好，我想每個人都一樣，沒有差別的」。C4 面對婚姻的失望，寄情於工作與孩子，十幾年來，又要工作又要照顧小孩，一切得靠自己，「冇閒冇碌…，像愛上班、顧小孩，又還愛出去外面賺錢」，她深感在自己的生命當中作為母親的角色最辛苦。



圖 6-1-3 C4 自我形塑圖

(三)「族群---客家人」與「性別---母親」為自我形塑重要的認同角色

### 1.個案 I4 的自我形塑向度

在女性的角色上，I4 感到母親的身分最為沉重，「工作回到家五點，就是弄小孩了」，由於身為職業婦女，I4 有感而發：「現在才知道我們的父母多辛苦帶我們，以前我們還不知道啊，當媽媽了才知道」。

；對於新移民女性的身分認同，她表示來台最初還是會有被外人以異樣眼光的對待，而如今「我已經拿到身分證了」，因此身分證的取得是 I4 界定自己為「台灣媳婦」的依據，有了身分證就不會再有人叫自己是「外籍新娘」，況且「我講客家話，有人以為我是北部客家人哩」。客家人的身分認同始終強烈，語言是族群的重要象徵，I4 表示「因為祖先留給我們的，變成你以後要怎麼教他，就是怎麼跟祖先交代」。況且，I4 嫁入客家家庭，與婆婆一起生活，語言的生活情境更加深傳承與認同的態度。整體而言，I4 對於自我三重角色形塑中，母親的身分佔了重要位置，其次是客家人，最後是新移民的認同感受。



圖 6-1-4 I4 自我形塑圖

### 2.個案 C1 的自我形塑向度

C1 屬於大陸配偶來台較早的一批，雖然一樣是客家人，但國籍的區別非常顯著，她感受到鄰居帶著有色眼鏡看待自己，「你不這樣想，人家會想啊」，所以，他人接待的態度決定了自己角色的定位。婚後由於和先生不和睦的感情與孩子的到來，她將重心轉向孩子，為人母親的角色隨

之沉重，「比較重視小孩相伴的日子，小孩在我心中佔比較重的地位，其他占次要」。在後堆生活數十年後，C1 的角色認同也悄悄移動，她表示「每次回去梅縣只待八至十天，對梅縣只有回憶了，生活重心還是在內埔，感覺自己已經完全融入。以前不會，像我這次三月回去，我就一直想小孩有沒有人弄，讀書、吃飯啊」。研究者多次與 C1 的拜訪中，鄰人總是會向研究者讚美 C1 一番，「○○（受訪者名字）煞猛喔…」，觀察 C1 與鄰居的互動，她確確實實融入了村落的環境，社區的名--「美和新故鄉」，也貼切地成為她在這裡紮根的第二故鄉。



圖 6-1-5 C1 自我形塑圖

### 3. 個案 C2 的自我形塑向度

C2 表示新移民女性的身分，總是會受到異樣的眼光對待，「你不覺得自己是，反而是外人一直提醒你是外籍新娘」，他人的態度使她對自己的角色曾經感到困惑。到現在，C2 表示自己已無所謂了，「說是就是，又怎麼樣，你只是比我們早來，我們遲早要落根（台灣）」。在女性的角色形塑，她認為身為女性「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生來就是要過子女關，但是一旦做了母親，C4 認為自己做母親的角色重於妻子的角色，「我要求很嚴格，對小孩下的功夫很大，可以說做媽媽比做太太還看重」。而客家人的身分是不會變的，「我是梅縣客家人」，為避免他人無謂的非理性言語，每次面對人家詢問她從何處來時，C2 總是自信的說：「我廣東客家啊」，有意避開了「大陸」兩個字，她相信同是客家人的身分會有更多友

善的回應。



圖 6-1-6 C2 自我形塑圖

#### 4.個案 C3 的自我形塑向度

鄰里間的友善接納是新移民女性的適應新環境的重要因素。C3 的訪談紀錄顯示，因為自己嫁得是客家庄，與鄰居互動同樣使用客家話，情感上就顯得親切，沒有感受到不同的對待，唯在工作場所就有面臨這樣的情形。在實際訪談中，可以清楚感受到 C3 具客家族群的身分的堅持，尤其表現在閩客比較（如談到嫁給河洛人或飲食習慣）以及客家語的使用上。她重視客家話的傳承性，強調「自家个母語愛學到來」。雖然在族群這一區塊佔有擊中的比例，但比起「女性」的角色卻又遜色了。C3 表示又要工作，又要照顧小孩，使她感到身為女性的忙碌，「那當然是這個比較重」。



圖 6-1-7 C3 自我形塑圖

(四)「國籍---外籍配偶」為自我形塑重要的角色認同：個案 I3 的自我形塑向度

努力學習華語和客家語的 I3，操著歧異的口音，「我是印尼華僑啊。我的腔調當然改不過，在那裡長大。現在嫁來這麼久，還是覺得我是外籍配偶，但是外面的別人當我還是外籍新娘，我自己也是這麼覺得，因為他們一部分的人喔，也是會看不起我們。因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光對待我們也是有點瞧不起。」I3 對於自己在「外籍配偶」的身分仍是感受最深，即使她已在台灣住了十年，因語言的差異性仍被深深烙上標籤。在「族群」方面，她認為「我不是客家人，只能算客家媳婦」，因為「我不會講客家話啊，」。I3 是在所有受訪者當中唯一的單親家庭，她不是沒有想過回到娘家去，但面對二個孩子的成長，她堅強面對現實，而上帝是她自信的泉源與唯一的仰賴，上帝的恩典與孩子的依賴成為他在母親角色中的重要支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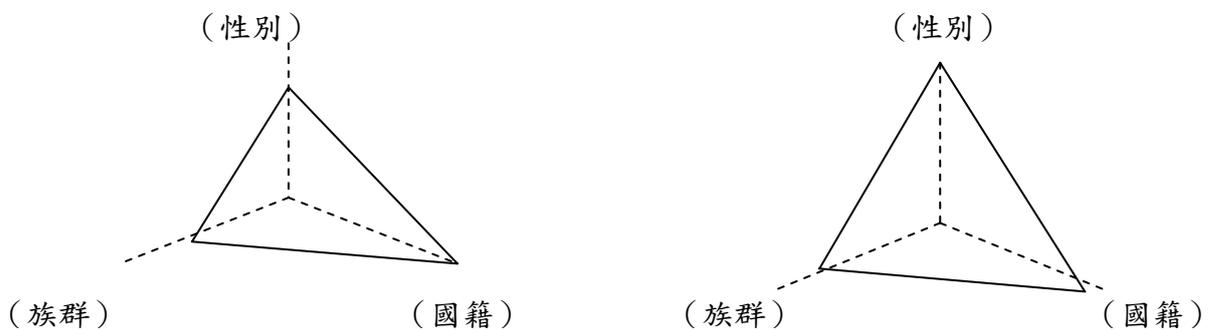


圖 6-1-8 I3 自我形塑圖

八位研究對象在「性別-族群-國籍」三重身分的自我形塑類型中，首先在「性別」的角色認同裡，對於「母親」的身分最為感到深刻與沉重，但是一種甘之如飴的承受，八位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皆無例外；其次在「族群」的認同中，可以看出有「因地制宜」認同方式，也有血統論的訴求（以客家原鄉女性為多）；最後在「國籍」部分，也就是「外籍配偶」的身分意識，七位受訪者當中，有些早已融入社區，或是早就不在意，即使他人不斷提醒著這樣的身分，她們早已有自己的因應方式。特別的

是，唯有個案 I3 認為自己從以前到現在，仍然覺得自己是「外籍配偶」，因為「語言」的關係。因此，本研究發現，語言決定著新移民女性自我認同的重要因子，無論是客觀的語言環境抑或自身駕馭語言的能力，在在掌控了身分認同的流動取向與對「他者」的排除。易言之，客籍新移民女性在客家生活圈裡，基於族群的想像以及文化的親近性，對於「他者」的問題意識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存在的，哪怕是外人不斷的刻意提醒。

## 二、歸納整理

來自原鄉客家與印尼客家的跨國女性，她們在原生國家的生活文化與經濟行為還是有些許的差異，本研究透過與受訪者的互動與訪談記錄，本研究對於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在文化解釋與經濟解釋二個層次得到了與目的預設相呼應的結果，以下做為說明：

(一) 對於印尼客家女性在實際的訪談過程中發現，印尼客籍女性在祖先遷徙印尼的歷程記憶寥寥，受訪者對於祖籍何處也說不上來。客家先民在坤甸的輝煌偉績，她們卻無所知悉，如 I4 所說：「羅芳伯？沒有耶，那你怎麼知道，我住那邊住那麼久都不知道，從來不知道。」在 I1 所提及父母「風水」所在處的土地，是由父親劉姓家族共購，筆者推測應是現今的「祭祀公業」，客家人所稱的「嘗會」。印尼客家人將原鄉山歌、嘗會等客家族群特有的行為組織複製到移民國去，然而年經一輩的印尼客屬女性並沒有將此傳統移植到台灣，對客家歷史只停留於「從大陸來的」淺層記憶。她們僅僅以客家語作為最重要的族群表徵。相較於歷史的追溯上，她們在語言的保存十分完整，確實實踐了「莫忘祖宗聲」的祖訓。在第四章文化分析時，從受訪者的訪談內容李，我們可以發現在多元族群的印尼社會，族群意識帶領著印尼客家人，在生活各面向（如婚姻、人際、習俗）還維繫著族群的界線，但最後令人感到可惜的是，這些文化在較老一輩的客家人容易實踐，約四十歲以下的世代已經將此傳統稀釋許多。

(二) 客家婦女的特質被傳統文化「四頭四尾」所涵蓋，在「勤儉持家、刻苦耐勞」的勞動形象上，梅州女性似乎比印尼客屬女性來得鮮明。相信是在中國農村的環境，延續了這樣的勞動天賦；相較於印尼客屬女性，她們在家鄉的經濟生活較能維持，多是商業型態做為謀生基礎。因此，客家婦女固有的「四頭四尾」特質，因環境的不同表現在海外女性身上而有所隱蔽。

(三) 台灣這塊蕞爾小島成為新移民女性考慮婚嫁的地方，每個人來台的途徑與動機不盡相同，有對台灣產生好奇、婚姻仲介、無心插柳以及媒妁婚姻促成等。基本上來台的原因來自於原生家庭經濟的改善佔多數，據悉「客頭說到台灣好，賺銀如水一般了」，台灣富裕的國民生活吸引新移民女性，將她們拉了過來。此外，客家話做為擇偶的條件之一。在同文同種的文化親近下，語言可以暢行無阻，那麼生活便不成問題。梅州女性之屬性多因夫家到梅州探親、遊玩之係，而對配偶背景有所了解，或因本身對台灣有所了解，語言文化應是差不多而放心來台。印尼客屬女性本身則較不會聚焦在客家話的基礎上，她們多以華僑做為分類依據，族群才是通婚的考慮，她們傾向於和華僑通婚，這也是家庭教育的結果。有些受訪者已瞭解婚配對象為客家人，在語言共通的前提下，作為跨國婚姻的基礎；有些受訪者對台灣社會一無所知，來到台灣才知道有客家族群的存在。總體而言，多數受訪者還是在文化親近性的原則下，遠嫁到這塊瑰麗的寶島。

(四) 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來台後，對於現實生活與當初預想存在著一段距離。多數受訪者由於婚姻生活的失落，故造成對於這段跨國婚姻曾經有後悔的感受。每個人後續際遇不同，發展出自立自強(C1、C4、I3、I4)、或是融入適應，生活如倒吃甘蔗，漸入佳境(C2、C3、I1、I2)。而每個人背後都有支持自己最大的力量，整體而言，孩子是自身生命的延續，是自己未來的希望，成為她們最牢不可破的後盾。

(五) 受訪者面對他人表現出歧視或負向觀感時，她們會通常會視對方的態度做為抗衡的依據，以因應他人的敵意，也會在採取族群認同的策略，強調自身為客家人/華僑的文化共同體，來替自己「正名」；印尼客屬女性會以華僑身分或客家人血統作為族群的分類，尤其是客家原鄉女性，常因政治情勢問題，會因自身國籍問題的「政治化」轉向族群「文化化」的詮釋，巧妙地回應客家身分的正當性。

(六) 原鄉客家女性與印尼客屬女性生活在後堆平均有十年的時間，在不同的地域文化比較之下，她們感受到客家人的食衣住行等物質文化層面其實是差別不大的，然在歲時俗節、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尚有區域間的不同。有些會將故鄉的習俗傳統複製過來，這也是記憶客家的一種形式。在民間信仰部分，她們普遍發現後堆聚落處處有「伯公」，她們驚訝於這樣的量產，同時也指出台灣客家的祭祀行為繁複，她們極少涉入。

(七) 對於客家話的傳承，本研究的發現分為二種，其一為「實用性的態度」，她們希望她們的第二代多元化的學習語言，非關文化傳承義務（或者是沒有那麼重要）；其二為「傳承性的態度」，以原鄉客家女性居多，其較具有「莫忘祖宗言」強烈的客家意識，以 C1 的話來說：「不講客家話，在台灣你出去沒有人知道你是客家人啊」。

(八) 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積極參與學習課程，是充分自我賦權的展現，其需求為增進親子互動、自我成長、家人支持、休閒安排以及工作障礙而產生賦權的開始。學習賦與了自身的成就感與幸福感，無論是自我的能量積累，或是對家庭的助益，在在體現了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自我賦權的發展情形。

(九) 成長課程成員來自東南亞各國與中國的移民女性，本研究的受訪對象在兩個階段的學習課程裡，不僅從烹飪課程學習台灣/客家飲食文化，學員間彼此的交流也是一種文化學習。在研究者的觀察發現與受訪者的個人表態中可以得知，人際互動還是有一定的習慣歸屬，本研究將此現象歸納為二種，分別以論語名句「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與客家俗諺「美不美山中人，親不親故鄉人」為代表類型。前者是不分學員國籍以作為往來對象，後者是選擇與自己同一家鄉的為互動團體。

(十) 當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實踐賦權的路線後，回饋於實用性的具體行為有多少，在本研究的分析裡，多數女性有計畫朝向自己做生意的趨勢發展，一技在身成為自己最有利的優勢與生活的最大契機。電腦方面學習了基礎的使用，但實質運用性較小，也就是真正使用的機會不多；烹飪課程目前最大效益，是提升受訪者個人在家庭內的女性角色扮演，也就是自身廚藝的進步與多元料理，滿足了家戶內人口的飲食需求。因此，現階段尚無法看出習得之技能有助於改家戶內的經濟生活。

## 第二節 日後研究建議與反思

本研究的主軸定位在「客家女性」的研究，也是關注當代客家研究的議題，並以「後堆」作為研究場域，研究者將客籍新移民女性納入台灣客家女性的研究視角，涵蓋於原鄉客家女性與印尼客屬女性，在客家文化圈的概念之下進行探討。在不同的地域文化會產生其異質性，中國是客家民系向海外移民拓展的基點，而如今在跨國婚姻的潮流下，印尼與中國客家女性透過婚姻移民的形式接踵來到台灣，研究者在此一前提之下，認為客家不斷處於流動的狀態，移民的空間轉換到台灣，這樣的關聯性對於客家想像令人感到微妙的心動。

新移民女性的相關研究成果豐碩，況且聚焦於探討新移民女性與客家文化也不是先例，然而本研究側重新移民女性中的「客籍女性」為研究單位，作為以客家/女性研究的議題。藉以探討在文化概念下，來自客家原鄉與印尼客屬女性交織在「性別」、「族群」與「國籍」三者之間動態的角色認同，在移動間成為「形塑自我」的架構。並以「賦權」的觀點來觀照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發展的現況與思維，透過賦權的過程來確立自身的能力與優勢。以客家女性研究來說，本研究突破了過去以傳統文化定義她們的存在，她們以更有自信的姿態來選擇自身的生活，為自己開闢了更廣闊的能動性。

本研究一路走來對於移民者的家鄉感到嚮往，鍾理和在其短篇小說〈原鄉人〉中寫下：「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鍾理和如此，我也不例外。輝煌又孤獨的羅芳伯與原鄉的召喚，無法更進一步的理解受訪者描述的生活情境，徒能緬懷客家移民足跡，若能透過實際的田野調查，必定能更佳完善的表述相關訪談經驗。再者，根據本研究的發現，一個全客家環境的梅州與族群多元的印尼，兩者客家女性間產生層次不一的文化表現。文化非一成不變，海外客家融合了不同族群的元素，若能在客家人移民的社會中，更細緻對照客家女性的上下世代的族群、身分認同，以呈現客家文化的變遷，

是為日後可開拓的努力方向。

本研究一路走來，傾聽她們如何在曲解的社會中生存，如何捍衛自己的本位、拓展自己的空間；弔詭的是，當她們用客家話說著在後堆生活所面臨的不平等的困境，這讓我在初期對「客家」的預設下，心理產生的衝擊甚於想像，她們就像另類的「自傲的血統，自卑的民族」。

在訪談的歷程節奏如同「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般地精采，也令研究者感佩，也慶幸她們各有自己的生存之道。當研究者每次的造訪，她們總是熱切又好客的招呼，大方體現著客家族群的民性，在新移民又是客家女性的角色間游移，外界幾乎無可避免的著重在「新移民」、「非我族」的狹隘視界，忽略了客家群體的文化關懷，對她們所缺乏的平衡點，就是人我之間的「尊重」二字。

在此，猶以本研究的首頁引言中的「願言蒼天垂庇佑」此句為禱。

## 參考文獻

### 中文專書

- 丁毅華 (2004)。客家與「客家文化」四論。載於**移民與客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王明輝 (2004)。臺灣外籍配偶結構性弱勢情境之分析。**社區發展季刊**，**107**，320~334。
- 王明珂 (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市：允晨文化。
- 王宏仁、沈偉如 (2003)。融入或逃離？「越南新娘」的在地反抗策略，收錄於蕭新煌主編，**台灣與東南亞：南向政策與越南新娘**，249~284，台北：中研院亞太研究中心。
- 王東 (1998)。客家學導論。台北市：南天。
- 王東 (2002)。客家人向東南亞的早期遷移：關於其背景即特點的初步分析。收錄於鄭赤琰主編，**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書店。
- 王昌甫 (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群想像。台灣：學群出版社。
- 全國意向顧問有限公司 (2004)。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台北市：客委會。
- 吳紹文 (2007)。過渡，抑或永遠的他者？：美濃新移民女性公共空間的形塑過程。六堆歷史文化與前瞻學術研討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 李瑞金、張美智 (2004)。從文化觀點探討東南亞外籍配偶在臺灣之生活適應。**社區發展季刊**，**105**，101~108。
- 呂美紅 (2001)。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與婚姻滿意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以台灣地區東南亞新娘為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林開忠、王宏仁 (2006)。移民研究的知識社會學考察：以東南亞台商與婚姻移民為例。收錄於**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學術研討會**，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台北市。

- 林淑蓉 (2007)。社會與文化：飲食文化篇。載於徐正光主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市：臺灣客家研究學會。
- 林瑞珍 (2005)。遠嫁似曾相識的他鄉：廣東梅州客家女子於台灣南部客家庄的生活。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縣。
- 林萬億 (2005)。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台北市：五南。
- 林曉平 (2006)。客家文化特質探析。載於羅勇等主編，**客家文化特質與客家精神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邱汝娜、林維言 (2004)。邁向多元與包容的社會：談現階段外籍與大陸配偶的照顧輔導措施。**社區發展季刊**，105，6~19。
- 邱春美 (2007)。客家文學導讀。台北市：文津。
- 邱彥貴、吳中杰 (2001)。台灣客家地圖。台北市：貓頭英出版。
- 邱琬雯 (2003)。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台北：時英。
- 周大鳴 (2002)。族群與族群關係。檢索日期：2008/04/24。網站取自：  
<http://www.xslx.com/hm/zlsh/shrw/2002-10-31-10922.htm>
- 周雅蓉 (1996)。象徵互動論與語言的社會意涵。載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市：巨流。
- 胡幼慧、姚美華 (1996)。一些質性研究上的思考。載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市：巨流。
- 施政鋒 (2004)。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台中市：新新台灣文教基金會。
- 施政鋒 (2007)。台灣民主過程中的客家運動。**台灣客家運動二十年學術研討會**，台北市。
- 夏曉鵬 (2003)。從全球化下新女性移民人權反思多元文化政策。發表於**2003 年全球客家文化會議**。檢索日期：2008/05/18。網站取自：  
<http://www.ihakka.net/hakka2003/Big5/word/10.doc> - 95k。
- 夏曉鵬 (2004)。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台灣社會研究**。

- 袁冰凌 (2002)。羅芳伯與西婆羅洲的開拓。載於鄭赤琰主編，**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書店。
- 徐霄鷹 (2006)。歌唱與敬神：村鎮視野中的客家婦女生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莊英章 (2004)。田野與書齋之間：史學與人類學匯流的台灣研究。台北市：允晨文化。
- 郭為藩 (1996)。自我心理學。台北市：師大書苑。
- 崔燦 (2006)。論客家文化形成的歷史背景與主要內容。載於羅勇等主編，**客家文化特質與客家精神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陳文紅 (2006)。以客家山歌看客家婦女的精神個性。收錄於羅勇主編，**客家文化特質與客家精神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陳向明 (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市：五南。
- 陳板 (2000)。群族與地域：台灣客家庄在地化的文化觀察。收錄於徐正光主編，**第四屆國際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聚落、宗族與族群關係**。台北市：中研院民族所。
- 陳運棟 (1979)。客家人。台北：聯亞出版社。
- 畢恆達 (1996)。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載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市：巨流。
- 曾喜城 (2004)。台灣客家文化研究 (細妹仔按靚)。屏東：美和新故鄉。
- 黃火興 (2002)。論客家民俗在東南亞的傳承與演變。載於鄭赤琰主編，**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書店。
- 翁毓秀 (2004)。外籍配偶家庭服務。社區發展季刊，**105**，109~115。
- 張二文 (2002)。美濃土地伯公之研究。未出版，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台南市。
- 張典婉 (2004)。台灣客家女性。台北市：玉山社。
- 張婷婷 (2007)。外籍配偶與客家文化傳承。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市。

- 張春興 (1986)。心理學。台北：東華書局。
- 張維安 (2001)。客家婦女地位：以閩南族群為對照的分析。收錄於曾彩金總主編，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婦女篇。屏東市：六堆文教基金會。
- 張維耿 (2002)。多元文化認同下的東南亞的華語和客家語。載於鄭赤琰主編，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書店。
- 張翰璧 (2007)。東南亞女性移民與台灣客家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張翰璧 (2007)。客家婦女篇。載於徐正光主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市：臺灣客家研究學論。
- 張麗春、李怡娟 (2001)。賦權概念分析。護理雜誌，51 (2)，84-90。
- 葉肅科 (2006)。外籍與大陸配偶家庭問題與政策。台北：學富文化事業。
- 經典雜誌編著 (2004)。島與陸：唐山過台灣·台灣進唐山。台北市：經典雜誌。
- 楊聰榮、藍清水 (2006)。從歸僑到外籍：印尼台灣人移民的歷史過程，兼談客家文化的影響。收錄第三屆「跨界流離國際學術研討會」，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 廖正宏 (1985)。人口遷移。台北市：三民。
- 廖開順 (2007)。以血緣重構文化。載於王建周主編，客家文化與產業發展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趙善如 (2003)。台灣婦女志工充權。收錄於趙雨龍、黃昌榮、趙維生編著，充權：新社會工作視界。台北市：五南。
- 劉惠琴 (1999)。女性主義與心理學。載於王雅各主編，性屬關係 (上)：性別與社會、建構。台北：心理出版社。
- 劉霞 (2001)。西方女性學：起源、內涵與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劉還月 (2001)。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南投市：省文獻會。

- (1999)。台灣的客家族群與信仰。台北市：常民文化出版。
- 鄭予靜 (2003)。新台灣媳婦：外籍新娘跨國婚姻的省思。扶幼 e 季刊，127。檢索日期：2008/05/18，網站取自：  
<http://www.ccf.org.tw/index/9210-127/03tbch/01.htm>。
- 鄭雅雯 (2000)。南洋過台灣：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台婚姻與生活探究：以台南市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縣。
- 鍾理和 (2001)。鍾理和全集 (第 2 冊)。台北市：客委會。
- 鍾鳳嬌、王國川 (2004)。外籍配偶子女的語文、心智能力發展與學狀況調查研究。教育學刊，23，231-258。
- 蔡明璋 (1996)。台灣的貧窮：下層階段的結構分析。台北：巨流。
- 蔡明坤 (2003)。內埔地區客家聚落伯公廟之調查研究：以美和村、和興村、內田村、內埔村、興南村為例。檢索日期：2008/05/20，引用網站：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8571&ctNode=581&mp=298>
- 潘淑滿 (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心理。
- 蕭新煌、林開忠、張維安 (2007)。客家社會的當代發展：東南亞客家篇。載於徐政光主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市：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 蕭瑞麟 (2007)。不用數字的研究：鍛鍊深度思考力的質性研究。台北市：台灣培生教育。
- 戴寶村、溫振華 (1998)。大台北都會圈客家史。台北市：北市文獻會。
- 謝重光 (1999)。海峽兩岸的客家人。台北：幼獅文化。
- 謝重光 (2001)。客家形成發展史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謝重光 (2005)。客家文化與婦女生活：12~20 世紀客家婦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謝淑玲 (2005)。在臺客籍「印尼」與「大陸」配偶之客家認同比較研究。

-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市。
- 顏清煌（2002）。東南亞歷史上的客家人。載於鄭赤琰主編，**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書局。
- 羅香林（1990）。**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
- 羅英祥（2003）。**漂洋過海的客家人**。開封：河南出版社。
- 釋自淳（2001）。**識字教育做為一個「賦權運動」：以「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班」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台北市。
- 龔怡君（2004）。近代台灣與東南亞的關係，載於**東南亞文化教學參考手冊**。台北：教育部。

#### 翻譯專書

-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著，吳叡仁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市：時報文化。
- Chava Frankfort-Nachmias, & David Nachmias 著，潘明宏、陳志瑋譯（2003）。**最新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韋伯文化國際。
- Norman K. Denzin 著，張君玫譯（1999）。**解釋性互動論**。台北市：弘智文化。

#### 西文書籍

- Counihan, Carole and Penny van Esterik eds.(1997). *Food and Culture : A Reader*.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 Cooley, C.H. (190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Scribner.
- Denzin, N.K.(1989).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Thousand Oaks,CA:Sage.
- van den Berghe, Pierre L.(1981). *The Ethnic Phenomenon*. New York: Elsevier.

## 附錄

### 附錄一 客籍新移民女性對客家文化認同感之問卷調查

受訪編號：\_\_\_\_\_

您好，這份問卷是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關於「新移民客籍女性對客家文化認同感」之基本資料問卷調查。希望藉由本問卷，以瞭解您本身對於客家身分的與客家文化的認同，進而得到新移民客籍女性在台灣客家族群作一向上的提升力量。

此問卷為學術調查，您的作答對本研究有重要意義，並且資料將會嚴加保密，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指導教授 鍾鳳嬌博士

研究生 黃秋菊

#### 一、基本資料

- (一) 您的姓名：\_\_\_\_\_
- (二) 國籍：\_\_\_\_\_，居住地：\_\_\_\_\_
- (三) 嫁來台灣年數：\_\_\_\_\_ (民國\_\_\_\_\_年)
- (四) 您的教育程度 (原生國)：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含以上)
- (五) 您有幾個小孩：\_\_\_\_\_ (最大\_\_\_\_\_歲，最小\_\_\_\_\_歲)
- (六) 您跟公婆同住：有 (\_\_\_\_\_ ) 否
- (七) 您現在有工作嗎：有：\_\_\_\_\_ 否
- (八) 您現在有參加識字班或生活適應的課程嗎：有 否

#### 二、客家認同

- (一) 您現在會說客家話：會 不會
- (二) 您家鄉的年輕客家人還會說客家話：會 不會
- (三) 您和家人交談以什麼話為主：客家話 國語 閩南語
- (四) 您會教小孩說客家話：會 不會
- (五) 您認為你是客家人：是 不是 其他：\_\_\_\_\_
- (六) 身為客家人您會覺得很驕傲：會 不會
- (七) 客家文化的傳承對您來說是一種義務：是 不是

## 附錄二 以客家之名：後堆客籍新移民女性自我型塑之探討

### 訪談大綱

#### 一、文化特質

- (一) 您在家鄉時，客家話使用的情形如何。
- (二) (您知道自己祖先為何來到印尼生活嗎?) 從小到大，您的父母親有沒有對您說過客家人的歷史，有沒有特別的期許。
- (三) 身為客家婦女，您認為您身上有客家婦女美德嗎? 客家的身分會不會讓你成為那樣特質的女性。
- (四) 當初遠嫁來台灣的情形是怎麼樣，您對台灣懷著怎麼樣的期待。
- (五) 這裡的客家環境和你家鄉的客家生活比較起來如何，相同的有哪些，不同的有哪些。
- (六) 客家人的身分會不會影響您在生活和思考上有不一樣。
- (七) 您嫁過來，後對於別人看待自己是一個「客家人」，還是一個「外籍配偶」，還有，面對他人對於跨國婚姻的質疑眼光時，你怎麼解釋自己的身分。
- (八) 「毋客話，毋客人」這句話你同不同意，你怎麼看客家話的傳承，有沒有必要。像是客家人的生活習慣或習俗，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 二、充權歷程

- (一) 在屏科大參與職能課程訓練，您的動機為何? 學習後後讓您更有自信感嗎?
- (二) 請您談談自己的工作經驗，在經驗中您有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嗎? 又是怎麼處理 (包括心態、事實處理)
- (三) 由客委會經費補助，屏東科技大學提供的課程服務，您的滿意度為何，還有什麼建議嗎
- (四) 課程結束至今，你有沒有因為學習到的技藝，對您在生活/工作產生怎麼樣的協助 (或沒有)，或作為您以後工作發展的基礎嗎
- (五) 您參與課程後，有感到在心理上更有自信與希望
- (六) 是不是有做生意的準備

### 附錄三 訪談後互動隨筆

正式訪談結束，筆者與個案閒話家常，發現櫃子上置有一面獎牌，上面題著：「2005年昌黎祠韓愈文化祭外籍新娘客語演講比賽 第三名」。個案笑著回顧那場比賽，也向筆者分享當日演講內容，即席演出：

我那時上去演講個時候，我講我嫁過來這片時，我個細人仔就過來讀一年級，我記得我最清楚的因為語言不通，語言毋通，我等係用羅馬拼音，根本注音符號我根本看毋到，轉來我個細人仔抄的聯絡簿，我照著寫一行。寫好以後，過了兩三日，細人仔講：「媽媽，做麼個其他同學無識寫聯絡簿？做麼個我愛寫」…。結果愛寫個作業冇寫，毋識寫個冇寫到，因為我根本看毋到啊。佢個老師就介紹我，講有補教班，愛去該上課。故所我正去讀，去上課，一讀就讀三年。

我上去演講，講個差毋多三五分鐘，講完了以後，最後我做一個結論：我講希望所有嫁過來個同胞，所以我話著希望來去…去讀一隻書，因為細人仔個教育，以後接受教育，你正有辦法去教細人仔，（若）係你毋讀個話，完全無辦法教。

這是我的結論。

## 作者簡介

姓名：黃秋菊

籍貫：台灣高雄縣

出生年月日：1979年9月7日

學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玄奘大學 社會福利系

經歷：醫務社工、客委會計畫兼任助理

興趣：翻字典、健行

電子信箱：george88201055@hotmail.com